

马原：城堡的主人 / 法律男神罗翔 / 赛博时代词人唐映枫 / 整理师的人类学观察 / 迷幻乐队福禄寿

新生活的引领者

城市画报 CITY ZINE



- 广府街舞进化论
- 南方新浪潮的一种可能
- 林培源忆潮汕乡野

2020 09 18

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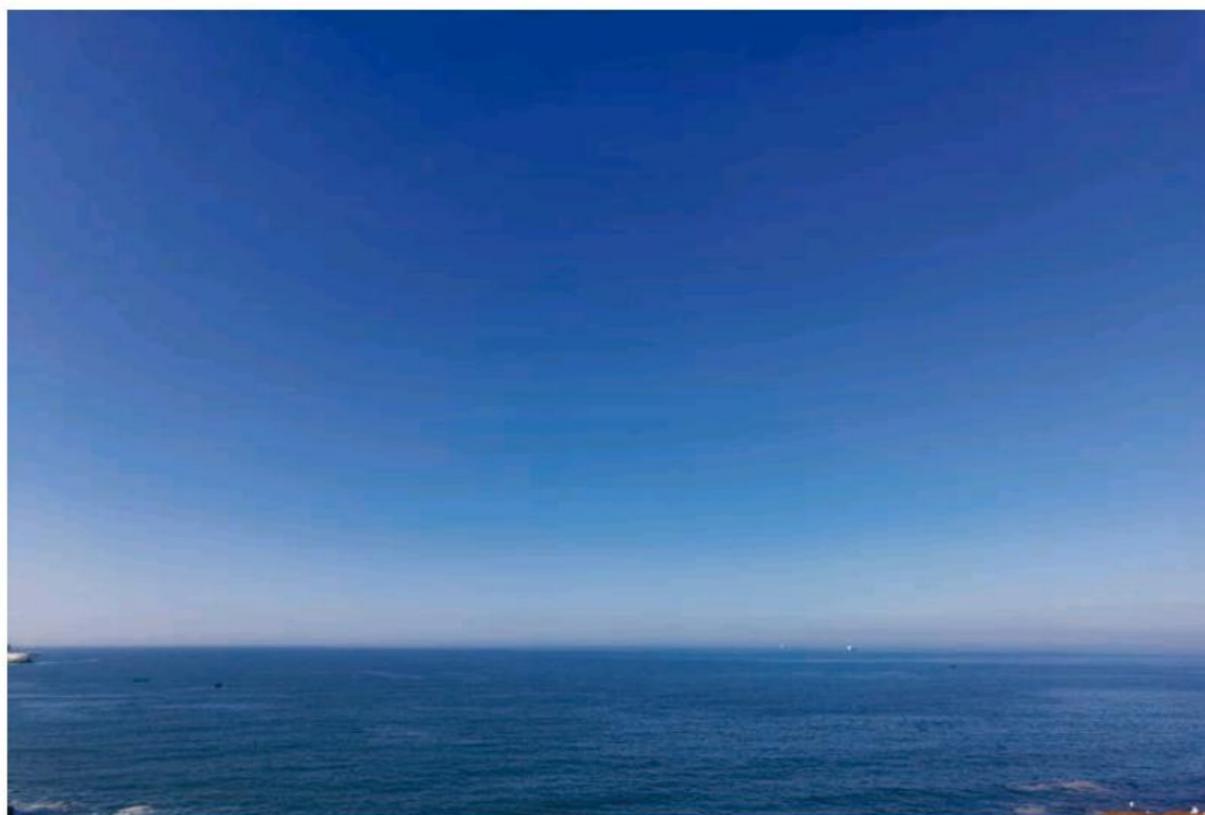


图 杨凡

南方浪潮

2020年,《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五条人的淘汰和复活从本质上挽救了这个节目。

淘汰,意味着他们得不到现场不足200个人组成的音乐圈子的喜爱。

复活,是互联网居民用手指头和那不足200个人的一种对抗。

事实是:五条人出圈了。

南方的夏季漫长,解决酷热的方式,往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迅猛而来,戛然而止,这是南方的天气,也是南方的方式。

安静和爆裂,浑然一体。

实际上,南方是一个个被过度的美食化伪装起来的城市,安逸之外,南方人并不安分,他们不在乎表达的完美,更看重有效的行动。

在阳光下,动起来。

南方不仅仅只有五条人,事实上,是有很多人,他们像海鲜一样生猛,也像海鲜一样原汁原味。

桂松

主管、主办单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编辑出版：广东城市画报社有限公司
经营机构：广东南方媒体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主编：杨凡

副主编：桂梅

副总经理：李慧芷 张君会

内容中心

总监 / 席郁兰

采编部 / 夏偲婉 卢绍聪 赖琳琳

EMAIL: editors@cityzine.cn

新媒体部 / 杨逸 温钰怡 倪仕轩 潘心怡 区明坚

EMAIL: newmedia@cityzine.cn

设计部

设计总监 / 梁海平

设计 / 钟远超 温秀霞 孔韵彤

EMAIL: design@cityzine.cn

整合营销事业部

广告总监 / 黄钊

刘淑雯 刘文琳

EMAIL: ads@cityzine.cn

品牌拓展事业部

品牌总监 / 薛凯剑

陈卉欣 梁倩茵

EMAIL: branding@cityzine.cn

发行部

贾冠军

电话: (020) 87363016

EMAIL: circu@cityzine.cn

行政部

行政总监 / 连婷

林卫球

电话: (020) 87372926

传真: (020) 87372926

EMAIL: admin@cityzine.cn

社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27楼
(510601)

国内总发行：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信箱

国外代号：M252

国内代号：46-7

发行范围：国内外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44-1472/Z

网上购买请到淘宝店：

<http://shop33415346.taobao.com>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4000566



NO 435 2020.09

封面摄影 马都尉 书法 赖杰

2020年第9期出版日期：2020年9月1日

下一期出版日期：2020年10月1日

印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定价：人民币18元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刘祥武

如发现本刊印刷或装订质量上有问题请直接
向印刷厂反映。



淘宝商店



订阅号

更正启事

上一期《城市画报》（2020年8月刊）《赛博时代词人唐映枫》报道，应为9月刊内容，提前在8月刊上登了标题。此篇译文已经在本期P90呈现。特此更正，非常抱歉。

what's INSIDE 目录

016

封面专题

南方的“生猛”里，有一种生命对于环境的孤勇反应：雨水和阳光同样茂盛，榕树肆意扩张；夏季台风袭来，暴雨过后又是艳阳天，脚上的拖鞋湿了又干；粤语里有句俗语，“苏州过后无艇搭”，机会来了，那就上船吧。在南方，人有时候像跳脱的老鼠，有时候像随性的榕树。成立12年的五条人乐队在今年夏天冲上了热搜；广州夜晚的广场上，街舞爱好者在自由battle；高鸣拍了一个叫做《回南天》的剧情片，走出了他人生的“回南天”；林培源出了本新书《小镇生活指南》，里面的故事藏着独特的潮汕文化和民俗；还有创业者们，年纪轻轻，生猛捞金。

018

五条人，N条人

032

广府街舞，在穿越原始森林后

042

一场回南天

052

潮汕“生猛”二三事

056

生猛捞金

002

刊首语·南方浪潮

006

心水

010

据点

012

我在干嘛·陈粉丸

013

专栏·庆山

琐碎

014

水手日记

古老帆船上的灵魂相遇：

人类的生死，不过是自然的真谛

062

生活方式

马原：城堡的主人

068

面孔

罗翔：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

074

我爱我家·我的家不考虑结婚生子

078

职人说

都市家庭战“乱”记

——职业整理师的人类学观察

082

想象

环形闪光灯和后真相

090

找乐

唐映枫：赛博时代词人

094

读来读往

萨利·鲁尼：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自己

098

艺术

“新阅读”派对

102

找乐

福禄寿：赛博朋克在逃电子菩萨

106

新玩意

填词 cover：新时代创作式应援

108

专栏·庄小哥

在最坏的时代，“还房贷”是爱情的障碍吗？

109

资讯

112

填字游戏 & 数独

五条人乐队成员，主唱兼吉他茂涛（左），主唱兼主音吉他、手风琴仁科（右）。
图 马都尉



突围水下群狼：硬核战争片《灰猎犬号》

电影《灰猎犬号》改编自英国作家弗雷斯特1955年出版的军事小说《忠实的牧羊人》，讲述了二战初期的大西洋战场，一艘美军驱逐舰，在第一次参与护航行动的舰长带领下，成功完成护航任务的故事。弗雷斯特本身就是退役军官，他在撰写原著小说的时候，更是找到了海军专家作为参谋，所以片中的战术细节几乎没有错误。当然，由于某些客观原因——原著中的舰型，现今已无实物参考；为了更好地区分“敌我”，德军潜艇喷上了中二的图案……片中不符合史实的地方也挺多，但瑕不掩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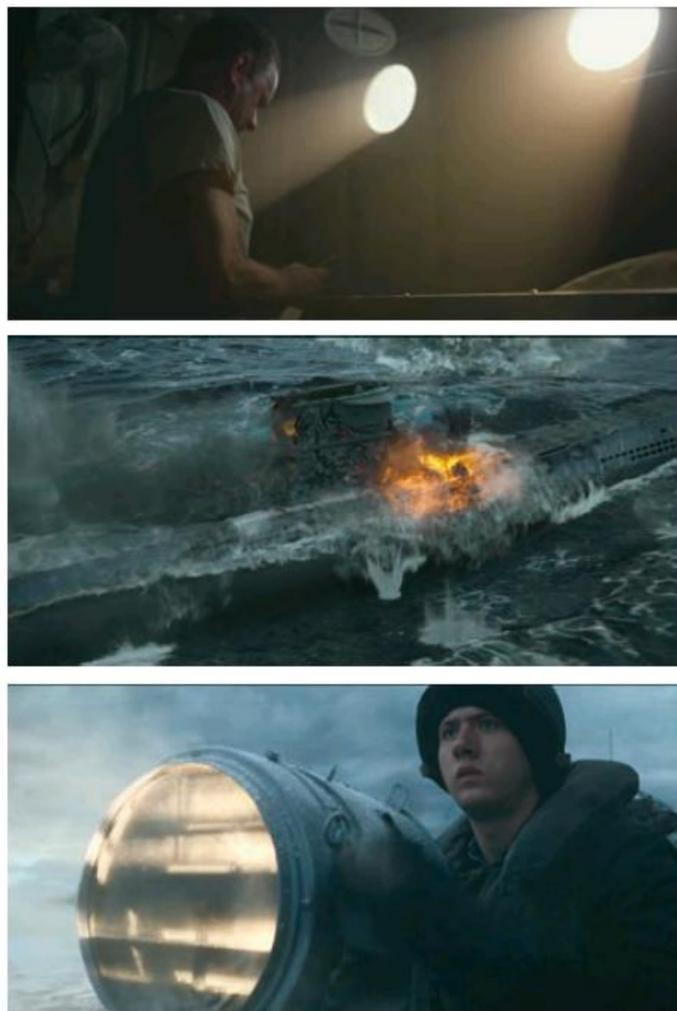
电影《阿甘正传》里“阿甘”的扮演者汤姆·汉克斯是个不折不扣的二战迷，由他参与的二战题材影视作品一只手数不过来。在《灰猎犬号》中，他更是担任了制片人、编剧和主演，整部电影几乎全是他的个人展示：第一次担任舰长的激动与紧张，遭遇敌军的谋略与魄力，面对死亡的犹疑与慈悲……

全片大部分时间都是海上舰队间的狂轰乱炸。虽然基本遵循真实海战（潜艇战）的规则：大多数时候，你都不知道敌人在哪，甚至一个接一个炸弹丢下去，你都不知道有没有炸中。但这种轰炸和等待之间令人窒息，全程捏着一把汗。要说有什么遗憾，可能就是紧张完之后有点空虚，一是炸来炸去的节奏缺点变化，二是汤姆·汉克斯扮演的主角欠点深度。这也导致影片口碑有些分化，但豆瓣也有五万人打了八分以上。现在电影市道不景气，在网络上就能看到精彩战争大片还是要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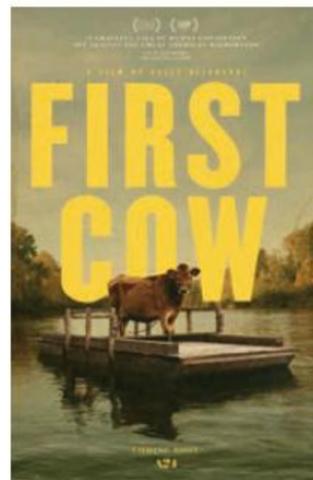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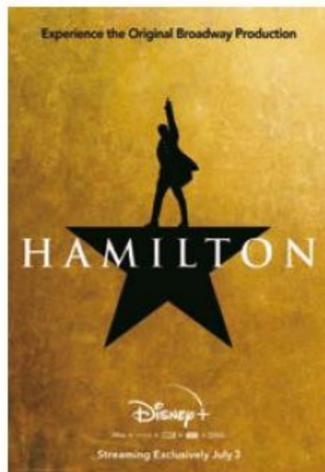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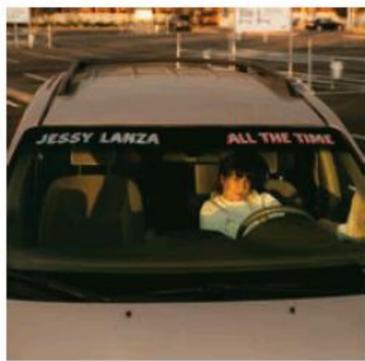
（文 萧涵）



海报



剧照



01 音乐: Jarv Is 《Beyond The Pale》 Pulp前主唱Jarvis Cocker组了新乐队,还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Jarvis嗓音竟有了几分Leonard Cohen的味道,歌词依然牛X闪闪,音乐虽没Pulp时期华丽,却在成熟之中暗藏杀机。

04 电影: 《叔·叔》相当生活化和接地气的老年同性恋生活,在外人眼中有着幸福家庭的两位老同性恋者,邂逅了彼此……

07 书: 《流动的盛宴·修复版》记录了22岁的海明威在巴黎生活的黄金时代。他怀揣文学梦想,和朋友去旅游,虽清贫但无比快活。此版本增加了10章“巴黎素描”,和未曾曝光的“碎片笔记”。

02 音乐: Jessy Lanza 《All The Time》加拿大电音女创作人Jessy Lanza第三张专辑,由Junior Boys成员Jeremy Greenspan监制,极具未来感的节拍和复古感的音色,仿佛穿越到未来听了一场1980年代R&B演唱会。

05 电影: 《汉密尔顿》横扫托尼奖的经典百老汇音乐剧,讲述美国缔造者之一汉密尔顿传奇的一生,终于不去现场也能看到了。

08 书: 《生活蒙太奇》画家天然将生活中我们看不到的切面,用蒙太奇的手法画出来,实现了想象:把呼啦圈当作摄像头记录自身状态,将云朵移到咖啡上做雪盖。在寻常风景中编织新故事。

03 音乐: Live 《Couldn't Wait to Tell You》 Live是来自洛杉矶的女唱作人,这张处女专辑融合了新灵魂乐、爵士乐和嘻哈,是实验爵士乐与新灵魂乐交融的又一杰作,赢得了新灵魂乐天后Erykah Badu等人的喜爱。

06 电影: 《第一头牛》一个美国厨子和一个中国移民一起在蛮荒的西部闯荡,女导演以细腻的视角展现男性深厚的友谊。

09 书: 《气球》收录了万玛才旦十部短篇佳作,同名单篇获得《花城》文学奖。书中讲述了在藏区生活的人们的情感与困境,揭示了藏族神秘的文化,及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文 风子 萧涵 愈夏)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像鸟儿一样, 钻进“树”里歇息

一个由绿色大网构成的公共装置出现在了美国亚特兰大高等艺术博物馆的广场上，装置名为Murmuration（壮丽的鸟群），由来自纽约的建筑事务所SO-IL打造。

6个金属柱与周围弯曲的框架将这个绿色大网撑开，形成一个类似遮篷的结构，犹如一棵棵松树。“树冠”之下悬挂着一个同样由绿网构成的圆形吊床，如同树上的鸟巢，供游人歇息。Murmuration不仅是人类的休息地，同样是城市鸟类的居所，装置上挂有小鸟喂食器，时不时吸引小鸟停留放松。通过装置，SO-IL希望能让人们注意起身边的城市鸟类，对城市中稀缺的自然环境更加重视。

该装置将于今年11月结束展出，拆卸后可安装到其它地方。



1.Murmuration装置全景。2.吸引鸟儿驻足的喂食器。3.游人惬意地躺在吊床上。（图 Fredink Brauer）



01 调香颜料 日本GRASSE TOKYO推出了新水彩颜料“香の具”，颜料内增添了天然精油。用它来画画，作者也是调香师，混合颜料调配颜色的同时，也在创造一种独一无二的香气。

04 心情腕表 Gucci Grip Roulette腕表系列让人耳目一新，表盘上有两个小窗，一个显示时间，另一个可让佩戴者表达不同心绪，按下按键，切换Chance（机遇）、Amour（密恋）等词语。

07 纸片人APP 来自日本的创意团队Whatever推出了“らくがきAR”APP。打开它，用手机摄像头对着自己绘画的图像，“纸片人”便能逃离纸张的束缚，从平面走进三维，站在桌面上动起来。

02 立式塑封袋 美国设计师Rebecca Finell设计的Zip Top能很好地替代一次性塑封袋。它由硅胶制成，厚实且拥有能够自立的底部设计，密封无需用盖，相当方便。

05 用餐保护屏 由日本设计工作室the Design Labo设计，有三种尺寸，可用于阻隔用餐时的飞沫传播。产品有着优雅的造型设计，使用时随意地放在桌上，完全不会觉得突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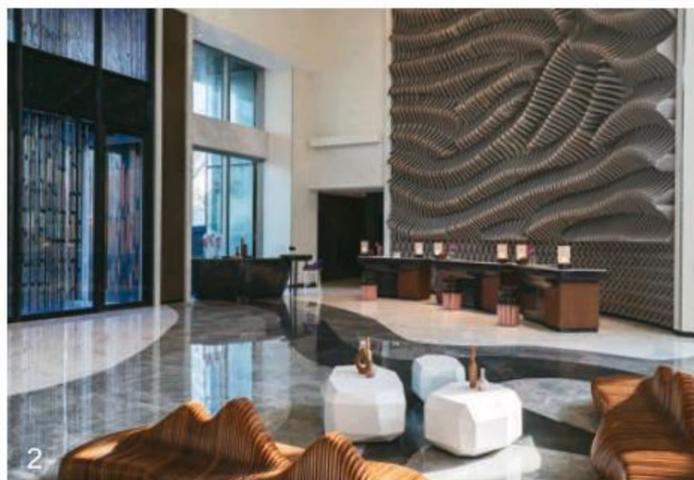
08 戴头盔的花瓶 日本设计工作室Nendo为中国生活品牌Zens设计了一款名为“香味”的花瓶和皿。它们有着一个玻璃“太空头盔”，将鲜花蔬果的香气包裹起来，唯有靠近时才能被察觉。

03 皮带灯具 Belt由法国设计师兄弟Ronan & Erwan Bouroullec设计，由皮带制成，一部分承载重量，一部分包裹电线与LED光带。它从天花板垂下，通过扣子将光带悬挂起来，随意又俏皮。

06 管状环保袋 日本罗森便利店推出了一款环保袋，有着管状的收纳设计。使用时拉动指环，购物袋便出来了；不用时转动把柄将袋子快速收回。内部的排气装置让袋子能顺畅卷回，避免缠结。

09 混凝土迷宫 印度设计工作室Material Immaterial推出一款滚动球游戏装置。小球在这座混凝土立体迷宫上游走，人们的目光跟随它欣赏当中不同的建筑元素。不玩时，它就是一个雕塑。

(文 卢绍聪 邹露 林可依)



南宁 NANNING

在邕城，赏万丽千姿

南宁万丽酒店 良庆区宋厢路9号

入住南宁万丽酒店，大堂的背景设计让我马上联想到桂林山水及梯田。果不其然在酒店里我还找到了各种广西当地元素：雨季的梯田、漂浮的云朵“住”进了酒店大堂；民歌节上热闹的鼓点、雨滴落下的波纹，变成了“夜·灵感·万丽”R吧里炫目的灯饰；雨滴，潺潺的泉水幻化成了SPA里的水精灵……广西的山山水水，花鸟鱼虫，皆在酒店细节。

壮锦作为中国的四大名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酒店很好地把这项手工艺艺术融入到设计当中。万丽轩中餐厅充满古典气息，油纸伞状的灯饰和壮乡元素的摆件，让广西浓厚的民族人文魅力跃然眼前。丰富的壮族艺术珍藏则被巧妙地融入在酒店的各个角落，漫步酒店，每一个转角或许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邕城万丽千姿。（文路西）

1.时尚活力的R Bar可体验“夜·灵感·万丽”这一品牌特色项目。2.酒店大堂接待区，有着山水造型的座椅与背景墙。3.228平方米的室内恒温炫彩游泳池。4.三味餐室以中国集市为灵感，设计简洁明快。



广州 GUANGZHOU

是“士多”，也是“相机博物馆”

精彩士多 越秀区培正新横路 22 号

拍照在当下成了一件不假思索的事，拍坏了拍多一张就好。然而还有一群人用着老相机，思考光线、设置参数，认真地拍下一张“精彩”的照片。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到这种精彩，热爱胶片和宝丽来的基哥在杭州开了家“精彩”小店，今年又在广州东山口开了家“精彩士多”。

这家士多犹如一间“相机博物馆”，不仅收藏了像 SX-70、哈苏 503CW 等经典型号的胶片相机，还有

一面放满了宝丽来的“相机墙”。放在中间的大画幅胶片相机让人无法忽视，刚开业时基哥和小伙伴用它在士多门口拍了张照片，冲洗出来的黑白照与数不清的拍立得照片一同挂墙上。这些拍立得都是客人留下的，有热情的邻居，有新认识的发烧友，甚至还有从杭州赶来支持的忠实粉丝。照片不只留下影像，还有他们之间的精彩故事。（文佑冬）

1.琳琅满目的宝丽来相机，当中许多是与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品牌合作的“联名款”。2.精彩士多内部，中间桌子上放着的就是大画幅胶片相机。3.基哥从世界各地搜寻回来的反转胶片，一旁配备着放大镜，等着人们来一窥究竟。4.特别的“易拉罐相机”，装上胶卷，翻开后就能拍照。店内相机收藏均在售卖，还有提供拍立得拍摄与胶片冲印服务。



陈粉丸

90后剪纸艺术家，创作上常将中国民间剪纸与当代艺术结合，以“纸”为概念探索与创作，以独特浪漫的角度重新诠释事物。代表作《不息》曾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巡展9次，《转运花园》2019年受邀参与浙江美术馆10年大展，作品被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邀约展出。

1. 最近在做什么？
2. 最近一件热血沸腾的事。
3. 最近一件无比期待的事。
4. 最近一件感觉到愤怒的事。
5. 最近做的一个梦。
6. 分享一个最近的创作或创作灵感。



1. 边缘碎料银河。2. 包围肌理，给自己的小翘粉毛加戏。3. 给自己的生日礼物《A Bigger Book》。4. 长期影响工作效率的不明黑色物体，摄于工作室一角。5. 工作室一角，被精心养护的植物。6. 工作室一角，源于保护猫猫而改造的彩虹色楼梯。7. 藏物、知识来源与创作。8. 抬头可见的蓝天。

① 最近在做什么？

尝试规律的生活，运动，阅读，创作，园艺。
同时也在为今年能制造什么好玩的苦苦思索。

② 最近一件热血沸腾的事。

搬了新工作室，将工作和生活放在了同一个空间，很新鲜。
每天醒来有蓝天白云，附近的小鸟经常来玩，
还可以24小时和两只猫舍友一起，就是热血的日常。💎

③ 最近一件无比期待的事。

在创作新的作品，期待系列做出来之后的样子。
同时也在研发衍生品，期待会是一件好玩的事。

④ 最近一件感到愤怒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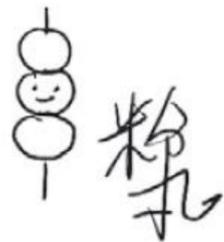
一起针对未成年女性的性犯罪，罪犯获刑仅5年。

⑤ 最近做的一个梦。

梦见自己是一个玄学大师，正在帮一个许久未见面的小学同学算命，什么都算对了，除了他喜欢我算不出来。☹️

⑥ 分享一个最近的创作或创作灵感。

最近在用剪纸拼贴的手段写生。
准备先从工作室的伙伴开始，也开始了做自画像。
在长久的空间作品创作思维中是一种新鲜的调剂与探索。



琐碎



庆山专栏

白瓷罐盛上清水，供养桃花三两枝。唯愿无事常相见。

周末两天对我来说可能是目前最好的滋养。小姑娘去郊外住两天，可以独处。而且不用责任性地做饭，可以节食。顺便叫小时工上门打扫家里。

年三十她来帮我打扫过一次，此后开始停工。她熟悉我家里，立刻进厨房开始打扫。四十多天，因为不敢叫人来家里，自己一直打扫不干净。她一贯弄得清爽，镜子也全部擦过。心里一阵轻松。这近两个月，实在应付不了沉重家务。

一个人就不需要去厨房做复杂的饭食。早上用蒲公英根和叶泡茶，看一下奥义书注解，独处与不做饭，是最好的休息。黄昏打算做一个杂粮果仁大面包，除了水果、茶饮、面包，不吃其他的东西。

很多年已不怎么和朋友餐厅相聚。餐厅的食物大多调料重并且食材不明。偶尔和小姑娘去几家熟悉的西餐厅、日本料理店和韩国餐厅。我从小到大都不是一个对食物有欲望的人，向来有什么吃什么，吃饱就行。也并不喜欢嘴巴馋总惦记着美食的人，男人如果馋，更让人有点不入眼。攀岩电影里，Alex 住在旅游房车里，吃饭就是一锅煮，鸡蛋、蔬菜、碳水，奶酪，结构分配好，盘子里一起煮熟，然后一份吃干净，这就是为体能和饱腹做的最简单的事。

现在基本上也这样做饭，尤其一个人时。否则，中国式的连续炒上三四个菜，确实过于消耗。一锅炖是合理的。也不浪费时间精力。除了正式一餐。不吃任何零食、甜点、饮料。有个朋友，不但这些做法相同，还有严苛的挑选食物的习惯，即绝对不吃自己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而只吃小时候吃过的东西。所以，朋友海鲜、家禽一概不碰。这个朋友的饮食习惯洁净。这样吃的人一般很少发生身体问题。

下午与朋友准备去人少地方走走，晒太阳喝茶。这是近两个月来第一次与朋友见面。感觉已经好久没和成年人聊天。一直与一个青春叛逆期少女相处，陪着听她各种奇思幻想。真不容易。也想与成年人说说话。小姑娘如果开始上学，这就是安全信号。那时即刻动身。对大理的春天的思念，非常真切。

晚上用买来的香草、中药煮水泡个澡，一个人安安静静打坐。最近感觉身体在一个气脉自动调整的转折期，很微妙。家里等疫情结束还是要装修。想想人生活了十几年的痕迹都留在一个居室里，不堪其累。到时候就只让必要的东西留在房间里。书也打算放弃一部分。余生可能只需要放一百本之内的书在家里，值得反复读、一读再读的。其他都封存起来放在郊外。瓷器、杂物一律如此处置。

要做一个榻榻米房间，除了一张矮木桌，桌上放一瓶花，一尊像，墙上挂一副唐卡，什么都没有。前半生的房子永远像个杂物店，堆满五花八门，下半生，干干净净，真正断舍离。

深夜给小姑娘订春天的白蕾丝裙。十岁左右父亲开服装厂，常有各种奇怪的时髦精美西式样衣。也许这种影响导致我对审美有敏感。有一次深夜他与母亲出差回来，带来一条那个时代少见的白蕾丝连衣裙。白蕾丝是深切的情节。心里有一部分空间好像从来没有随着年龄而变化。那是一部分永远都不会变化的空间。女孩不能没有一条白蕾丝裙子。

现在想起童年、少年时，二三十年前的事。感觉历历在目。闭上眼睛无比清晰深刻。这的确是一种不太好的感觉。因为老了才会这样。好像一个圆，慢慢要靠近此生的出发点。比如中午小睡时，脑海中出现自己骑自行车在南方故乡街道上。夏日炎炎，从浓密

的法国梧桐树荫间洒下来的阳光，甚至能感受到那种热力。那时的故乡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城市。它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包括被拆除干净的古老青石巷子中的葛麻、桑树、蔷薇、月季花、无花果树……

我并不怀念故乡。也并不想回去。但是我知道自己在慢慢靠近出发点。以后记忆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人确切的在世界里时间变少了。

朋友在回拉萨的火车上拍了双月照片，说应理解为悲智双运。到了拉萨进行隔离，大概有时间，静心写了几段关于法性的小感想，我们又略做了一些交流。说实话，最近读了很多重要而好的书，有很多感悟，但却做不到这样自然而从容的分享。在读书的时候就像一个无底洞，不停地汲取，似乎能听到咕咚咕咚喝水的声音，一口气读完好几本，回头一想似乎全忘了。但知道并没有忘。

大概因为职业，已习惯在写作时才认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日常中比较沉默寡言和乏味。写作者的表达欲是被充分满足的，与人相处话不多。在闭家四十多天的日子，静坐持续深入。刚好遇见一本讲解静坐的书，分七级深入，每一步都有对应，且读得通透，与自己的实践结合，真切如同现实中的上师。

在现实中要遇见指点与引领的确不容易，昨天又与朋友讨论，我说，以经典为师、以自心为师，这是非常好的。切莫轻率投入任何集体团队与个人崇拜。修行之路其实就是应该靠自己反复去思考、疑虑、解答、摸索，知行合一，这是最真切的经验与进步。这几天也在思考，到底是以心制气，还是以气制心，因为说法不一。但对照自己的经验，觉得心气不可分，谁制谁都一样，前提是心与气都要受到训练。这也是最近依靠经典与实践在推进的。

决定还是让家里的阿姨尽早回来。虽然小姑娘享受与我相伴，但我不能与厨房、灰尘、打扫纠缠过久，理想状态是，起床先练功，上午工作，下午读书，晚上功课。需要很多专注与入静时间。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已消耗不起。

今日做了大量家务，黄昏去荒地散步一圈，方圆一公里无人，空空荡荡，非常自在。晚霞渲染，古树参天。看见天边非常非常明亮的一颗星。

古老帆船上的灵魂相遇： 人类的生死，不过是自然的真谛



01
02 | 03

01 帆船航行在波罗的海。02 我们对太阳唱歌。03 暮色中的远方也有一艘百年帆船。





尔尼

导演、撰稿人和摄影师，现居法国巴黎，大部分时间在世界七大洋上航行。代表作纪录长片《如果你启程前往伊萨卡》，文集《我有一切的美妙》。社交媒体 @ 尔尼 ERNI。

航海的第二年，我已经在海上航行了 120 多天。从波罗的海进入大西洋沿岸，从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

在海上生活，许多人都会问我，你孤独吗？其实我最不孤独的时刻，就是在帆船上了。大海没有边界，船上的人也不分阶级，无论你是谁，都必须一起升帆，掌舵，做饭。

夜行中，我们睡在甲板上，包裹着防风罩横卧，抬头便见漫天银河。几个海浪过去，几朵流星划过，我们睁大眼睛，水手给我们指示星座。海风吹得我们个个泪流满面，也许我们是真的哭了。我们把老帆船叫作“一亿颗星级”大酒店，坚硬的甲板是我们睡过最好的床。

半夜我和 UDU 一起开船，他提醒我，尔尼，不要低头看 GPS，你要学会看星星。月亮从海平面的另一头消失，整个银河都在我们的眼前，星星特别地亮，我们好像航行在宇宙之中。

他指着一颗星星说，这就是你的星星，跟着它，你多航行一点，世界就大了一些，不要忘记你的身体，你的心还会发芽，星星会陪伴你长大的。

星星是灵魂的居所，我们如古代的探险者一样航行，航海的规矩是从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比如每一次，水手喝酒，第一口我们都要敲打船体，然后敬酒给帆船的灵魂。

海上旅行者都知道，古老的帆船都是有灵魂的，在不同海域的神话中找到这个灵魂的故事。Plioni 是希腊神话中帆船的守护神，是天空和大地的孙女，海洋的女儿。Kautemann 是北欧神话中对于帆船灵魂的象征，水手告诉我，有时帆船的灵魂也会变成你熟悉的人来看望你。

船员 Lisa 是一个德国女孩，海上偶尔会收到陆地的信号。一天早上，Lisa 收到几天前的短信，家人告诉她，爷爷去世了。她一个人起床来到甲板，只有船长在开船，突然，地中海上一只鲸鱼浮出海面，碰着水。船长说，他在地中海航行了一辈子，这是第一次看到鲸鱼，Lisa 看着鲸鱼泪流满面。

我们到达意大利的撒丁岛时，突然迷路了。明明就在这个岛屿外面，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进入港口的方向，这是航海几十年来船长和水手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只海豚，他就在我们船头，带领我们开往港口的方向。

当海豚带领我们进入港口的时候，突然就消失了。

看到海豚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消逝的人儿，并未曾真正离开我们，生命与死亡，就像四季变换，只是自然的变化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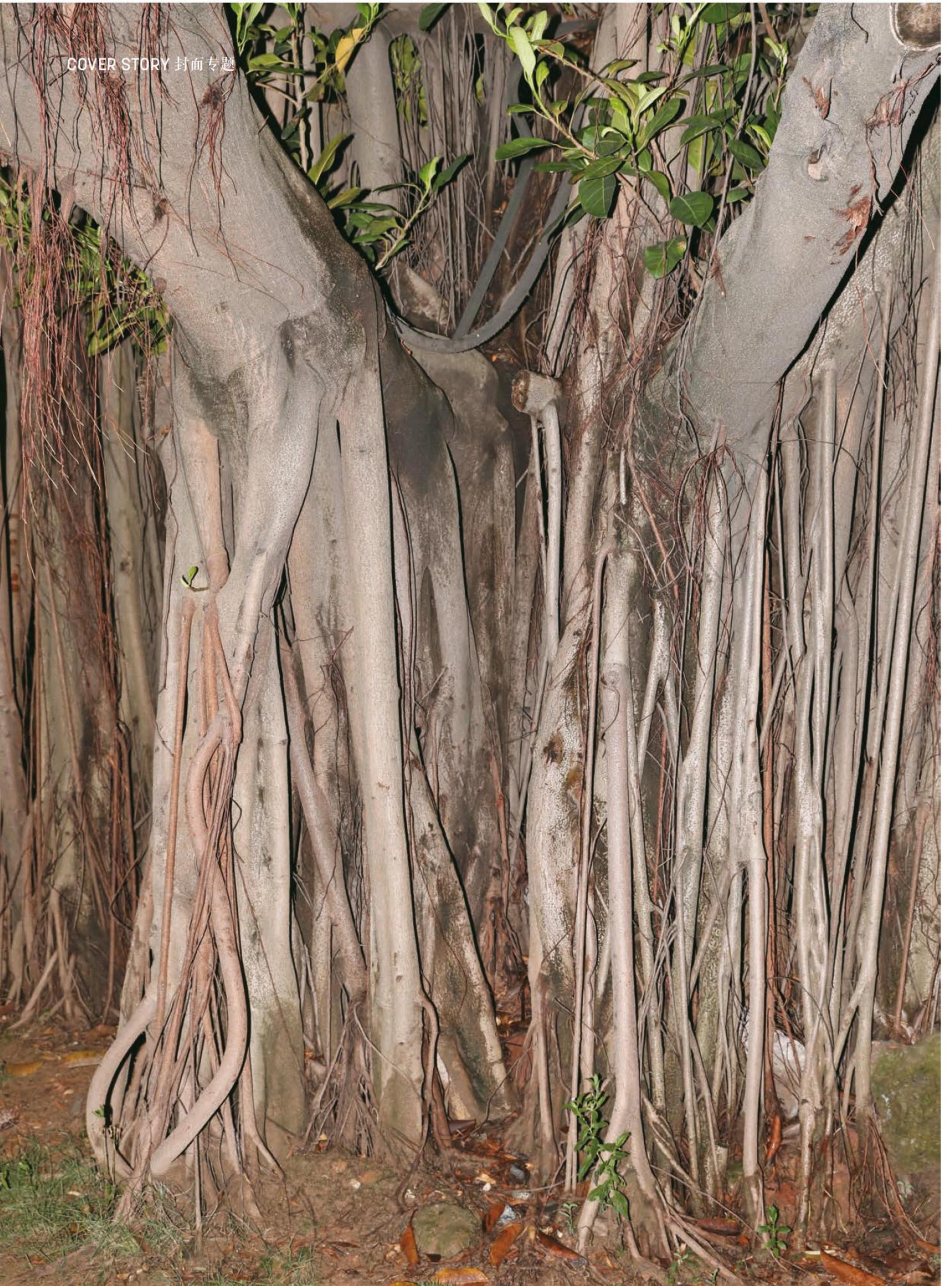
航海是极度不确定性的旅程，一切需要听自然的指引，天气，风，海浪，生活在自然规律中，和天空的星辰、海里的生灵生活在一起，我也逐渐变成船的一部分，变成海的一部分。

航海是人类发现世界、探索世界的一种古老方式。今天的海上，只剩下货轮与游艇，航海的神迹消失了。

但百年帆船里古老的灵魂，水手口口相传的传奇，让我相信这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充满奇迹，神话般的世界。我相信只要这个神话般的世界还活着，心中那个拥有航海梦的孩子也还活着。



爬上桅杆拍下船上的众生相。



一次大雨后，地面潮湿，我突然看到路面有一摊灰色物体。走近后才发现那是一只被车流压瘪的老鼠的尸体，大雨已将血迹冲走。肯尼斯·格雷厄姆在童话里《柳林风声》里写，“威尼斯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啊！在那里，老鼠可以自在地溜达闲逛，尽情玩乐！”如果将威尼斯的老鼠跳脱出童话的语境，放入中国南方的现实后，这两只老鼠大概就是我们这期想要聊的“生猛南方”。

南方的生猛里，有一种生命对环境的孤勇反应。雨水和阳光同样茂盛，榕树肆意扩张；夏季台风袭来，暴雨后又是艳阳天，脚上的拖鞋湿了又干；粤语里有句俗语“苏州过后无艇搭”，机会来了，那就上船吧。

在南方，人有时候像跳脱的老鼠，有时候像随性的榕树。成立12年的五条人乐队在今年夏天冲上了热搜；广州夜晚的广场上，街舞爱好者在自由battle；高鸣拍了个叫《回南天》剧情片，走出了他人生的回南天；林培源出了本新书《小镇生活指南》，里面的故事藏独特的潮汕文化和民俗；还有创业者们，年纪轻轻，生猛捞金。

生猛如此，生命如此。

专题编辑 夏偲婉 马都尉

专题设计 梁海平

专题插画 Eve-3L

书法 赖杰

实习生 林可依 陈斐仪 邹露

生猛南方

2020年7月，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的舞台上唱了一首《道山靓仔》。这首歌是上场后临时换的。演唱后他们担心换歌给现场导演带来麻烦，在解释原因时，仁科对导演说，「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五条人切实踩中了综艺节目所需要的「梗」，他们在这个夏天突然火爆。

这是一支成立于2008年、出过五张录音室专辑的乐队。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开始，仁科和阿茂用海丰话和普通话讲述他们的生活。传统音乐、海丰文化和走鬼生活已经被讨论多年，这些话题标签一直挂在「五条人」身上。2年后，他们还在反复回答「为什么五条人不是五个人」这个问题。

但事实上，五条人已经离开海丰和走鬼的日子太久。他们在广州租房生活，去各地巡演，与一些艺术家合作。

只要稍微了解五条人，就能够理解他们初次在「乐夏」亮相中的表现，这些「临时起意」对于五条人来说是很普通的事情。

「即兴」是五条人很重要的一部分。「五条人认为最好的现场是大家喝到位、情绪合在一起后，即兴出很精彩的段落。」贝斯手牛河加入五条人后，在即兴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不仅是牛河，与五条人发生过联系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五条人「即兴」的魅力。同时，他们也能在五条人的艺术世界里，找到自己即兴的空间。

艺术家刘庆元形容五条人是一个开放的艺术小组，五条人绝不是由五位乐手组成，它包含得更多，是2条人。欢迎加入五条人艺术小组，成为第2条人。



五条人乐队由主唱兼吉他茂涛，主唱兼主音吉他、手风琴仁科、贝斯手牛河、鼓手长江组成（从右至左）。

五条人 N条人



文夏阿怪 圖馬都尉

在《乐队的夏天》的第三次演出后，仁科丢掉了两样东西，晋级机会和身上的皮衣。

他身上的皮衣是在广州中山六路花200元买下的，有点小，他猜测可能是女款。仁科曾在那买了很多二手衣服，10元一件的衬衫，5元一件的T恤。这些二手衣服的来历就像打口碟一样，“我听说是都是从国外运到陆丰，淘衣服的人偶尔会淘到有弹孔、有血迹的衣服，有时候，口袋里还有美金。”仁科一边说，一边做出从衣服内侧里掏钱的动作。

和皮衣同样重要的，还有啤酒。

仁科手边总是有瓶啤酒。因为上脸，每次演出前他都会提前喝。演出时，脚边再放上一瓶。他喝得慢，不会醉，喝了点酒后，目光炯炯。

他最近弄丢了耳机，在外需要时总四处问身边的人借，听完后迅速还给对方。屏幕碎成花的iPhone6S的备忘录里是满满的诗一样的句子，未来有可能变成歌词。走在路上突然想到的旋律，他会哼出来，然后用手机录下。即便喝了再多酒，他也能够准确无误地打开手机记下新的想法。只是记录完后，手机可能会不小心摔到地上去。

在《乐队的夏天》第一次亮相的仁科，顶着一个多年不变的发型，他不是模仿郭富城，而是喜欢David Bowie和坂本龙一。David Bowie在1998年出了一张《The Best of David Bowie 1974/1979》的合集，封面和现在的仁科有点像。

他的肢体动作总是很多，想到什么好点子时，会“啪”地手一拍，着急地和身边人分享。遇上不感兴趣的话题，他便身子往后倾。对话时，他的手总悬在半空，手指用力，好像想要抓住空中的词语，直接拿给你看。有时演出，他喜欢在嘴巴上方贴个小胡子，和《像将军那样喝酒》MV里一样的造型，神似皇后乐队的主唱Freddie。唱着唱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将胡子给扯掉了。

至于阿茂，很多认识他的人，都用“大哥一样”来形容。

饭桌上，他会照顾到每一个人。乐队在排练室外抽完烟，他总是那个打扫烟头的人。坐下来谈事，他会轻轻推一下茶杯，说先喝茶。2018年在中国香港的Clockenflap演出后，台下观众索要歌单，阿茂将歌单往下飞，不小心飞到台前，他主动跳下，捡起歌单递给观众。巡演路上，他会在麦当劳里和年轻的牛河聊爱情，告诉他不能太大男子主义，“对自己心爱的女人应该像一条狗。”每次有熟悉的朋友被说话跳脱的仁科气得“咬牙切齿”，想“动手”打他时，阿茂会上前拦住，说“忍住忍住，以后有的是机会打——等我们演出完。”

2020年7月25日，《乐队的夏天》第二季首播。五条人这支2008年就成立的乐队在这个夏天突然迎来一种火爆。他们穿着拖鞋，在舞台上和媒体采访中呈现出随性又直接的表达，“咸水”普通话、临时换歌、人字拖还有他们的音乐、视觉以及知识体系在互联网语境中，以一种碎片化、关键词式的形式迅速传播。但是，话又说回来，10年前视频里的仁科和阿茂是另一种模样。

2010年7月10日，在林生祥的邀请下，五条人参加了“2010美浓黄蝶祭”之“自然河唱音乐会”的演出。那时候，仁科还不是“郭富县城”，他扎了个马尾，抱着手风琴，笑起来一口白牙。阿茂也不是“谢贤”，普通短发，没戴墨镜，背着木吉他。他们都穿着简单的T恤短裤，趿拉着人字拖。每首歌演唱前，阿茂都会用普通话讲一遍歌词含义。仁科就在一旁沉默地弄着乐器，然后两人安静地唱歌。媒体采访时，阿茂认真又略有羞涩地解释“为什么叫五条人？”“五条人为什么只有2个人？”仁科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地听阿茂说话。

如今的发言者变成仁科，话多又密，网友用“吵闹”形容他，像看脱口秀一样看他的采访。阿茂倒不怎么说话了，偶尔将跳脱的仁科拉回来。

仁科为“五条人”的解释想了N个版本，大多都不是“一本正经”的。对于这种变化，阿茂说“自然而然就这样了”。仁科伸出两根食指，缓缓往前画了一个“X”，“我们两都在变化。”末了，他又补了一句，“你也帮我们看看是什么时候变的。”

训练

2007年11月16日，沙漠乐队在华南理工大学第一届摇滚节压轴出场。

沙漠乐队是广州的一支地下乐队，玩垃圾摇滚，非常硬核，非常朋克。那天，主唱老尾抱着90年代音色的吉他一通狂扫，点燃了整个场次。台下的年轻人疯了似的，现场非常噪。30分钟的演出，被沙漠乐队躁到了50分钟。打到最后，鼓手长江发现，老尾不见了。

观众还在玩，可主唱却消失了。直到演出结束，长江找到老尾时，他躺在草坪上睡着了。

老尾是在2011年加入五条人，参与五条人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的录制。五条人变成了“三”条人，老尾为五条人带来了一种生猛。2012年5月27日，五条人的《一些风景》巡演到深圳旧天堂书店，三个人站在高大的书架前演，当不需要鼓时，老尾就站到一旁，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看起来，仁科和阿茂就站在前面演。

老尾确实给五条人带来一种粗糙力量。台下的阿飞看着这个拿着书的哥们，感叹这人有意思。

但更加吸引阿飞的是这支名叫“五条人”的乐队。阿飞是旧天堂书店合伙人、深圳B10现场音乐策划人、《行走的耳朵》电台节目主持人。打口碟时代一路听过来，他的耳朵接受过来自世界各地音乐的刺激。但最早听到五条人的唱片，他就感受到这支乐队的特别，“他们很有创作欲望，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歌，这是很多乐队羡慕、也做不到的。”他开始和五条人有了更多联系。

2013年6月1日，五条人第一次在B10演出。B10有着顶级的设备和调音师，能在那里演出是很多音乐人梦寐以求的。但当时，仁科和阿茂对自己并没有十足信心。演出前，他们很紧张，担心自己实力不够，在青年旅社拼命练习。临近开场，阿飞走到楼下冲他们喊，“快上台，该怎么搞就怎么搞。”仁科抱着手风琴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

2014年，阿飞策划的第一届明天音乐节在深







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举办，自此后，仁科和阿茂每年都到深圳，在明天音乐节和OCT-LOFT爵士节看来自世界各地音乐家的演出。

2016年的明天音乐节上，灰野敬二的表演结束后，仁科拉住阿飞，用他一贯激动又无厘头的语调说，“飞哥，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阿飞瞪着眼睛看他，以为发生了什么。结果仁科说，“我哭了！就这样。”

阿飞感觉自己被耍了，脏话冒到嘴边，手要抬起来，被一旁的阿茂拦回去。但他能理解仁科这种无法正常表达自己激动的言语方式，“他就是这样，非常鬼马但又极其真诚。”

仁科描述当时听到灰野敬二的体验，“他是很大的噪音，声音极大，加上人的吼声，我能感到那种属于人类的潜在感情。”类似的体验还在郭永章的演出时发生，“河南坠子是一种很古老的叙事，歌词的内容和他的演绎确实很牛。”

后来，由广东美术馆和阿茂哥哥胡茂帆促成，灰野敬二去到海丰，逛了县城，听了传统白字曲班的演奏，买了钹，在村子和山头闲逛。这是音乐带来的奇妙联结。

除了看现场，仁科和阿茂还会加入旧天堂书店深夜party，和国内外技术过硬的音乐人一起即兴。是玩，也是一种训练。他们的音乐审美和技术能力在一场场观看和即兴中培养起来。而同时，他们依然保持着创作者的敏感，《一些风景》出版后的第三年，五条人第三张专辑《广东姑娘》出版。一些变化正在发生。

2018年5月18日，五条人在深圳B10门外的大榕树下，穿着人字拖，戴着墨镜，完成了《深圳的街头》深圳街头全球首演。乐迷环绕着他们，楼上的人们闻声站立窗前，往下探头。阳光明亮，榕树的枝条一动未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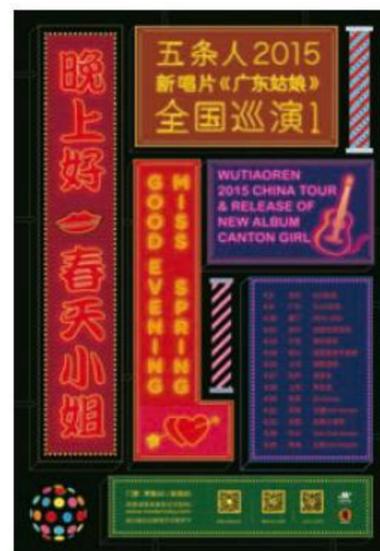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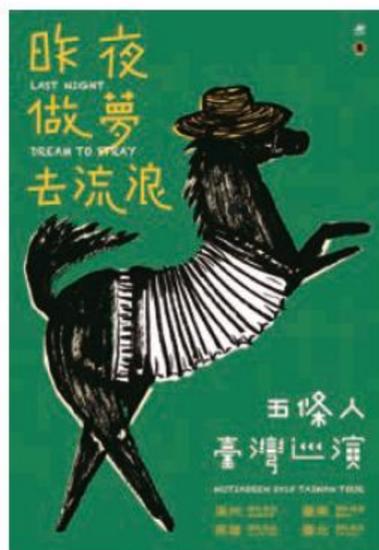
那是一次临时起意。无法参与明天音乐节的五条人，决定在广场上做一次免费的街头演出。整场策划在一个小时内发生、完成。“他们从来都是喧宾夺主，我觉得这是很艺术的精神。”阿飞说。

艺术工作组

2012年，仁科搬到博尔赫斯书店后院的楼里。

当时，博尔赫斯书店还在怡乐路。南连新港西路，北靠滨江中路，中山大学和广州美术学院坐落在这片区域，周边还有学而优书店、文津阁书店以及一些艺术家工作室。这是当时仁科的生活半径。他不习惯看电子书，阅读多以纸质为主，常逛书店。离住处最近的博尔赫斯书店主推的法国新小说系列中的一些，也频繁出现在此后仁科和媒体提及的书单里。

陈侗是广州博尔赫斯书店的创始人、艺术家，作为



五条人巡演海报。（设计/胡子）



专辑《故事会》，2019年2月出版。（设计/胡子）



葡萄牙现场专辑《昨夜我又梦见自己去流浪》，2020年6月出版。（设计/胡子）

现任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他说自己从事的是跨媒介艺术工作，所以也是五条人的听众、朋友以及合作者、研究者。但陈侗真正认识五条人还是因为听到了《陈先生》和《彭啊湃》，他着迷于其中简洁的叙事。

2015年，五条人在长沙进行巡演。陈侗买下十几张票请当地出版社的编辑看演出。朋友们的反响似乎只是礼节性的。陈侗自嘲，“可能他们今天会想起有这么一件事，但也许不会认为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而是觉得我也很市场化”。

陈侗和仁科、阿茂认识后，彼此的作品产生交集。陈侗为五条人的《梦幻丽莎发廊》拍摄宣传片，将自己租的一间农民房改造成霓虹闪烁的发廊，请来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演发廊小姐，给仁科和阿茂设计了两个为情所困的男人的故事，把专辑中的音乐片段串在了一起，同时还让人联想到上一张专辑。

2016年10月13日，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陈侗给五条人所在厂牌BADHEAD主理人张晓舟发了条短信：“2024年的鲁迅文学奖将颁给五条人。”至于为何是2024年，陈侗解释说，因为杜拉斯说那是文学灭亡的一年。

陈侗还在博尔赫斯书店举办过关于五条人歌词的评论工作坊，后来又请他们做歌词讲座直播。“五条人的音乐里有一种号召力”，陈侗用《阿虎》举例：“阿虎的伙伴告诉他，你的女朋友要嫁人了，然后阿虎就跑去问他女朋友，你要跟我走吗？他们没有去揭示爱情的归宿，而是讲述在爱情的直觉追求中一个阶级如何战胜另一个阶级”。

“这种叙事是北方乐队缺少的。北方有一种文化担当，南方是讲顿悟。北方乐队的歌词，他的结论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五条人可以做一个切片，他在该有东西时就切断了，飞过去了。因为他们没有文化负担，但他们有一些历史沉淀。”陈侗用三两句话解释了五条人的一种合理性，“他们没有上大学，就获得一种自由，又有海丰人敢闯敢干的精神，接着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文化圈子，走出家乡又回到家乡（指五条人曾经在家乡海丰举办音乐会）。”

仁科和阿茂也被陈侗邀请参与到自己的作品中，既扮演他们自己，同时又可能是一对虚构人物。在陈侗的录像和露天话剧作品《小街风情》中，仁科和阿茂继续扮演他们自己，仁科再次像在宣传片中那样要处理一个感情问题，阿茂则为陈侗的歌词谱曲并演唱。这样的合作还包括录像作品《319国道》中的歌曲《公路》，以及出演展览“舞台兄弟”中的话剧《雷锋之死》。在陈侗的心目中，仁科和阿茂就是当代艺术中的表演实践者，同时也是叙事艺术家，套用“作者电影”这个说法，他们从事的就是“作者音乐”。

怡乐路上还有一位艺术家和五条人关系紧密——刘庆元。他是木刻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副院长，也是阿飞和张晓舟的朋友。那场榕树下的街头演出，刘庆元也在现场，他刻下了当时仁科和阿茂的剪影，形容“那是一种自由呼吸的状态。”木刻画中，背着手风琴的仁科和抱着木吉他的阿茂，那种力量被完整记录。他还和五条人、张晓舟去了趟海丰，吃饭时，仁科笑着对他说，“刘老师，超过500元我就不请啦”。

有时候，刘庆元看着张晓舟和仁科、阿茂在三个人一起用方言聊天，他意识到一种传统的力量，“潮汕人就是这样，听不懂他们的话，你是打不进去的。那样的信任还是来自于这种土地下面的东西”。

这种文化认同让五条人在早期具备很强吸纳能力，刘庆元形容五条人像一个艺术工作组。早期对于五条人的推动者之一、同时是《县城记》《一些风景》唱片的设计者区区五百元先生是海丰人；五条人第一批乐迷中很多也是海丰人，他们在演出前会忙来忙去，帮忙布置现场；和五条人长期合作的设计师胡子是同乡，第一次听到《童年往事》时感叹“丝毫不差，这就是我的生活”。他

直言自己与五条人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传统的甲方乙方，这里面有着更多的理解和情谊。

胡子反复强调五条人“是非常开放”的。当这个艺术工作组被艺术家看到后，五条人也和他们发生一种交融，而不仅仅只是成为艺术家的研究者。

在五条人2019年出版的《故事会》专辑中，《烂尾楼》里加入了焦一洋的二胡，《喜鹊》则是摄影师宋晓辉的念白。专辑歌本的封面摄影是摄影师曾翰的作品，内页插画有音乐人陆晨和陈侗、刘庆元等艺术家参与绘制。而对五条人最新作品《食醉狗》，摩登天空的介绍里有这样一句，“它是五条人第六张录音室专辑中的一首歌，同时也是一个持续的开放的音乐和艺术合作计划，这首歌将与不同的音乐家合作不同的版本。”

五条人艺术工作组愈来愈壮大。

即兴人生

五条人在广州的排练室是在燕岗地铁站附近，挨在一起的两间房，大的是梅卡德尔乐队的，小的是五条人的。最近仁科搬家，用快递箱、水果箱和矿泉水箱打包的行李堆放在小房间，箱子上用白色颜料写着“书”“音乐教材”等字样，有一个箱子裂开了，凑近看，里面是满满的唱片。手风琴和电吉他随意搁在地上，还有一个小地球仪，几张2015年和张玮玮、郭龙以“大时代歌厅”为主题的音乐会演出海报。地上有他们喝剩下的咖啡和啤酒，一不小心可能会踹倒。透过玻璃门，能看到五米外的绿色垃圾桶旁，有老鼠在觅食。

仁科的行李不多，但8平方米的房间也不经放。这段时间，五条人便借用梅卡德尔的排练房。排练房的设备是梅卡德尔置办，准确说，五条人属于借用。后来，阿茂对梅卡德尔说，“接下来赚钱了，添加设备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

上半年，五条人花了很长时间在排练室。下午两三点，仁科、阿茂和牛河、长江陆续到了后，喝点酒，喝点茶，嗑点花生，然后轮流起一个律动，像玩爵士乐一样开始即兴。当然，创作前会有一个简单的框架。

《地球仪》就是一个晚上完成的demo。那天玩着玩着，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律动和走向，仁科便拿出以前写的词出来，唱了几句，一边唱，一边改，就出来了一首歌。

去年这个时候，他们正在葡萄牙巡演，那里有令他们难忘的便宜又新鲜的葡萄酒。在莱里亚驻





地的四天里，他们喝完的酒瓶塞满了两个巨大的垃圾箱。每天醒来后，喝一点酒，站在阳台抽一根烟，然后仁科、阿茂和牛河拿着手上的乐器，坐在厨房里开始即兴。长江则用桌上的牙签、调料制造出声音。

五条人在葡萄牙的巡演现场专辑于今年6月发布。收录的歌大部分来自于2012年出版的《一些风景》。阿飞用“从一把漂亮的吉他变成了刀片”来形容这种改变，但他也明确传递“五条人从来没变过，一直是摇滚”，“他们的表达就是非常摇滚。不在乎他用的是电吉他还是木吉他。我们身边太多摇滚乐的形式、流行音乐的内核的乐队，而五条人精神上是呈现出一种摇滚，就算加进了二胡，也是摇滚乐队”。

五条人中唯一科班出身的牛河，在加入乐队后，感受到仁科和阿茂身上那种“认知之外的强”，“有些乐队会用一些很常见的和弦走向，出来一个旋律后再从编曲上做得更加像摇滚或者独立的东西，可那类国内国外听得太多了。五条人有时候用的和弦非常简单，但能写出非常有意思但又不重复的旋律。”

沙漠乐队鼓手、同时也是五条人的鼓手长江这样形容两支乐队的不同，“五条人不是脏乱差，这里的脏乱差不是贬义词，而是肌肤贴肌肤的那种近距离。五条人圆中有方，看上去很圆润，其实有很多想法在里面。你也可以往里面渗透想法，同时又能通过渗透再吸收新的东西”。

相比十年前，仁科和阿茂呈现的状态更加从容。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五条人，有时是2人，有时是3人，到现在，是4人，但五条人从本质上来说，更像N个人对一种艺术的坚守。

五条人创作时从新闻报道、道听途说、历史事件到更广泛的语境之中获取经验，对应什么样的语境，就选择什么样的语言。站上《乐队的夏天》的舞台后，五条人也根据这样一种语境，选择了目前的“语言”。

这样的呈现在陈侗看来是“一种过火的表演，是一场赌博”——“他们完全可以收敛，可以西装革履的”。他们更像是选择了一种玩音乐时的语言——“从沙漠乐队到五条人，大家都是脱掉西装玩音乐。”长江说。

“你知道有句粤语叫‘洗湿个头’吗？我们决定参加乐夏后，就是抱着这个心态。”仁科说。而阿飞对于他们在“乐夏”表现的评论则是六个字——“尴尬美，赤子心”。

还有一些看不到的——比如在即兴PK环节，没商量几秒，仁科就说“OK，可以了”，其实他当时根本没有想好要怎么唱，只是不希望在倒计时下被镜头捕捉到紧张感。跟拍PD进入房间拍摄前，仁科对牛河说，“快把鼓上的茶具收起来，不然一会儿一个长镜头拍下来，说潮汕乐队就喝茶。”《Last Dance》是他们极少的翻唱，录制前，仁科在酒店对着镜子练习背词，阿茂则跑到停车场唱歌，为了嗓子发挥好，他们还戒了几天烟——这让人想起12年前，仁科和阿茂还在南亭村开唱片店和小吃店时，因为没有排练室，在家排练又扰民，两人在晚上拿着蚊香去马路边、去桥洞下、去停车场排练。

有一些表达在悄然发生。比如仁科和阿茂会穿上明天音乐节的T恤，将节目上露出的视频截图发给阿飞。在分外热闹的微博里，他们会转发宣传“行走的耳朵”电台节目。去上李佳琦直播，仁科送给了李佳琦一本艺术家冯翰婷的《珍珠》。

10年成长，五条人拥有了一种即兴人生的自信，仁科可以选择手舞足蹈、“放肆”表达，阿茂也可以选择戴上墨镜、一言不发，该怎么搞，就怎么搞。

仁科和阿茂已经很少回海丰了，他们早已习惯广州的生活。海丰也从小县城慢慢扩张成小城市，高楼大厦都建起来，变成新的模样。

去年牛河去了趟海丰，路过一个十字路口，阿茂说，“那个就是《上县城》里的红绿灯”。

去了海丰后，牛河感觉自己更能理解五条人。“很多人可能觉得海丰不一样，才有了五条人。其实归根结底是他们不一样，将县城里的这些东西通过音乐表达出来”。

节目播出后，阿茂收到“走鬼”时认识的小赵的微信。小赵，就是《很多很多》那位三个和弦就能唱所有歌的卖唱的小赵。他在语音里说，“（你们）最近网络都一直热得很，已经上头条了，受你们启发，我也要开始玩，继续要把那个东西操起来。”

“他弹吉他，还特别喜欢崔健。”阿茂说。

海丰也好，“走鬼”也好，这些叙事从时间上以及五条人的创作上，已经是过去式。如今，关于五条人的讨论从一种互联网化的“梗”到他们精英式的知识体系铺展开，但纵深来看，他们与土地、与人群的联结从未断裂。

仁科说起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老家捷胜有一个湖，湖旁有家士多。夏天，人们会去那里游泳，偶尔传来溺水事故。中学的一次语文考试，我写了篇作文，我写那个湖有人溺水死了，我和朋友在士多喝完可乐，将可乐瓶一放，离开了那。”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老师的评语是，“哀莫大于心死”。

其实我有一次差点溺死，那时不太会游泳，水流很急，一下把人冲走，是朋友把我抓回来。有可能我就是那个溺死的人。”



扫描二维码，关注城市画报抖音，
观看更多拍摄花絮。

摄像 刘晓华 丹三

妆发 tinaleung

实习生 刘晓华 林可依

特别感谢郭江涛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五条人乐队

成立于2008年的中国内地摇滚乐队。发表过五张录音室专辑：《县城记》《一些风景》《广东姑娘》《梦幻丽莎发廊》《故事会》；两张现场专辑：《五条人2017回到海丰音乐会》《昨夜我又梦见自己去流浪》。2014年，五条人签约摩登天空旗下厂牌BADHEAD。2020年7月，参加《乐队的夏天》第二季。



2018年，广州，动物园里的火烈鸟。
(摄影 / 曾戈)





2018年，广州，公园里的喷洒水装置生
出一条彩虹。（摄影 / 曾戈）



广州海珠区栖栅南街，STO成员镇涛和NINJA带着2019年8月招募进来的预备队成员在STO的城堡外面围成圈子freestyle跳舞。

在穿越原始森林后



「你觉得街舞是一种什么文化？」

「一种聚会文化。」

2010年JD Locking世界冠军李冰冰说，

「你看综艺节目里，说街舞的宗旨是什么？」

Love' Peace' Unity' Having fun。

但是我们后来加了第5个，第5个叫Knowledge，就是知识。」

文 circla 图 AlexSo



NINJA 本名邵南京，生于1995年，是STO CREW五年内收入的唯一一名新成员，天下布舞top4、广西舞甲天下单人亚军、Keep on breaking TOP4、汕头南国之巅单人冠军。在霹雳无双2020前哨战中，NINJA获得1v1冠军和crew battle亚军。



原始的森林

上世纪八十年代，街舞的一种——霹雳舞（breaking）——以录像带的形式传入中国，在靠近中国香港的广东地区发展起来。1987年，一部被评价为“有很浓厚广州属性和气质”的小众电影《给咖啡加点糖》中，废弃的旧工厂和大型体育馆内都有年轻的身体跟着音乐跳起了街舞。狂放扭曲、汗流浹背的舞蹈画面，热烈又直接地隐喻这个时代已舒展开了新的肢体和文化。

“街舞”这一词最早是在广东地区传播开。最初一批受录像带启蒙的街舞爱好者，因小众的爱好和资源受限而聚集在街头，模仿录像，交流舞技。千禧年后，广州街舞的据点分布在东川名店城前，荔湾广场，市一宫，以breaking（地板舞）为主。成立于1999年的STO舞团——后来成为被公认的中国最强的breaking舞团——第二代队长李国荣尚记得当时的场景：“根本买不到光盘，还要特意去大沙头、将军东的二手市场淘。淘到一张，就好像找到一本古代的武林秘籍，一群人围着能看好几年。”

当时街舞文化的环境，李国荣形容为“一片最原始的森林”，没有音乐，没有视频，没有老师，没有比赛，只能靠苦练和模仿，“全是在街头生摔出来。”作为一种地下亚文化，也不被社会主流所接受。

但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文化开放程度，广东地区发展出了自己独领风骚、原汁原味的街舞风格，“因为靠近中国香港，得到的资源直接来自国外。北京受韩流影响，上海受日本影响。只有广东的每一个舞者都想跟别人不一样。”当时也在街头跳Locking（锁舞）的李冰冰回忆道。

最开始，B-boy（跳地板舞的舞者）的街舞玩法近乎原生态，需要外界不断的信息交流来开化。街舞少不了Battle和Party。曾有一次，STO听说深圳有一个舞团很厉害，约了个日子，一伙人便专程坐大巴兴冲冲地去深圳找这个舞团茬舞，“当时真的无聊成这样”。

2003年，STO举办了第一场Party，在中山大学旁边一个小区里租下一个办公点。STO第一代队长山哥原想举办一场比赛，但苦于没有DJ和评委，于是办成了一个聚会。门票5元一张，几乎整个广东的舞者都来了，人数达两三百人。正值Sars肆虐，香港澳门的舞者还戴着口罩来赴会。

空旷的空间里，人们围成一圈，混乱地斗舞，切磋，交流，游戏。疫乱的恐慌在这个空间里被暂时消灭。香港舞者为STO带来音乐启蒙。第二年，STO有了自己团队里的第一个DJ fatkit，有了音乐，“灵魂回来了。”

2006年，STO赢了BOTY中国赛区的冠军，获得了参加可称之为“街舞界奥运会”的德国BOTY的总决赛资格。但团队因为缺乏经验，在购买机票和办签证时走了弯路，每个人不得不再借一笔巨额旅费才得以成行。为准备赛事，年轻的STO成员曾通宵练舞，有成员在地面上铺一层纸皮，每天转200圈，最终转出了炸场绝招。

在观众上万人的BOTY赛场上，STO第一次看见录像带和光盘里的偶像，第一次举着五星红旗去比赛。后台是一块平地，每个国家的帐篷放在中间。全世界几百个顶尖舞者围一个圈，用手指指谁就出来PK一场。在这里，人们不分国籍，也不管名次地打成一团。赛后，还有街舞发达国家的舞者在MSN留言愿意为中国舞者提供资源和帮助。

那年STO的成绩是倒数第三。但走一遭回来，STO开了眼界，感受到了纯正的街舞文化，友好，平等，尊重，并知道了——原创才是一切。

回来后，STO组织举办了一个中国民间的联赛“决战中国”，发出了一个面向全国街舞爱好者的交流信号。他们想把从国外见识的东西传播出去。

此后哪里有比赛，哪里就会有STO的身影。去西藏，一个团的人坐二三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有一次，STO拿到一个街舞比赛的全国冠军后，李国荣曾兴奋地将奖杯展示给家里人看。他母亲问：“奖金多少钱？”

“三千，八个人分。”

“那么辛苦，才几百块钱？”一句反话，让李国荣深受打击。那年为了去BOTY赛事借的8000块元路费，他后来还了两年才全部还完。

BATTLE & FAMI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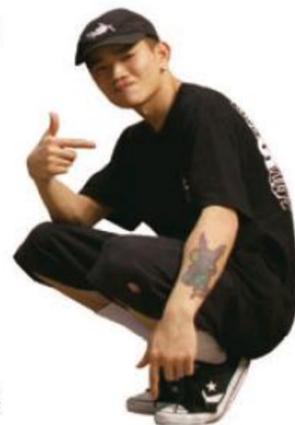
STO接下来的十年，几乎横扫了国内所有赛事的团队冠军，如BOTY世界总决赛，KOD世界杯，WDC世界大师赛，天下布舞等比赛。在美国、新加坡、澳洲、瑞士、泰国、越南的世界级比赛里都赢过冠军。团队里的每个人，单拎出来都是全国冠军水平。这逐渐给团队培养出了一种大将之风，“在国内就不要说battle，就交流交流吧”。

李国荣形容battle的感觉是，带队打真人版的团体游戏，“像拳王的单挑是有点寂寞的，但团队一起的话，一起训练，去不同的城市，去感受这个城市和我们的城市的不同，得到的东西甚至是比赛之外的，更多的人生感触”。

在国外的顶级赛事现场，STO慢慢从参赛者进阶成了评委。老一代成员在熟悉的场地，有一种“老铁，我们又来了”的感觉，但每一代新的成员依然保持着STO的冲劲。

STO在海珠区的居民巷弄里，有一栋精心修缮过的别墅，作为大本营的“城堡”。一共四层楼，总共有七八个房间，一楼有一个练舞房，四楼有一个开party的天台，一些成员甚至住在一起。一代一代的成员间，既没有前后辈的称呼，彼此间也没有个人发展的干预和绑定。

团队里没有任何必须遵守的团规或原则，人



人都很随性，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团队不能带给你任何东西，如果想获得什么，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STO队员阿星在一次采访中说：“进入队里的第一天，队长会告诉你，你要靠自己养活你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STO发展中唯一掣肘的地方在于收入。STO一直以来所钟爱的赛事，往往是贴钱参与的。在练舞与比赛外，团队的每个人都还有一或两份维持生活的副业，有人做潮牌淘宝，有人教跳舞，有人开店，有人上班，还有人有自己的发型工作室。

在第三代主力成员镇涛看来，“街舞本身有一定的难度，让你有所追求，但它又有一定的原则，最避忌的是去走人家走过的路，抄袭别人。它要求你一定要创新，去创造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这种精神让一部分成员在自己的副业上也做到了拔

尖，“他们知道如何创新，有风格，遇到瓶颈要怎么熬过去。”

除了毫无保留的街舞技巧分享，STO的前辈们还会为后辈的比赛提供免费服装，赞助路费，或者拉赞助，给年轻人找可以赚钱的工作机会。在为人处事上，也都细心观察，亲切指导。

随着行业形态越发成熟，街舞市场的机会越来越多，但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和影响STO城堡里惯来的平静。连00后的预备队的成员，也可以很确定地说：“STO志不在此。”2019年，在STO的20周年之际，STO开办了一个专门训练breaking的舞蹈房，目标是做教学培养，“我们获得这么多了，也想为街舞文化和国家做点事。”李国荣说。

见过太多人离开，镇涛对新人的期待逐渐简化成舞可以慢慢练、慢慢悟，但最重要的是坚持，“keep住冲劲，keep住热爱，keep住好奇。”

当街舞出圈

S级的综艺节目让街舞文化和街舞市场终于跟商业流行的大众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大范围的流量发酵。



STO预备队成员三妹，2000年生，从3岁开始跳中国舞，练街舞三年多，是STO有史以来考核过进队的第一个女生，肢体柔软是她有别于所有成员的特点。



李冰冰, 1982年生, 最擅长的舞种是Locking、Hip-hop, 是中国第一个拿到JusteDebout法国总决赛冠军的舞者之一。从2018年开始有自己的舞蹈工作室开班授课, 2020年因疫情影响, 原地房租不减反增, 五月刚将舞蹈工作室搬到了新址。图摄于新舞蹈工作室的大舞房。

李冰冰也站在了第二季《这！就是街舞》的录影棚的海选现场。当一名locking选手的表演炸了场, 导师韩庚饶有兴味地提问有谁想挑战。全场不安摇头, 但迅速叫出了他的名字, “只有冰冰哥可以call out!”

当时37岁的李冰冰已经是KOD中国国家街舞队的队员。中国大部分的locking舞者, 都曾师从于他, 包括节目里的这位对战选手。他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是, 与搭档阿牙一起, 成为2010年世界街舞大赛Juste Debout的法国总决赛的世界冠军。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街舞舞台上获得冠军。

在应战的freestyle比拼中, 李冰冰一套动作干净利落, 稳准地在音乐的骤停中呼应了对手此前的大招, 随后鞋子意外滑落, 他自如捡起当作电话道具, 舞蹈顺利地衔接了下去。最终, 这随机应变的能力赢得韩庚的青睐。

一场Freestyle battle足以证明也最能考验一个舞者的阅历和功力。稍年长的阿牙曾经评价过冰冰: “不是好苗子, 但很努力。” 2001年, 18岁从珠海来广州读大学的李冰冰, 每日练舞8小时, 成为千禧年后在街头成长起来的、不容忽视的舞者之一。

2018年, 网综将街舞文化彻底推广出去了。但在李冰冰和大部分的圈内人心里, 网综并不是真正的中国街舞的全貌, 节目排名更无法代表一个舞者的

真实水准。他认为真正的街舞是无法用语言去阐述的, “你必须要到现场去看, 去感受。”

一直在教舞的李冰冰, 手下产生过许多世界冠军。但对他而言, 街舞始终不是一种体育竞技, 是一种来自生活的生活文化。近年来, 他看见了太多受利益驱使而变得套路化、虚伪的舞蹈。在教授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练舞时, 李冰冰发现他多年来积攒的舞蹈概念都无法入他们的耳, 好像他已经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前辈。长此以往, 李冰冰决心将自己的重心放在教授年轻孩子(8~12岁)的街舞学习上, “孩子很单纯很干净, 听到音乐, 想怎么跳就怎么跳, 能跳出很原生态的东西。但成年人很着急, 不愿意按部就班地练习, 总想着两年就创造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获得荣誉。”

2018年综艺节目的播出也成为了STO状态



预备队成员阿坚, 1999年生。暑假过后, NINJA带着一队预备队成员每天早上8点到12点在STO的大本营“城堡”里练舞。

的分水岭。此前STO两年都在德国BOTY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决赛，2016年拿了第四名，2017年拿了第七名。准备赛事时，因为队员的生活分散四地，都很繁忙，排练时总凑不齐人。效率低，心也不齐，好几次团队都陷入低迷崩溃的状态。中国赛区比完，到亚太赛区，之后再回到德国赛区，STO的主力成员波子回忆：“一次要比一次排得更好，整整一年就为了做这个事情，感觉耽误很多。”2016年拿下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团队赛成绩后，团队说打死2017年也不参加了。结果，2017年比赛一来，还是去了。两次比赛都是贴钱参与，“赢了荣誉，但生活跟不上。”2018年，波子去参加了综艺节目，“大家决定都先赚点钱。”没有比赛，团队就松散了。

新一代舞者

广州不同于其它地区的街舞活力体现在，一个月赛事就高达十几场，所以竞技气氛很浓郁。

STO的成员现在还会在海珠区老商场的一楼广场跳舞，从晚上跳到深夜。广场上不光有STO的成员，还有其他舞团的人或者自由舞者，分散或聚集，练招儿或交流，音乐一直响着。旁边经营了很多年的便利店外，放着几张休息的桌椅，有不同年龄的人喝一瓶可乐、坐一晚上，一边聊天一边看他们跳街舞。波子曾说：“在舞房是练舞，在室外是跳舞。”这一小撮人，让街头跳舞的B-boy传统还在延续。人多时，广场上会聚集三四十个舞者。

带队STO预备队来跳舞的是STO目前最年轻的成员，1995年生的NINJA。在2017年加入STO前，他作为预备队员练习了两年，成为五年内STO招进来的唯一一个新人。过去的NINJA是一个沉默寡言、内向的人，但通过跳街舞，他交到了新朋友，找回了自我认可，“我现在最喜欢的dancer是自己。”在他看来，这不是狂妄自大，而是一种正能量的生活态度，“每一个街舞舞者的最基础的门槛，就是自我认可。”

奥运会将街舞的breaking列入奥运项目之一，街舞比赛的趋势越来越倾向于单人的全能向竞技，奖金走高，数量变多，但团队赛的数量却骤然减少。波子对此感到不安，“竞技要求全面，能力不够全面的话，就会觉得你的跳法太旧了，容易被

淘汰。”但团队赛，讲究的是集中所有人的长处，打配合来赢得比赛。

波子有时候会想念过去那个资源贫乏的时代，“更real一些。以前比赛太少了，每一场都很珍惜。现在比赛太多了，多到需要去选择哪个近点，哪个奖金高点。比赛真的变成了比赛，或者变成像一场演出，而不再兼有从前去玩的兴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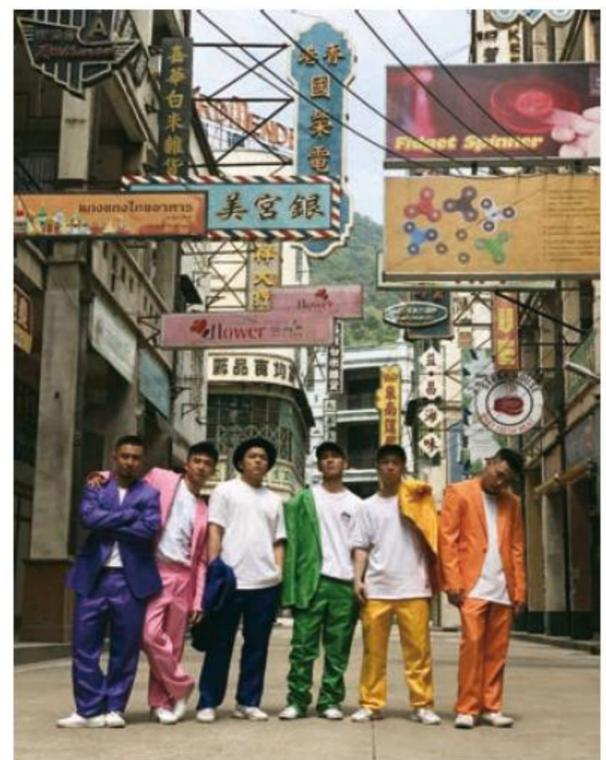
随着前辈们各自组建家庭，生活重心逐渐偏移，STO需要一批新血。2019年8月，STO举办了距离上次招募已经过去了8年的预备队招募，最终招进一队新人，其中包括两个10后的男孩，一个从三岁开始学中国舞的00后女孩。两年后，这批人将再一次被考核，看谁将获得正式入队资格。对于两个小孩，队长荣哥出发点是从小培养好苗子，笑道，“也许以后可以去全世界扫一遍比赛。”

25岁的NINJA被赋予起了培养新一代舞者、将团队再次带上顶峰的重任。一些小的制度规章开始出现，比如，每天早上8点到12点，NINJA将带着预备队的成员们一起在练舞房里练舞，迟到者需要扣钱。对大部分年轻的预备队员来说，自律在这个纷繁多元的时代里，是无比困难的一件事。NINJA决心打破此前无为而治的团队协作方式，寄希望于未来，STO也会有一个统一管理的模式。

哪怕在汇聚全中国最强最多舞者的综艺节目里走了一遭，李冰冰依然没有遇见一位让他非常看好的年轻舞者。街舞作为一种黑人文化，中国的舞者大多都属于半路出家，还没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色。他将这个希望寄托给自己儿子那一代10后，“这一代人才是真正从小去理解文化，玩文化，接触文化的人，等到他们长大之后，他们才会知道怎么样去改变文化。”

在此之前，他想成为那个引导者。

(实习生 邹露 林可依)



STO成员在佛山影视基地。(图 受访者提供)



2020年，广州，城郊的一处停车场里等待车主的崭新小车。（摄影/曾戈）

2018年，马路边的地摊上等待
售卖的手表。（摄影/曾戈）





高鸣在深圳白石洲城中村，这里也是《回南天》的取景地。



深圳香蜜湖。



《回南天》剧照。左为新人演员陈宣宇饰演的花艺师杜鹃，右为梁龙饰演的中年男人龙老师。

拍摄于深圳的《回南天》展现了中国南方城市的潮湿、黏稠、令人难受的气候，以及与此气候类似的人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胶着关系。在这之前，导演高鸣还拍过优秀的纪录片《排骨》，记录深圳一位对各路电影大师如数家珍卖盗版碟的小伙子排骨的故事。只是15年过去后，高鸣经历了一场人生中的回南天，『排骨』也成为了『五花肉』。我们跟随高鸣来到《回南天》的取景地，这里与两年前海鸣拍摄时已经不同。

文夏阿怪 图李政德



高鸣在他的工作室。图中的油画是他画的女儿。

白石洲

我们在下午四点抵达白石洲。烈日当头，从露天停车场出来后，眯着眼睛可以看到一个叫做安徒生童话的KTV。从安徒生童话旁的大路一直往里走，楼层渐密，阴影交错，阳光开始变得不自由。

电影《回南天》的制片人王磊曾经将城中村比喻成“城市的褶皱”。导演高鸣听到后，对“褶皱”这个词尤其喜欢。“褶皱”兼具了时间感和空间感。此时此刻的白石洲，行人稀少，偶有外卖小哥穿梭其中。有些楼房第一层空了，上面还住着人。有些楼下小孩喧闹，楼上却空荡，堆着租客留下的物品。褶皱即将被抹平。

《回南天》的四位主演中，小东和女友杜鹃以及离开剧团的舞蹈演员园园三人在这里取景。2018年，导演高鸣和剧组在这里生活了两个月，在白石洲深处的一栋楼的第十层租下两间房用来拍摄。2年过去，住在那栋楼的小男孩已经长高不少，再见时忘了高鸣的模样。小孩总是跑来跑去，长得快，忘得也快。

但房东委托管理大楼的肖哥还在，他赤膊上

身，冒着一层汗，和高鸣聊天。得知当时拍的电影已经完成了，他向高鸣要链接，想看看电影到底讲了啥。

《回南天》到底讲了啥？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像你可以用非常科学的方式去解释作为天气现象的回南天是什么，但也解决不了它来临时湿漉漉的墙壁、地板、被窝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所带给人的疲惫感。豆瓣里《回南天》的剧情简介里写：春夏之交的南方，两男两女的日常。讲述他们貌合神离又暗生情愫的故事。是这样，但也不是这样，《回南天》不够日常，而这四个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也远非“貌合神离又暗生情愫”所能概括的。

生活在城中村的小东和杜鹃有着各自的苦恼。游乐城倒闭后，曾经在舞台上扮演美猴王的小东不得不卸下戏服，成为一名保安，在香蜜湖边遇上了被感情问题折磨的舞蹈演员园园。而杜鹃是一名花艺师，去到中年男人龙老师家里插花。一段时间过去，小东变了，杜鹃也变了。两人在窄小的房间里，离得老远。

高鸣的创作过程，也如回南天般朦胧。剧本创作前，他隐隐感受到他想要表达的这份独属于南方的情绪。在FIRST影展创投提案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想做一部关于南方美学的电影，希望能在你的帮助下起飞。”南方美学究竟是什么？是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是毕赣、顾晓刚？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对于高鸣，气候与植被，人的个性与关系，这些庞然大物与细枝末节构建起他心里的南方。“我看北方的冰天雪地，都能看出那种南方的美感”。

这些暧昧中高鸣所能够抓住的确定性，是“挣扎”。“挣扎是确定的，只是不同人面对困境后所采取的挣扎方式，是不同的。”

我们爬上10楼，抵达天台。园园的白色浴缸里堆满了建筑垃圾，小东踩过

高鸣

独立电影人，代表作纪录片《排骨》，剧情长片处女作《回南天》。《回南天》入选2017年FIRST创投会年度电影计划。入围第49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作为“光明未来”单元，获得第21届全州国际电影节最高首奖，于2020年7月26日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国内首映。

的马桶被搁置一旁。荒草长得老高，枯草也是一簇簇，角落里堆着空酒瓶，还有露宿者在天台上用帘子隔出一个空间，小床上支着蚊帐，塑胶凳上放着电风扇，而一旁的小桌子上，是台灯、花露水和戒指。

这也让《回南天》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城市记忆。关于深圳的影像故事并不丰富，这座城市有它的特殊性，就好比高鸣拍摄过的这个城中村已经开始拆迁，周围环绕着建筑工地的声音，而在天台的露宿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楼下的别墅，红色屋顶浅棕色墙壁，露台上放着黑色桌椅。他们和树木一起葱葱郁郁地环绕着湖泊。据说不久之前，这里有一栋别墅拍出了3亿价格。这类叙事在深圳极为普遍，任何人都会谈起，金钱的棱角像刺向天空的高楼一样无所畏惧。而高鸣这次聚焦的，是褶皱里的人、以及他们内心的褶皱。

廖庆松是《回南天》的剪辑指导。在初剪完成后，高鸣去北京找到廖庆松，每天早上和他一起在酒店的自助餐厅吃上两小时早餐，高鸣用“一对一黄金大师课”来形容这段时间。在那5天，廖庆松和高鸣聊《回南天》、聊电影、也聊高鸣他自己。后来，廖庆松对高鸣说，“我看过你过去的作品，我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品，你是对人物关系感兴趣。”高鸣幡然，在水雾里行走多时，他终于抓住了自己的心理依据。

深圳总是被更庞大的词汇、更魔幻的情节所包裹。这里装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北上广有着它们各自的历史，而深圳这座城市更像是当下中国的一个标本。《回南天》的出现，终于可以让有人有机会在去掉外壳后，一窥生活在深圳的人们精神困境，这既是高鸣的私人投射，也具备更广泛的意义。

《回南天》里有两个关于小东的幻觉。一是在梦境中，扮成美猴王后的他被几个保安抓了起来，小东跪在地上，被扒掉了衣服。另一个是小东在白石洲的楼宇间飞了起来。“每个人都有想像美猴王那样无所不能，但往往现实生活都让大家束手就擒，但我希望能在小东飞起来的那一刻，充满那样无边无际的感觉”。

恰好也是走到小东飞起来的拍摄地时，楼宇的间隙里飘落下一片叶子。抬头，透过层叠的电线，原来在最高的那层阳台上，摆放着茂盛的盆栽。



高鸣收藏了很多电影光碟。



高鸣书架一角，上面放着《回南天》拍摄最后一天的打卡板，还有他旅行时带回来的摆件。



深圳白石洲城中村，《回南天》曾在这里取景。高鸣正在和房东委托管理收租的肖哥聊天。



白石洲里的烧烤店。



高鸣外出背包里的物品。

香蜜湖

香蜜湖是高鸣钓鱼的地方。

2016年初，他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自拍摄完纪录片《排骨》《阿松》后，高鸣投身另一个场域，成为设计师、生意合伙人。这10来年，他成为业界知名设计师，做过几个项目，但没有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感。而作为生意人，商场沉浮，对人性感到绝望。这场危机最终爆发，“我不想见人，不想出门，想说也说不出来，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感觉自己特别无能”。

有一天，他在微博上看到一则新闻，大意是一个高管每天跑步脱离了抑郁症。从不锻炼的高鸣开始跑步，第一天的晨跑他就晕倒了，妻子将他移到小区大堂的沙发上，缓了过来。然后慢慢调整，接着跑。再后来，高鸣又在电视上看到钓鱼培训班的广告，培训班的学生说，“钓鱼能让我在一天紧张的工作后放松，钓鱼时，我啥都不想。”这句“啥都不想”打动了高鸣。第二天他就去报了班，买了一套钓鱼装备，跟着老师到处钓鱼。

也因为钓鱼，高鸣才知道了香蜜湖。班上的学员大多是男性，他们隔开距离，坐在湖边，彼此也不说话，专心钓鱼。湖岸上有泛白的死鱼，张着嘴瞪着眼，有些人钓上小鱼后，随手扔在一旁。高鸣看到后，想，“好不容易上岸了，却over了”。

他想，人就像这条鱼一样，一个劲儿想要钩，一门心思想上岸，最后却为财死，为食亡。

他还想到菜市场砧板上的鱼。一刀下去，头身分离，一板的血水，鱼嘴却还在动，一张，一合。

湖面安静，四周环绕着高楼，坐在堤坝上视野倒是开阔，过山车的钢架像是水里长出来张牙舞爪的沉默的怪物，高鸣曾以为可以“什么也不想”，这样的场域却带给他新的刺激。脑袋里闪过上钩的鱼，岸上的鱼，砧板上的鱼，还有他这些年的零碎记忆。比如住在城中村时，对面那个被包养的年轻女孩，每天对着电视跳健美操的背影；比如小时候学画画时反复画下的美猴王；比如有一个女人打开一把伞，里面全是蟑螂的画面……每次钓鱼，短则2小时，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天。

制片人王磊来深圳找高鸣喝茶，他们相识多年，老友自然意识到高鸣的不对劲。他对高鸣说，“我看过你之前的作品，都很好，为什么不再试试？”在王磊的鼓励下，离开这个圈子近十年的高鸣，重新开始写剧本。“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王磊）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影片里，香蜜湖是小东和园园相遇的地方。园园往湖里放金鱼，小东看到

后告诉她，“你每次放的鱼都会死。”小东后来将金鱼捞起来，用鱼缸盛着，放置在庙里，拖庙堂的保安朋友看管。

而小东和杜鹃在一起时，鱼多是出现在厨房的水槽里、饭桌上。

《回南天》是一部极为个人化表达的影片。高鸣揣测，年纪大一点的观众会更有感觉，如果是没有经历过困境的年轻观众可能相对难有共鸣。他认为自己当下处在影片中龙老师的那种状态——很多东西想说，但说不出来，又还没死心。

高鸣已经做好准备，“《回南天》一定是两极化的一个电影，喜欢的人会超喜欢，不喜欢的人会超级不喜欢。”今年年初，《回南天》在鹿特丹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首映，并拿下了第21届全州国际电影节最高首奖，但是在今年FIRST青年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年轻的观众看完后，豆瓣评分跌到5.8分。影片因为高度个人化的表达带来的问题是可以被讨论的——是否在堆砌意象，表达是否过于刻意——但电影之外，《回南天》意外地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都发挥作用——对于深圳这座城市变化本身的记录，对于导演本人的自救。

香蜜湖在影片拍摄不久后，因为城市改造，区域被封闭起来。5年10年后，这里会生长出崭新的城市模样。而高鸣也因为《回南天》重新回到电影领域。在这之前，他已经8年没有看过一场电影。当年和他同期的独立导演，都已经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纪录片导演吴文光曾经问起过高鸣当时手上的另一部纪录片《满天星大酒店》。吴文光看过粗剪版，很喜欢。第一年，他问高鸣，片子剪出来了吗？高鸣回答，没有。第二年，吴文光又问，高鸣的回答还是没有。第三年，吴文光对高鸣说，“你这个片子有那么难吗？那么难的话你给我，我来帮你剪。”高鸣语

塞。第四年，吴文光不再问了。

投身商场的高鸣无暇顾及电影。当时高鸣想，先赚钱，赚了钱再拍电影。

拍完《回南天》后，高鸣打电话给吴文光，“吴老师，我现在做了个剧情片叫《回南天》。”然后高鸣继续带有自嘲般地解释，“这么多年我没有去做片子，心里会有一些遗憾。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10年的生活里面，我经历了很多做片子经历不到的事，积累了很多关于人生的其他的经验。”

吴文光毫不客气地说，“你积累了个屁。你浪费了人生最重要的十年”。

高鸣聊到这，眼睛红了。他似乎承认了这种浪费。这十年，可能是高鸣人生一场漫长的回南天。他在生意场里胶着，看着同辈的电影人一部一部出作品，人生的回南天终于在2018年，因为《回南天》结束。《回南天》入围了鹿特丹电影节“光明未来”单元后，引发了一场关于“南方新浪潮”的再讨论。但是对于什么是“南方新浪潮”，是否真的存在“南方新浪潮”，还需要高鸣和其他电影人，用更多的作品来佐证。



白石洲的电线杆。



城中村里电线交错，高楼密集，是城市的原始森林。

2019年春节，潮汕，澄海。一年一次的夜间游神活动，村里的年轻人抬着神像巡游乡里，按照传统，在观众最集中的路段，游神的年轻人必须将神像高举过头顶，快速奔跑而过，展现速度、体力和意志力。（摄影/黄勇哲）





2018年，广东揭阳，村里游神民俗活动前，
一个怀里抱着神像的小孩。（摄影/曾戈）

我的家乡在潮汕平原的一个小镇上，这里地处粤东地区，素有“海滨邹鲁”之称。家乡所在的澄海是著名侨乡，也是玩具之都。这里背山靠海，虽是“省尾国角”，却天然带有些外拓的冒险精神。清代年间，潮州地区与南洋通航，“红头船”由樟林港出发，耕读传家与远渡重洋，奇迹般地在此地交汇。我眼中的家乡是“厝边头尾”、潮汕民俗、乡音俚语、贩夫走卒，是祠堂、宫庙、街巷、榕树、稻田，更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所构成的礼俗社会。在这片“文野相间”的土地上，传统与现代并存，古雅与野性同在，这里要写的，是潮汕的生猛一面。

潮 汕

“ 生 猛 ”

二 三 事

文 林培源 插画 Eve-3L





林培源

青年作家，广东汕头澄海人，代表作《南方旅店》《以父之名》《小镇生活指南》。

“透风台”

东南沿海多台风，潮汕尤甚。这里的人称台风为“风台”——典型的潮汕方言“倒置”说法，类似的还有“人客”（客人）、“鸡母”（母鸡）、“闹热”（热闹）等。“刮台风”在潮汕话里又叫做“透风台”，《说文解字》将“透”字解释为“跳也，过也”。一个“透”字，形象生动，有风力穿透、所向披靡之意。

台风频仍，便有了台风季节。台风即将登陆的关节，空气如同蒸锅一样闷热难耐。收音机、电视台轮番播报更新最新气象信息，小时候听得最多，是主持人一口标准的汕头腔：“中心风力x x级”“中心气压x x x百帕，风速x x米/秒”……台风的路径、走向、登陆地点一时间成为厝边头尾热议话题。此时，最为挂心的当属水产、海产养殖户，以及落海捕捞的行船人。渔船返回内港，渔民歇业回家，牛蛙棚上遮光网收起，普通人家，也早早在台风到来前未雨绸缪，检查窗户是否锁紧，门口花盆移进厝内，忙忙碌碌，也是一番景象。

潮汕地区有过一段惨烈的抗台风史，那是1969年7月28日的“牛田洋风暴潮”。台风所到之处，屋舍毁坏，牲畜遭殃，光是汕头市就死了一千多人。年幼时，我常听父母聊起这场台风。当年母亲兄弟姐妹几个还小，台风冲决了堤坝，海水倒灌进来，乡里人逃难般上山躲避。那年代，家家户户养猪，猪不似鸡鸭鹅可以搂在怀里抱走，逃难时顾不上，只得忍痛。不料有头家猪竟冲破了猪寮的栏杆，跑着游着，随人们上了山。母亲说，那次逃难途中，三姨妈跌落水坑，幸得路人搭救，这才捡回一条命。台风过后，海边人踩着深深浅浅的水，一路走来寻找丢失的船只。

懵懂年月听母亲诉说起这段经历，觉得很神奇。好像听到的不是真实历史，而是虚构故事。直到亲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台风，方知母亲所言不假。

九十年代初，我们家住的还是平房，三个房间，一个正厅，大门开在一侧，进门右手边有天井，晴天时日头朗照，天井的存在利于采光，即便屋子最里的房间也通透、敞亮，平时下雨，雨水从天井落下，部分注入水井，部分顺着下水道流进水沟。“透风台”时节，天井的存在是个危险。为防台风裹挟的雨水灌进厝内，父亲买来太阳布——那是一种红蓝白相间的塑料布，具有防晒防水功能——用聚丙绳系紧四个边角，捆绑在“水泥桶”上（说是“水泥桶”不甚准确，那是用水泥

浇灌在油漆桶里，中间留圆柱形的空心，平时用来固定晾衣杆的），拉直，遮住天井。天井盖得严严实实，雨水一来，太阳布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有一年台风来势汹汹，父亲料理完牛蛙池的防风工作，急冲冲驶摩托赶回家，他穿着雨衣，抱起楼下的一卷太阳布冲上天台，母亲帮忙，两人忙活一阵，不抵狂风乱吹，又喊来邻居帮忙，待到三人遮好天井，不料楼梯间上的铁皮棚被狂风整个掀起，楼梯间一时无遮无拦，雨水哗啦啦直倒进来，顺着楼梯，瀑布一样注入家中。我和姐姐还有妹妹，吓得鬼哭狼嚎，躲在房间的眠床上瑟瑟发抖。

那一场台风究竟是如何收场的，早就印象模糊了。记得台风“歇戏”后，父亲加固了楼梯间。待到1999年末，我们家盖了二楼和三楼，此后再也无发生类似灾祸。

“营老爷”

潮汕地区民俗繁多，最热闹凶猛一项，非“营老爷”莫属。“老爷”是潮汕人对神明的称呼，“营老爷”即“游神”，是游神赛会的潮汕话叫法，一般发生在正月、二月期间。“营”字做动词使，有巡游、回绕之意，指的是将神像从宫庙里抬出来，敲锣打鼓，绕乡游行，保佑一方水土平安。抬老爷轿的皆是青壮年，和游神一起的，自然还有“营灯”“营标（旗）”“营锣鼓”等。

营老爷的民俗遍布潮汕各地，不同乡镇惯例各异，在我们盐鸿镇，又分出两种形式。我们镇下





辖两个乡，由八个自然村、一个社区组成。两个乡一个叫盐灶，一个叫鸿沟，各取一字，合并起来即为镇名。同样是说潮汕方言，两个乡的口音颇多不同，盐灶乡杂姓而居，鸿沟乡村民皆姓林。到了正月里营老爷，盐灶乡敬妈祖，兴的是“拖神”，一般是正月廿三前后。鸿沟乡敬的是三山国王，兴的是“走老爷”，一般在正月初十、十一两日。“走”在潮汕方言里是“跑”的意思，“拖”即“抢”，拖神和走老爷，是营老爷这种民俗祭祀活动颇为特殊的地方形式。

每年正月初十，我们乡“营老爷”时，常有仇家寻衅打架的事情发生。我读初中时，学校里有个刺头与人结仇，游神当天，遭一伙“歹仔”围堵，只身无援，险些被捅死。但更为暴力的事，则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政府推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政策，学生在学校里，上课喊口号，校长做报告，宣传科学真理，势必与游神赛会等封建迷信抗争到底。那年正月初十，大批的民警、武警和当地派出所组成综合执法队伍，下乡镇压游神。鸿沟乡民不肯罢休，很快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警民冲突，警车被人掀翻在地，有执法人员被逼得无处可逃，转身躲进国王大庙里，外边有人点燃“企脚铳”（一种大型炮仗）扔进去，霎时间轰隆作响，把人炸得哭爹喊娘……我那时还小，骑在大人肩头，站在宫庙前水泥埕拥挤的人群里。有人高喊着口号，朝警察扔去石头，石头撞击头盔，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动——多年后，我将这样的记忆，写进了小说。

和“走老爷”相比，“拖神”更为远近闻名。这

项民俗活动源自一个传闻——相传乾隆年间，有一穷苦汉在海边捡到顺水漂来的一尊神像。潮汕人称这样的神为“水流神”，若是遇到，定要香火膜拜，但这位穷苦汉并不关心“水流神”，愣是将神像推回海水中，没想到神像好像长了记性，黏上他了，每次推下水，总是漂回来。穷苦汉无奈，只好将它拉回到乡里供奉起来。这年正月里抓阄，轮到穷苦汉出钱游神，但他家徒四壁，哪里出得起？他左右寻思一番，最后半夜出逃。临走前，为了泄私愤，他将神像拖去埋在海滩边。后来，这位穷人在海外发了大财，返乡时又将神像挖出，并借此与乡人道清缘由。自此之后，乡人认定，神像喜被拖，越拖越喜庆，于是衍化成为一项民俗保留下来。时长日久，一句“盐灶神——欠拖”的歇后语便流行开了。

小时候每到正月，我们乡的“走老爷”过完，大家就盼着隔壁乡浩浩荡荡的拖神活动。待到社日当天，四邻八里的人们结伴而来，三五成群，手臂系布条、额头围头巾做标识，冲破拥挤人群的围堵，与抬轿护神的一方展开激烈争夺。别的地方敬神明，对神像虔敬、爱护有加，但盐灶这里的“拖神”却大有不同。拖抢越是热闹，越代表了地方上的兴旺。谁能抢到神像——哪怕只是神像身上系着的一块布、插着的半根榕树枝，都会带来好兆头。护神的人光着膀子，身上涂了油，神像绑紧在轿子上，护神者手擎一簇点燃的香支，吓退抢神者。奇怪的是，在这个被誉为“全中国最暴力血性的民俗”上，从未听闻过有人受伤，或被香支烫到。

高中前，我在镇上读书，每年正月拖神日，我们乡这边的学校总有学生逃课，跑去隔壁乡看拖神。两个乡自古以来有通婚传统，沾亲带故者众多。因此，正月初十、十一，盐灶的亲友来鸿沟“食桌”、看“走老爷”，轮到拖神时，再邀请亲朋好友过去看“闹热”，礼尚往来，围观拖神的人听别人劝告，当天千万莫穿新鞋，不然非要给人踩掉。活动过后，依旧遍地狼藉，丢鞋者大有人在。我从未亲眼目睹过“拖神”，倒是在邻居杂货铺播放的录像带里看过这一火热场景：看拖神的人男女老少，挤挤挨挨，土埕周边的房屋、矮墙、楼顶上全是乌泱泱的人头，呐喊声、喝彩声、尖叫声此起彼伏，堪比大型斗殴现场，看得人血脉偾张，直呼过瘾。扛“录像枪”（摄影机）的师傅四处寻角度，只为拍下激烈场面，制成录像带（后来是VCD、DVD）贩卖出去。外出“过番”的华侨归国省亲，回去时捎上一盘拖神的录像带，漂洋过海，以寄乡愁。

“薄壳米”与“腌海鲜”

提起潮汕美食，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牛肉火锅、卤鹅、砂锅粥等。潮汕人讲究吃食，饱餐一顿后喝上几杯功夫茶，再惬意不过。这其中，海鲜的吃法也有门道。潮汕地区拥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海产生鲜常年不断，由此衍生出独特的烹饪方法，追求的是“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这点，颇受闽粤两地饮食习惯影响。

我们镇背靠莲花山麓，濒临南海，以水产养殖为主，盛产大蚝、薄壳（海瓜子）等海产品，其中的薄壳尤为出名。薄壳如其名，外壳薄而脆，呈黄绿色，内壳光滑，犹如上了釉的陶瓷，薄壳米指的是薄壳的肉，因形似米粒而得名。薄壳一般长在高盐度的潮间地带，彼此间以足丝相连，“扎堆”在海滩泥水之中，因此，薄壳从海水中捞起，常是一大串，带着泥沙，吃之前，需要反复冲洗。每

年七八月间产出的薄壳最鲜嫩最好吃。

薄壳有多种吃法，炒薄壳、烙薄壳烙、薄壳米炒韭菜是几样典型代表：炒，用的是未脱壳带肉的薄壳，洗净泥沙，壳肉相连，炒时要急火猛炒，火候掌握不好，薄壳米脱落，吃起来不“够力”（给力）。炒薄壳时必然要放蒜蓉和“金不换”（九层塔、罗勒的别名），薄壳的鲜甜，加上金不换的香气，简直人间佳肴。普通人家在薄壳米上市的季节都会尝鲜，薄壳炒得好不好，不啻为考验潮汕女人厨艺的一道标准。最高境界是薄壳米熟了，但壳肉相连，吃的时候，薄壳米落肚，薄壳堆在餐桌上像座小山。所以潮汕民谚中也有“食薄壳找不到脚屐”或“食薄壳找不到奴仔”这样的说法（形容丢下的薄壳多到足以将鞋垫或小孩淹没），足可见潮汕人民对薄壳的痴迷了。

烙，也是正宗吃法，类似闽南一带的“蚵仔煎”，但薄壳烙眼神更深些。其妙处在于烙使用的薯粉，水和粉的比例必须精准调配。水加多了，烙出来的薄壳烙太稀，吃起来没味道，过于稠了，吃起来又容易腻。调好了薯粉，用筷子在碗盆里搅拌，将带肉的薄壳放入其中，开火热油，薯粉烙熟了，整体成黑褐色，薄壳藏在其中，薯粉表层微焦，吃时既有薄壳的鲜甜，又有薯粉的外焦里嫩。壳去肉落肚，呲溜一声，再享受不过。

最后一种吃法，用的是脱壳了的薄壳米。我们镇上时兴“打薄壳米”，一道又一道工序，繁复讲究，是项需要巧劲和体力的活计。薄壳米比薄壳贵的地方，就在耗“工力”。打薄壳米，要将薄壳浸泡

在木桶中，用特制“薄壳绞”（一种竹制的曲尺形工具）不断搅拌，从而达到脱去足丝的目的，这一步，也称“脱丁”。脱丁后的薄壳，倒入滚水（开水）中，用长竹耙在大鼎（大锅）中戳洗、翻搅，开水一滚，薄壳米浮上水面，薄壳沉入水底。打得好不好，要诀在于“阴阳火”，配合竹耙搅拌，壳肉才能顺当分离。

镇上有家酒楼，专门经营薄壳米宴，打的招牌用潮汕话念起来像句顺口溜——“是米不是米，x x薄壳米”。因为美食节目曾来拍摄过，薄壳米宴声名远扬，常有人不辞舟车劳顿，前来品尝。吃薄壳米宴之前，观看打薄壳米，灶间热气腾腾，场面热闹生猛，自由一番趣味。

生在如此地方，除了“食薄壳”，我最喜欢的，还有腌海鲜。

所谓腌海鲜，当然是生鲜海鲜，譬如腌血蚶、腌虾姑（濑尿虾）和腌青蟹等。

外地人没吃过如此生腌海鲜，想起来定会觉得不卫生、难以下咽。但吃过的人，无不被这道美味击中，吃了还想吃，犹如中毒。拿腌血蚶来说，血蚶一定要活的，市场上买来，先养在水盆中让血蚶吐掉泥沙。血蚶开口吐肉，手一碰，便迅速合起来。小时候我们最喜欢拿手指头去戳血蚶，看它们开口闭口，一张一翕，甚是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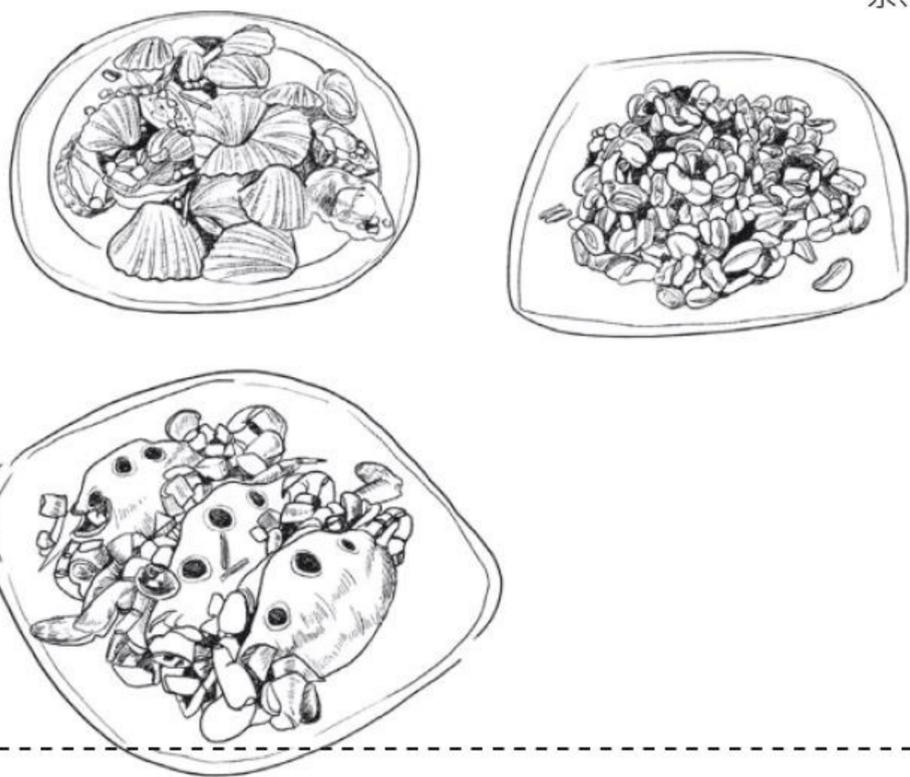
血蚶最好是生腌，洗净了泥沙的血蚶，起锅烧水，待水一开，便将整盆血蚶倒入滚水中，半分钟左右即可捞起沥干，如若掌握不好时间，血蚶烫熟了，口紧闭，一来难以撬开，吃起来，也就没有那股生鲜味道了。烫好的血蚶半生不熟，流着鲜红血水，可以沾蒜蓉醋吃，也可淋上调制好的酱汁，腌上半天再享用。

逢年过节，血蚶是待客的美食，吃得满手湿淋淋，最是过瘾。

除了血蚶，腌蟹也叫人馋嘴。小时候，街头巷尾常有人吆喝，卖些咸菜菜脯。我们乡里有个中年妇女，是个讨海人，早晨卖咸菜菜脯的同时，也卖腌蟹。她家用的是小小只的螃蟹，蟹壳呈黑色，又薄又软，买来的腌蟹装在塑料袋中，酱汁里有姜葱蒜盐、芫荽、鱼露、辣椒、酱油的味道，闻着真叫一个香，吃起来咸淡适宜，就着白糜（白粥），再开胃不过。

小时候，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从田间地头，到池塘沟渠。在我看来，乡间才是潮汕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从这里走出的人，总也忘不了那些正宗、古旧又充满乡野气息的味道。

潮汕的生猛说不完，以上二三事，可见一斑。



林培源的新作《小镇生活指南》是一部潮汕故事集。养蜂人、裁缝匠、制棺人、庙祝、神婆、盗贼、越南新娘、卖菜老妇、单亲妈妈、失孤父母……10个小人物的故事里藏着独特的潮汕文化和民俗。





青年生猛

广东坐拥广州和深圳两大城市，在“胡润30岁以下创业领袖榜单”的总量上以79位超过了上海，位居第二。

■ 深圳上榜59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平均年龄为28.3岁，男性48位，女性11位

■ 此外，广州上榜16位，佛山上榜2位，珠海上榜2位。

■ 广东省上榜创业领袖中，先进制造领域共23人，占比

29.1%，远高于整体榜单的占比15.8%，新零售领

域，11人，占比13.9%，高于整体榜单的9.2%。

汽车交通领域，3人，占比3.8%，高于整体榜

单的2.1%

■ 广东省79位创业新贵的平均年龄为

28.24岁，主要集中在28-30岁区

间，其中年龄最小的是23岁的

肖雪华，其公司总部在深

圳，他是教育行业中国留

学生论坛的主席和创

始人。

数据来源 胡润2019

年30岁以下创

业领袖榜单



电商生猛

2019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4.81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10.63万亿元，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达5125.65万人，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达1862.1亿元。

■ 地方分布上，2019年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总额排名前五的省市为：广东省、浙江省、河南省、上海市、天津市，其中广东省的总额远超过其它省市。

■ 城市分布上，前五的城市为：东莞市、广州市、深圳市、宁波市、郑州市。

■ 2019年各地网络零售规模持续增长，在东部地区，广东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三，合计达51.93%，占比分别为23.76%、16.54%、11.63%，其中广东省的总额远超过其它省市。前五的城市为：东莞市、广州市、深圳市、宁波市、郑州市。

数据来源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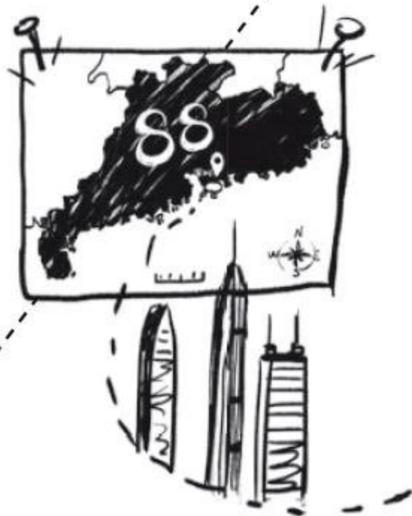
创新生猛

《2020中国上市公司创新指数报告》，广东省有88家入围，占比逾15%。

■ 从行业分布来看，入围企业数量占比名列前三甲行业分别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医药制造业，三者所包含的企业数量占总体样本将近三分之一；从区域分布来看，广东、浙江、江苏再加上北京和上海，占整个样本比例接近六成。

■ 在创新指数前500强企业中，来自深圳的企业有43家，占比8.6%，仅次于北京，排第二；在创新效率前200强企业中，深圳有12家，占比6%。

数据来源 《2020中国上市公司创新指数报告》





直播生猛

2019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达到4338亿元，预计今年有望突破9000亿元。《2020淘宝直播新经济报告》则显示，广州是淘宝第二大直播之城，淘宝主播数量仅次于杭州，占比7.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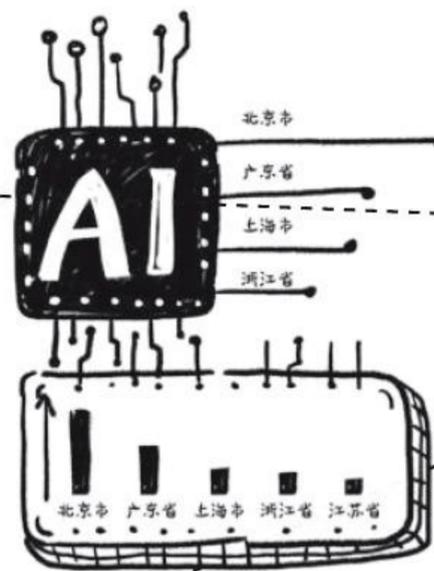
- 在淘宝直播、抖音、快手平台上，广州主播共计有12.34万人。
- 今年2月以来，广州淘宝直播商家激增4倍，开播场次居全国第一；广州看播人数和购买力均居全国第一。
- 淘宝6月数据显示，广州已经成为全国开淘宝直播商家最多的城市。3月到5月，广东新增主播数同比增长超6倍。
- 今年6·18首届直播节期间，广州直播数量达10万场。

数据来源 《2020淘宝直播新经济报告》

AI生猛

- 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和浙江省，占比分别为43.2%、16.9%、14.9%和8.3%。
- 从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区域竞争力指数综合排名看，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在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的发展上排在第一梯队，分值分别为90.1、42.8、28.5、25.9和18.1。

数据来源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两份重量级报告》



生猛 CEO

50位上榜CEO的平均年龄在54岁，管理公司平均市值为3654亿元，其中女性CEO有4位。

- 广东成福布斯中国最佳CEO高产地，共有15位公司总部在广东的CEO上榜，其中深圳10人、广州1人、佛山2人、珠海1人、东莞1人。前10中，有5位CEO都来自广东公司，其中排名最高的是腾讯控股马化腾，榜单排名第二。数据来源 2020福布斯中国最佳CEO榜



形容一下创业这些年

从问号到句号再到叹号, 一个曲折上升的过程

城市画报: 你眼里的南方创业环境。

李天驰: 深圳的创业环境里, 圈子文化较少, 大家会更愿意踏实去做事。并且深圳在落户上有很好的政策, 任何一个满怀梦想的年轻人在深圳都能找到自己的落根之处。在整个大湾区, 深圳所处的位置也决定它能够去吸收周边其它城市人才的好处。

城市画报: 创业期间做过最“生猛”的决定是什么?

李天驰: 创业之初特别生猛地放弃学位回国。

城市画报: 为什么会想到将编程与少儿教

育联系在一起?

李天驰: 2014年, 我去欧洲参加一个峰会, 看到一个公益组织带着小朋友编程, 我觉得提前培养孩子有对数字世界思考、面对数字化社会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城市画报: 分享一些创业期间的解压方法。

李天驰: 打篮球。

城市画报: 对青年创业者的建议。

李天驰: 我受到互联网大佬的启发“花大量的时间去想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再花大量的时间把这件事情做正确”。

编程猫 创始人兼CEO

李天驰

■ 年龄 30

■ 公司名称 深圳点猫科技有限公司

■ 创业时间 2015年

■ 公司创立时间 2015年3月



五个词形容一下创业这些年

积累 / 忍耐 / 幸运 / 创新 / 信仰

城市画报: 你眼里的南方创业环境。

王锐旭: 我是汕头人, 潮汕人骨子里重商、崇商。南方凭借毗邻港澳台和政策的扶持等得天独厚的优势, 多年积累沉淀, 遇上互联网时代, 机遇很多, 好比当时我创业刚好赶上双创时代, 那时学校和各级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支持, 企业才能发展顺利。

城市画报: 你认为“生猛”的企业有什么特点?

王锐旭: 一个生猛的企业有两点, 一是发展飞速, 二是野心勃勃。九尾在7年间, 把“兼职猫”从一个小APP打造成为兼职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平台, 是发展飞速的; “野心”上我们不断布局灵活, 用工生态链的孵化, 希望打造一个大的“产业生态链条”, 未来成为灵活用工企业服务领域的领航者。

城市画报: 分享一些创业期间的解压方法。

王锐旭: 我觉得创业期间最重要的解压方式就是分散注意力, 因为创业的过程中其实是很难很快看到成果的。其次是劳逸结合, 比如周末和朋友打篮球, 偶尔去旅行放空。

城市画报: 对青年创业者的建议。

王锐旭: 第一是尝试和积累, 我很早就开始尝试创业, 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创业所需的经验和资源。第二需要很强的意志力和承受力。当时在创立现在的公司的时候, 我们就给公司取了个名字叫做“九尾科技”, 是取自诗经中的“灵动九尾, 坚定无悔”, 我们认为创业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情, 更多时候考验的是你在逆境中的承受能力, 只有内心执着、目标明确才可能胜利。



■ 年龄 30

■ 公司名称 广州九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创业时间 2012年

■ 公司创立时间 2013年6月

九尾科技创始人兼CEO

王锐旭

深圳市丰农控股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CEO

闫子铜

- 年龄 36
-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丰农控股有限公司
- 创业时间 2014年
- 公司创立时间 2014年3月



五个词形容一下创业这些年

初心 / 愿景 / 拼搏 / 坚持 / 使命

城市画报: 你眼里的南方创业环境。

闫子铜: 我眼里,南方的创业环境更友善,更健全,一方面南方高新技术产业园相当密集,而且科技实力、人才资源都较为丰富,为创业奠定技术与人才优势;另一方面,南方政府会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及给予资金、技术支持,像我们公司所在的深圳市,政府每年都会推出多项政策红利,不断调整投资创业的制度性成本,帮助企业减少创业成本,降低创业风险。

城市画报: 分享一些创业期间的解压方法。

闫子铜: 我的解压方法很简单,每年抽上1个月的时间去农村走走,跟农户聊聊天,看看农村的市场行情以及农村环境变化。走访的时候,我会感觉整个人非常放松;我还会去发达国家观摩国际农场,了解前沿农业技术以及未来农业发展方向。

城市画报: 对青年创业者的建议。

闫子铜: 无积累不创业,创业之前一定要有资金、人脉、资源的积累。一定在基于了解行业的基础上再创业,否则很容易失败。

五个词形容一下创业这些年

责任 / 迷惘 / 富有希望 / 有进步 / 有待进步



- 年龄 22岁
- 公司名称 深圳莓什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创业时间 2016年
- 公司创立时间 2018年3月

深圳莓什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CEO

色阿

城市画报: 你眼里的南方创业环境。

色阿: 我做性教育一开始是想做纯公益方向,后来发现纯公益太难,无法持续下去。得益于深圳的创业环境,我们团队走向了社会企业,以一个比较先锋的方式和道路,用商业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深圳良好的创业氛围,提供了很多商业的思维跟视角,让我们可能比其他的公益机构更早知道规模化跟规范化的必要性,还有数据化驱动等。

由于政府牵头举办各种创业比赛,主办方、校方和创业园的积极配合,投资人们也非常乐意当导师,给年轻人提建议,在这里,年轻人创业不会因为年纪小或者资历不够,就受到一些排挤或嘲笑,能感受到大环境对年轻人创业的尊重。

城市画报: 你成为“生猛创业者”的过程中,哪些因素你觉得是必不可少的?

色阿: 我一直在坚持线下讲座,其实线下讲座是吃力不讨好,不盈利,成本也高,但只有线下,如入校讲座,才能突破了大家的认知圈子,带给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或认真想过“性”问题的青少年一次启蒙。

城市画报: 对青年创业者的建议。

色阿: 学会求助。做企业,你不可能懂所有的事情,必须要学会求助,例如求助其企业或前辈或者是自己的员工、团队的成员。

城市画报: 分享一些创业期间的解压方法。

色阿: 看电影,和朋友聊天。

(文 陈斐仪 林可依)



2018年，暗夜里的白鸽。（摄影 / 曾戈）

生活不是只有挣钱，生活要像海里的鱼。

——五条人《心肝痛》



马原在六十岁那年开始回到童话，为自己建了一座书院，命名为「九路马堡」，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生活格局。在这座位于西双版纳的「城堡」中，有古树，有家人，还有他大半辈子都在「打交道」的人鬼神。

「我今天的生活格局就是建一家书院，建一座城堡，用我的第二个故乡姑娘寨的过往、今天和我想象中的明天，为它树碑立传。」

夜幕降临之际，马原的妻子李小花、马原和艺术家吴啸海（从左至右）在露台上听着演奏。



马原：城堡的主人

文 邹露 夏阿怪 图 《文学的日常》剧照

“湾格花原”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马原的生活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他依旧和往常一样，在院子里清扫叶子，在家里陪妻儿看电视，在自家书院里安安静静地看书，正如纪录片《文学的日常》所呈现的那样，他大部分日常并非写作，而是实实在在地生活。经常有老朋友很认真地问马原：寂寞不寂寞，无聊不无聊？他的回答永远都是：“我哪来的空啊。”

在位于西双版纳姑娘寨里，马原既是城堡的建造者，同时也是一名劳作者。早晨七点半，马原一家三口便来到书院后面的森林爬山，来回五千步——这几乎成了他们每天的必做清单。家里的院子很大，树木丛生，单是将院子里的落叶清扫干净，马原就得花上至少四十分钟的时间。除此之外，他还要扎篱笆、种地、养鸡，而家里鸡最多的时候竟有100多只，光是打理这些“家人们”就得花上很多时间。马原称自家养的鸡、鸭、鹅为“自家人”，这位已过花甲的城堡主人倒也十分乐意“伺候”这些家禽，而它们则将生下来的蛋作为“报酬”给予马原一家。对他来说，它们也是“湾格花原”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湾格花原”这四个字取意于马原一家的名字——湾，源自大儿子马大湾；格，来自小儿子马格；花，源于妻子李小花；原，则取于自己的名字马原，并以此为名，为小儿子马格写了三本童话。“家对我来说一直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地方”，他十分享受和家人的直接沟通，一到晚上就聚在一块儿看电视剧已经成了这三口之家的娱乐方式，他们一起吃水果，一块儿喝茶——他将这种家庭关系归为“人与人之间原始的关系”，认为这种相处模式更具有魅力，而这也是为什么他对社交网络始终处于相对抵触的心态，“我更喜欢那种传统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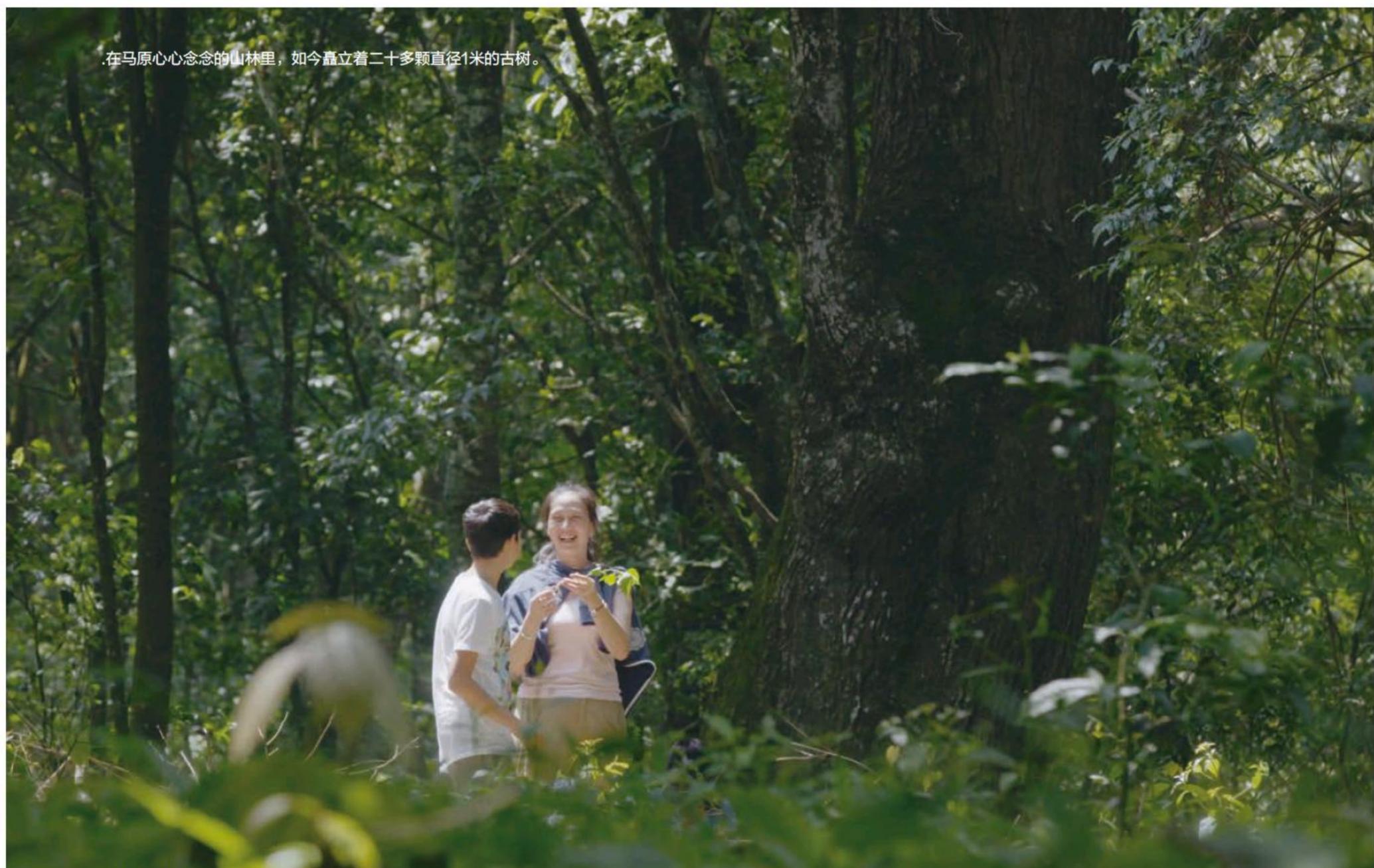
这些年他离群索居，将整个生活重心转移到家庭中，每天都在处理与家人的关系。“这个时候我看很多人因为疫情被动地回到家里，重新意识到家的重要性。”他回忆起央视多年前的有一个公益广告，展现了一家人坐在一起，隔着三米远的距离却互不说话，只顾着低头玩手机的场景——家人作为一种传统关系逐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永远在线”的赛博关系。他坦白地说自己并不喜欢这种方式。也正因如此，他在2016年11月因记不住密码而丢失微博之后，直到今年3月31日才将其找回，期间他并未感到任何不适，他笑：“微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那么多方便，我居然一丢就是三年半。”



位于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处在云南的最下角，紧贴着缅甸，是哈尼族傣尼人的聚集村寨。



在马原心心念念的山林里，如今矗立着二十多颗直径1米的古树。



很多朋友都知道，留着马原的电话也是白费功夫，因为他平时在“湾格花原”劳作时压根儿就不带手机，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微信他都看不到。找到马原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找花姐，也就是马原的妻子李小花。“我对网络没有那种依赖，它们对我也的确没有那么要紧。我比较落伍，和这个时代还是有严重的脱节。”说罢，他带着一丝骄傲的语气对我说：“但是最近我已经学会了用手机付账。”

逃离上海

城堡并非一日建成。如果硬要将马原的人生分为上下两部，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马原生了场大病。得知病情后，他断然放弃治疗，将上海的房子卖掉，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到海南，在简陋的房间里，他几乎不看新闻，也不打电话，停了二十多年的笔又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几乎不太以专业名词形容染上的病，而是将其称为一个“坏东西”，认为“一场大病是老天给人类最好的会诊”。

大病后，他的思考更偏哲理，“我开始面对我马原的生与死。每天面对自身的生死时，尽管本来不是哲学家，但其实已经被哲学化了。作为一个重病患者，我会在剩下的时间里努力去把自己所拥有的时间用好。同时我也会想，虽然这场瘟疫对我的意义并不那么直接，但对人类的意义又何尝不像我得一场关乎生死的大病的意义呢？”他将这次疫情类比于加缪笔下的“鼠疫”，并这样解释——在此之前，对于人们而言，它更多是一种缺乏触感的象征意义，然而疫情到来之后，瘟疫二字一下子具有了时代意义，成为了全体人类不得不去面对的实体。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会重新回到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上，开始反思价值与出路。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逃离上海前，马原被迫在这样的商品逻辑下运作着自己，无论他是否愿意，在肉身已经镶嵌在社会大机器的情况下，确实难以实现真正的人之自由。

生病之前，他写过小说，做过记者，也教过学生，甚至还做过两年的房地产开发商。在上海待了十几年，他始终没能融入这里的环境，也喜欢不起来。他也曾在公司做高管，收入高达七位数，但很快就将那份工作辞掉，他并不知道自己要那么多钱干嘛，而高薪水也意味着高强度工作——他并不认

为这一切是值得付出的。

2011年，他从海南辗转到云南，来到西双版纳南糯山姑娘寨，建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城堡的书院里头，他给自己喜欢的世界名家建了一个个屋子，这里有托尔斯泰，有雨果，还有他最崇尚的纪德。

远离人群后，与其说回到了小说的世界，不如说他终于回到了生活本身——一种最朴素的状态。“没有什么外部力量促使我过这样的生活”，显然他和同行对于生活的理解已经拉开了距离，他们大多已经是当地文学的泰山北斗。他所讨论的日常也远异于他的老朋友们——独居在山上，没有那么多应酬，甚至连邻居都不多。

别处就在姑娘寨

在姑娘寨的大山上，马原最终实现了心之向往的自由生活。少年时期，他爱读《瓦尔登湖》，一直很羡慕梭罗那样的生活。几十年过去，他回望自己的人生，并不感到有什么遗憾，“虽然我没有励志去写一本马原的《瓦尔登湖》，但我还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完全不亚于梭罗的生活。”

在马原构想的城堡中，不仅有书院，有家人，还要有神性的存在。

“生活在别处，别处就在姑娘寨。”2018年出版的《姑娘寨》，是马原的精神自传体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从上海跑到山上来生活的马老师在姑娘寨隐居时遇见的各种奇闻逸事。在小说描绘的世界里，他遇见了四百多年前姑娘寨的先民，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是寨里的末代祭司——在祭司制度消失的六十年后，他如同神仙一样，又突然出现在姑娘寨里，并为村民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这个小说就是我的白日梦，就是我遇到的今天的姑娘寨的生活。”



马原如今和妻儿定居在南糯山姑娘寨，过着悠然自得的乡野生活。

巫师和祭司是沟通人界和冥界的媒介人物，在这些职业逐渐陌生化了的现代社会里，马原将小说家这一职业看作是当代的巫师，沟通着神界与人界，并借以虚构的力量，在小说中遇见神秘领域的人鬼神——他称之为一种特殊的生命方式，一种古老的遇见哲学。写作成了一种沟通日常生活与神性的伟大媒介。

“我只信奉造物力量和植物智慧。”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有神论者，一辈子思考的命题离不开这个世界的神秘领域。在谈论到古树时，马原的声音突然提高了许多，他毫不遮掩自己对于古树的崇拜，它们在地球上存活了几百甚至上千年，见证过千百回合不同物种的生死存亡，也因此他认为古树是富有灵性的智者。

在山梁顶上，有一片平坦的林地，这是马原心心念念的大森林——人类初始的家园。而其特殊之处在于在海拔1700多米的土地上，挺拔着二十多棵直径一米的古树。由于受气候的影响，这样的古树并不常见，在马原看来，它们都是极为宝贵之物。不过在此聚集的哈尼族傣尼人至今仍保留着土葬的传统，他不知道会有多少古树被锯下来用作棺材的盖板。

他目前最大的欲望便是将这片林地买下来，并做成书院的森林公园。让这片林地成为一个可供周围老百姓休养生息、与自然交融的乐园，“以这些古树的名义，和人类共同享有大自然这份美好。”年近七十的马原，在描述这看似难以实现的构想时，并没有半点儿犹豫，他依旧是那个永远精力充沛、表达欲旺盛的作家马原，只不过此时的他，真正将童话里的城堡付诸于现实。



马原

辽宁锦州人，中国著名小说家，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等，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与余华、苏童、格非、洪峰被誉为“先锋派五虎将”。



城市画报：作为一个作家，你认为写作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马原：因为我的兴趣是在形而上这一层面，所以对我而言，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叫“遇见”。我把我个人耽迷于虚构，耽迷于想象，称之为“遇见”，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或者是一个神秘的概念。我在《姑娘寨》这本书里写到，我遇到了一个特别高大强壮的野人，他们不穿衣服，身体上有很多伤痕。当时我问他多大了，他说叫帕尔马，已经四百多岁了，他是哈尼族傣尼人的先祖。四百多年前，他们从长江以北渡江来到西双版纳。但是不同的人，走相同的路，也可能遇见不同的结果。写作对我而言——其实我是在写作中去“遇见”，它在给我的“遇见”寻找机缘，我在写作的时候才会“遇见”。

城市画报：你觉得说一个好故事必须具备的特质是什么？能否列举三个写好故事的技巧？

马原：悬念，玄机和到位的措辞。悬念是勾起兴趣，玄机是提升品级。一个有玄机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比如说阿加沙克里斯蒂，我们会觉得他的小说里充满玄机。但是读金庸的小说，只要看前边几页就大概知道这是个什么人物，它都是有路数的。玄机用得好的小说并没有路数。我刚才说到位的措辞，其实是说故事要写出神秘感。

城市画报：你对当下写作者的利益分配模式是否满意？

马原：满意，各得其所吧。大多数所谓的畅销书作家，只要他们在畅销书这个意义上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他们就会有非常好的收入。比如说金庸，他的故事都很适合拍成电影和电视剧，那么他当然应该是个富豪。而余华的《活着》，这是价值很高的文学，故事写得很好，但同时他又因种种原因变成了非常畅销的书，有特别广大的读者群，那么何乐不为？这是真的让人羡慕。

因为我写的是“窄门窄路”的东西，我关心的是小众，而不是大众关心的。所以我能用我个人的关心和努力，让我的家庭达到几十年不缺钱的状态，生计和基本需求都能满足，我就觉得这是我最理想的一种人生状态。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同时，又能够很好地兼顾个人和家庭生活，我觉得特别满足。当然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笑话，以我的标准看，一些写得很差的人，因为他们懂得炒作自己，所以知名度和收入变得特别高。我觉得市场化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

城市画报：你会特地关心自己的读者吗？比如说关注他们更喜欢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这样写是否合乎他们的想象？

马原：要考虑，但我考虑的方式和多数人可能有一点差异。我认为再小众的作品也还是有同一兴趣和价值取向的人群。所以我不大会去学金庸，也没去学我特别喜欢的阿加沙克里斯蒂，尽管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喜欢。我觉得人生苦短，我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我感兴趣的领域。所以尽管他们有成功的途径，但我还是把我个人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放到首先考虑的地位。在这方面，这辈子我算是一个脑筋不开窍的人吧。👊



马原为自己建了一座书院，屋顶的书房则是他平时的工作室，这里摆满了他的藏书，堪称一个小型图书馆，他将其称之为“天堂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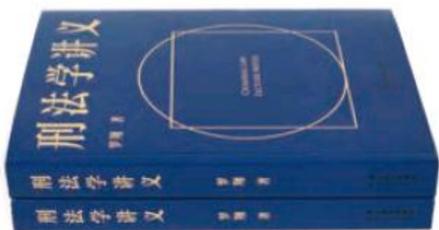
罗翔： 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

文项斯微 图受访者提供

罗翔

湖南耒阳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刑法学、刑法哲学、经济刑法、性犯罪，著有法律普及读物《刑法学讲义》，随笔集《圆圈正义》等。2020年初，因其刑法课视频中所举的案例幽默风趣，意外爆红网络，被称为“一米九的法律男神”。

2020年3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正式入驻B站，两天之内粉丝破百万，引起网友「千军万马追罗翔法考」热潮，被誉为「2020年最速百万粉传说」。视频之外，罗翔始终保持警惕：他接受命运安排的走红剧本，但也时常提醒自己不被虚荣心俘获；他剖析社会热点，但不愿消费他人；他站上娱乐舞台，却只愿传播严肃知识；他以幽默逗笑观众，但也担心泛娱乐化，希望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幽默背后的黑色无奈」。



尽管B站粉丝近900万，刑法学人罗翔对大众来说，仍然很神秘。

透过网上时不时能刷到的罗翔讲刑法视频，我们知道了他是一位爱穿着西装有轻微湖南口音的中年刑法学老师，创造出了“法外狂徒”张三这样的虚构人物，用于法律普及与法考教学。通过他的新书《刑法学讲义》，我们了解到他是北大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日常在学校教书，并且被评为“法大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之一，这也是罗翔本人最骄傲的荣誉。

2019年，有人断断续续将罗翔在培训机构讲法考的视频片段发到网上。视频相当简陋，但罗翔字字珠玑，案件引人入胜：“如果熊猫咬我，快咬死了，我能打死熊猫吗？”“张三戴着一块劳力士，我把他杀掉把表拿走，定什么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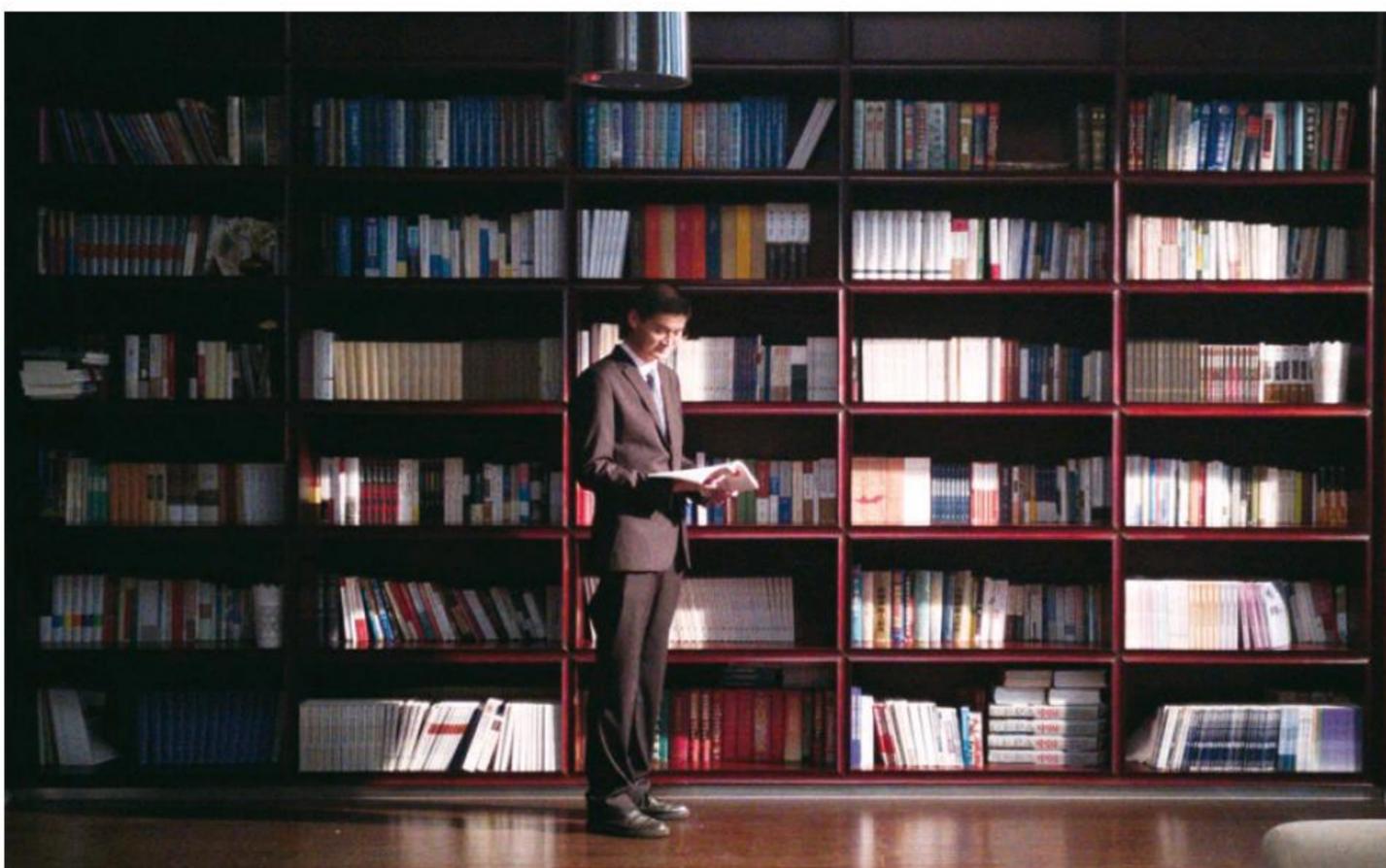
在罗翔的课堂上，张三死去又活来，犯下了堆积如山的案件，偶尔也会充当被害人。“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张三，人性里藏着世界的败坏。”罗翔曾如此说道，他从不回避人性的阴暗面，普法的同时尊重人性。看罗翔的视频，经常是笑着笑着又被他感动了，他讲的刑法总能勾起人内心深处对正义的渴求，甚至引发了全网学习刑法的热情——而在此之前，甚至好多人都分不清刑法和其他法有什么不同。

2020年3月，罗翔正式入驻B站，成为UP主，两天之内粉丝破百万，被誉为“2020年最速百万粉传说”。走红之后，他与罗永浩对谈，与朱一旦合作视频，就差没上李佳琦直播间了。不过对于参加活动，罗翔有自己的原则，“我还是看它跟我的使命是不是契合，有没有传输法治的力量。人生有很多的使命，至少这是我工作的使命。”

上海书展期间，我们在果麦2040书店等来了罗翔。

书店后面的果麦员工食堂的餐桌上，摆着数百本崭新的《刑法学讲义》，等待罗翔签名。晚上，他将去往上海书展为读者签售，这也是罗翔第一次面见众多读者粉丝——不过在罗翔口中，他们都被称为“学生”，就连发弹幕的观众，他也叫称为学生。“不然应该叫什么？网友吗？”

出现在眼前的罗翔非常高，比想象中更加高瘦。他穿POLO衫配西裤皮鞋，将口罩套在手臂上，“我本来想穿西装的，后来实在太热了”。不过，罗翔的西



装翻来覆去也没几件，成为UP主后，他也完全没有置装，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得体就行了”。有时候时间来不及，他甚至会在出差的宾馆里面用手机录视频，因此有些视频背景看上去，相当诡异。

但这些外部的东西，都不重要。

采访前，出版社编辑就提醒我们，罗翔为人谦虚，不经常接受采访，不说假大空的话，连含糊其辞也不会。这些特质，都在采访中一一得到验证。他本人比视频中略严肃一些，言谈中很爱引经据典，这是当老师养成的习惯——可以看得出来，罗翔相当喜欢当老师，也始终把做好老师当作自己的第一要务。

当罗翔的学生应该是件很幸福的事，他有个office time，每周有半天时间欢迎学生来访。他还给自己的研究生开读书会，最近选定的书是柏拉图的《会饮篇》。

“所得皆非所配”是罗翔很爱用的一句形容自己的话。

他在《刑法学讲义》的序言里就写道：“我一直觉得，自己所得一切皆非所配。很多的荣光不过是草船借箭，众人将我不该有的荣誉投射于我。既然登上普法的舞台，就希望能够演好给定的剧本，并从容接受下场的命运。”仿佛站在台上这一刻，他就随时准备着灯光熄灭，围观众人离去。

和其他视频博主不太一样，罗翔的走红确实纯属意外。当学生主动将罗翔培训法考的视频片段放到网上时，不用视频网站甚至当时连微博都很少用的罗翔并不知情。“后来有学生说老师你这东西现在传得很广。我说那行，反正不歪曲就可以，我觉得蛮好的。那之后有时候在路上会有人认出我来，我很意外”。

有一阵，罗翔红到网友都开始讨论起他是否有鼻炎这个问题了，“鼻炎？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咽喉炎吧。”罗翔答。“走红”这样的词，他自己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就是因着这些零零散散的视频，罗翔红了，刑法也被越来越多普通人关注。

在成为B站UP主之后，罗翔依然没有团队，依然设备简单，但是会看弹幕并且和弹幕互动：“会有受教的心，因为有些学生（网友）会指出你的缺点。”

UP主和做大学老师体验完全不一样，但他心态很稳定，并随时警惕着自己的虚荣心。“居高不傲，居低不怨。人生自己能决定的东西很少，95%不是自己决定的。我去年也没有想过今年要写一本这样的书，也没有想过那么多人要来听刑法。现在既然这样了，就很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那就抓紧这个剧本，把它演好。但在演好的同时，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被这种虚荣给俘获，就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somebody，始终要坚持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一个nobody。”

但是剧本演到今天，罗翔注定不会是个nobody。他将我们心中最柔软又最正义的部分唤醒，我们怎么会允许他轻易下场？



城市画报： 你希望看完《刑法学讲义》的人，至少能获得些什么？

罗翔： 我觉得有几个层次，第一，当然是关于刑法知识的一些小小的普及。让大家了解自由的边界，哪些事情是不能去做的。因为有很多事情可能老百姓觉得是稀松平常的，其实是犯罪行为。第二就是法治精神的普及，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地认同法治理念，知道刑法是一种悖论化的存在：一方面刑法要惩罚犯罪，大部分老百姓对刑法的认识就是它是打击犯罪、拿人开刀的；第二，它要限制惩罚犯罪的权力本身，这就叫法治。第三，是一个更加深的设想，当然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就是对人的思维起到一些纠偏的作用。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偏见的。所以我希望关于刑法知识，刑法法治观的思维能提醒我们，正如刑法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要对这种惩罚犯罪的力量进行限制，我们的任何一种观念也是需要接受反驳、接受批评，甚至接受对立观点。这就是一种多元化的思维，而不是那种一元化的思维。也就是能够像古希腊诗人所说的，不要以刺猬之心观天下，就是不要一根筋看天下。要像狐狸那样，纵观天下事，要有多元主义的思维观，避免一元主义的独断。

城市画报： 但要达到第三是很难的。

罗翔： 肯定很难，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我在书里（每节结尾）会提供一些问题，让大家思考。这些问题本身是没有答案的，是开放性的。

城市画报： 那我们只达到第一层行吗？

罗翔： 只获得第一层就浅了一点，至少要达到第二层吧，对法治观念的认同。

城市画报： 你的日常工作是在大学当老师对吗？

罗翔： 我2005年进入政法大学任教，到现在快15年了。副业是法考的培训。其实我副业开展的时间更长。我在读博士时就已经从事这种法考的培训，那个时候叫司法考试培训，到现在已经16个年头了。一个是大学的正常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一个是一种应试化导向的教育。培训以前都是线下课程，只是最近几年才慢慢是网课的形式。

城市画报： 你在学校很受欢迎，最初门可罗雀过吗？

罗翔： 肯定有，我最初到学校的时候，选课的学生很少，甚至曾有一次因为选课学生少致使有一门课没开成。所以我时常会觉得人生很多东西都是机遇，所得的可能很多时候皆非所配，是因为有些老师刻意给你机会，把你推出来。

城市画报： 获得学生的喜爱你有什么经验谈吗？学生一代一代之间会有差距吗？

罗翔： 虽然有差距，但整体来说大部分孩子还是有一颗学习的心。而且人也是有学习能力的，只要你真正地启发他，你就能够把他学习的热情给激发出来。我始终还是认同苏格拉底所说，学习就是一种回忆。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些原初的设置，这些原初的设置中可能就有对公平和正义的普遍渴求。学习就是把这种回忆给你激发出来。

城市画报： 除了基本功之外，你觉得幽默感对教师来说很重要吗？你认为自己有幽默感吗？

罗翔： 有些同学说我有幽默感，也不是刻意训练出来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说出这句话了，可能是一上讲台有一些释放。

城市画报： 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在学习刑法，在刑法之外你还对别的法律感兴趣吗？

罗翔： 人是有路径依赖的，慢慢地你学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就在这个里面深挖了。越学你可能越跳不出这个专业槽了，这可能也是我自己的短板，以至于对很多其他的法律我反而不熟悉。包括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一些拆迁的案子、结婚离婚的案子、房屋的纠纷，我不懂。他说你不是法学博士吗？我说我真的不懂，我只是讲刑法的。

城市画报： 做老师和做UP主，都是需要选择关注热点事件，你如何选择？UP主这个词你听着很陌生吧？

罗翔： 现在熟悉了。我其实也不太刻意追捧热点，但是我也不拒绝热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很多时候我们追捧热点，人们会觉得我们是在利用别人的痛苦，是在剥削别人。所以我也在深深反思，我们为什么要追热点？追热点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自己更红吗？为了让点击量更多吗？也许有吧。但是更重要的，是能不能传输一些严肃的价值、在这个热点中普及法治精神。我还是比较认同柏拉图所说的，什么叫做正义，正义就是行为本身是对的，而且通常也能带来好的结果。如果这个视频本身，这个热点本身能够促进法治的普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获得了他人的称赞，我是能够接受的。如果只是为了追求附加的东西，而忽略了它本身的价值，这就是不道德的，这就是在消费别人。

城市画报：具体怎么选？渠道呢？

罗翔：首先看热点跟我自己的研究的关系，我是不是真的研究这方面，能够驾驭这方面的热点，能分析出和热点浅表不一样的深层次的东西，而不单纯就这个热点来做个案评析，希望能够汇成一种更加宏大的东西。渠道还是网上的新闻报道。这是建立在新闻报道是真实的基础上。但也许我们很多分析的前提就是有误的。因为可能新闻报道本身有失真的地方，所以我会选择一些我信任的严肃的媒体，关注他们的东西。

城市画报：一些词语，比如张三，比如法治之光，因为你的原因，它们变成了好像你的专属名词，你觉得这事很有意思吗？

罗翔：我其实诚惶诚恐，还是觉得它不属于我。讲课比我讲得好的老师很多，比我思想深邃的老师更多。只不过我暂时站在舞台上，吸引了很多聚光灯。但是我知道我的本分。

有时候我感到挺好玩的，但有时候也担心。就是担心这种泛娱乐化。希望大家能够正确认识刑法的知识，也能够正确认识幽默背后的黑色无奈。

城市画报：你对虚荣非常警惕？

罗翔：人很容易放纵自己的虚荣，所以我始终对自己有所提醒，要警惕。现在已经比较虚荣，接受了很多采访。但是还是希望自己能脚踏实地。本来就是一个老师，希望能够做好老师，做好老师该做的事情。

城市画报：你外公也是教师，他对你的影响大吗？

罗翔：他是教数学的。他很正直，是个恃才傲物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告诉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外公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你当自卑视己，切勿狂妄自大。每当我感到飘的时候，就想起外公说的话。

城市画报：你正视人性的阴暗面，你有阴暗面吗？

罗翔：肯定有，肯定比别人都多。我觉得大部分人拥有的弱点我应该都有。虚荣、羡慕、嫉妒、恨、自卑、自负、贪婪等东西我内心都有。我跟很多人说过，人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每个人内心中都住着一个张三，因为我自己内心就住着一个张三。只是有时候你的心动没有变成行动，你克制了。但是哪一天道德的阀门打开，如果哪天你觉得这能够满足你瞬间的快乐，又不会被人发现，你是否会释放内心的幽暗呢？所以你始终要提醒自己。所以很多时候，阅读、跟人交谈都是不断提醒自己的方式。

城市画报：但读什么书，不也是你自己的一种选择吗？我看你最近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罗翔：我一直喜欢读他，经常读。当然最喜欢的是他最经典也是最后一本书，《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写完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自己人生的使命就结束了。那本书能够看到你的内心，看到你内心深处，有卡拉马佐夫兄弟所有的东西。它是对你的提醒。它提醒我们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提醒我们要爱具体的

人，不要爱抽象的人；提醒我们要警惕自己内心的欲望，不要让欲望放大存在。

人在本质上都是爱抽象的人，不爱具体的人，因为具体的人是不可爱的，抽象的人才是可爱的。但是你会发现，至少我的经验提醒我，你越爱抽象的人，你越对身边具体的人充满了指责和论断，这样你过得也不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你会发现其实你每天都在爱一个具体的人，他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但是你依然会原谅他，依然会爱他，这个人就是你自己。

我经常原谅我的虚荣，原谅我的贪婪，原谅我一时的放纵。我为什么不能够原谅别人？我为什么不能够在别人身上看到他的美好，而少看他的缺点呢。我始终觉得还是要从自己身边的人做起。

城市画报：所以你喜欢经典文学作品？

罗翔：所有的文学类作品，它其实都是把一个主人公放在一个我们很少有人能够经历的情境中。在这个情境中主人公做出的一个无限的展开，这些展开通常都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如果顺着内心的幽暗去生活，这种结局是毁灭性的。这是人类的经验，人类经验的总和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是自律的自由，放纵的自由一定会带来毁灭。

城市画报：生活中有什么事情比较容易触动你吗？

罗翔：那肯定有。你会发现人生充满了苦难，充满了很重的东西。你会在早上5点钟看到蹬三轮、卖早餐的人，那些艰辛的人群。你也会看到有七八十岁老太太在垃圾桶里面捡矿泉水瓶，你会想生活很不容易，要有同理心。

城市画报：你觉得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

罗翔：我不可能做到情绪稳定，人怎么可能情绪稳定呢？只是我很希望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但是我知道我不是。

城市画报：你经常接触到一些残酷而极端的案例，你在家会怎么样？会哭吗？

罗翔：会愤怒。有的时候会流泪，有的时候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会讨论案件泪流满面。因为我也是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岛。

罗老师是这样上课的



“如果顺着内心的幽暗去生活，
那么结局将是毁灭性的。”

——罗翔 



Alex最爱窝在沙发里，这里阳光和煦，带给他舒适的感觉。



我的家不考虑结婚生子

文 林可依 卢绍聪 图 受访者提供

Alex (小a)

职业 自主创业
 房屋面积 120平方米
 装修花费 未统计
 房屋来源 自置



Alex第一次踏入这间房子，西南向窗户的阳光明媚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心，2个小时后便喜洋洋地签好合同买下这里。他把窗户换成了可完全打开的落地窗，屋内用玻璃做隔断，阳光能走遍家里的各个角落。对Alex来说，家是安静的、能让人放松的地方，而光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无论是白天的阳光、夜间的灯光，还是自然光或辅助光。光是他永远的能量补给。

Alex把自己的家称为“我的家”，他觉得家就是主人的内心，是全世界最自我的地方，“你的习惯，你的性格，在家里是藏不住的，家是什么样，就传递出你是什么样”。他把自己的家完全敞开，把“住得舒服”放在首位，父母到访、朋友借宿，甚至结婚生子都不在他装修的考虑范围之内。

无隔断、全透明、大落地窗，Alex为了实现这样不太常规的想法，光设计就花了三四个月，中途修改了不下五十次。为了更好地享受阳光，他装了一扇可以完全打开的落地窗，让家与窗外的自然空间连接了起来。身处这样半室外的家里，能时刻感受阳光清风，尽享蓝天白云，是一件幸福不过的事。几年过去，Alex现在踱步至此，心中的开心仍不曾减少。

家中唯一的客卧也被他敲开，铺上榻榻米，装上吊柜，成为了平时储物的好地方。“为什么要为了那么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去放弃自己的舒适呢，家是私人的地方”，在“我的家”，Alex把自我的任性落实到每一处。

Alex常年奔波于工作，一年坐了不下百次飞机，待在家的时间累计只有三个月。这样的“久别重逢”，使他十分珍惜在家舒坦放松的每分每秒。他最爱窝在客厅宽敞柔软的沙发上，阳光和煦，风温柔拂来，他在这看书、唱歌、听音乐，或只是躺着放空，吹吹风、看看落日，光肆意打在他身上，绿植的影子也在书上、手上、脸上轻轻摇曳。

01 | 02
03 | 04

01 疫情期间，他每天待在家里把大大小小的绿植都修理了一番。02 大落地窗外的风景一览无余，Alex觉得能够在落地窗前晒晒太阳，就是最幸福的事情。03 自6岁学琴以来，钢琴与Alex已是老友，闲时弹上几曲。每次他坐在钢琴前，头顶好像长出了长长的鹿角来。04 偶尔Alex会点上香薰蜡烛，闻着淡淡香气放松。





01 |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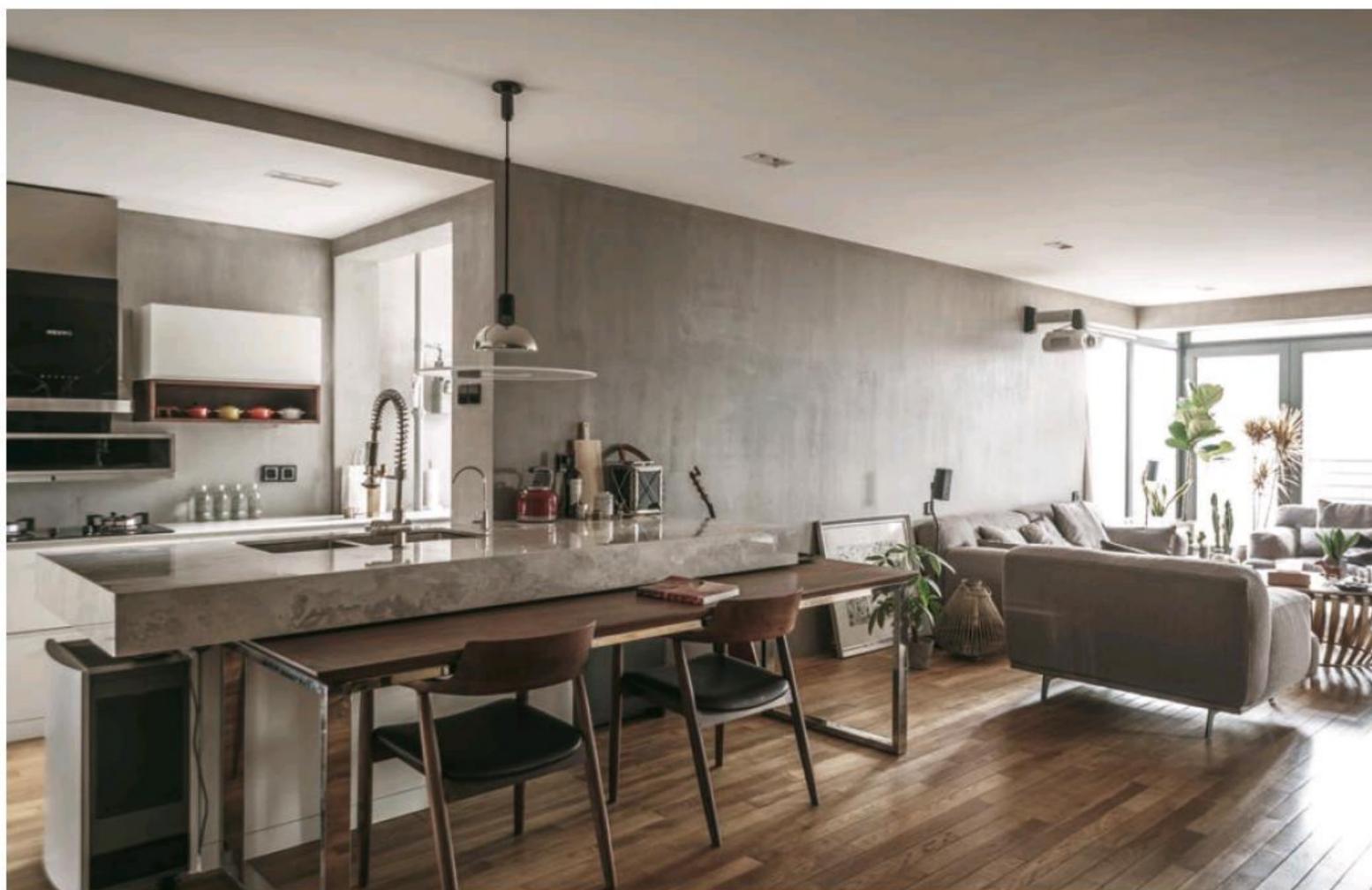
03

01 厨房有一面敞开的置物柜，陈列着各式各样精美的小物件，全透明的高脚杯、姿态各异的陶瓷杯玻璃杯、简约大气的手拉壶等。02 为了最大程度实现房间的通透性，全屋的玻璃都选用了“超白玻璃”，阳光从卧室的窗户外一直照进工作区。03 与客厅相连的，是Alex非常喜欢的大餐桌。他原打算有了这么长的大餐桌，就可以经常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来一场快乐“轰趴”，但对自我的追求使他总“懒得”邀请。

他不常下厨，下厨对他来说是一件需要“看心情”的事情。大学时期，他跟着广州朋友学会了煲汤，现在也会时不时自己鼓捣鼓捣。粤式汤水方便又好喝，把所需的材料准备就绪放进锅中，看着水汽渐渐上升，这个等待的过程让Alex非常享受。

喜欢到世界各地旅游的Alex，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逛逛当地的家具市场。厨房里的开放柜子上满满陈列着各式物件，家里也处处点缀着有趣的小物件。对于真心喜欢的东西，Alex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无论多远也会带回家来。有一次，他从特拉维夫带回了一个精致的瓶装火柴，可惜在以色列值机时被告知火柴不能上飞机，他只好带一个空无火柴的瓶子回来。

因为疫情，他今年在家里待了大半年。能够有机会长时间地与自己的家共处，他觉得无论做什么都很享受，即使什么都不做，只是躺在光里，也已经足够舒适。他越发感觉到——我的家是我的，我的家真好。





04 | 05
| 06

04 走廊尽头红色的音响设备与工作区的红色转椅相互呼应。05 透过工作区的玻璃能看到窗明几净的卧室。床头贴了一副“年年有余，岁岁平安”的镂空春联，是Alex某年春节时在街边一两元钱买来的。06 灰色的电视墙上镶着一片不锈钢板，在Alex眼里，不锈钢是温柔的，它把户外的光线四散到家里的各个角落。📍



本栏目欢迎自荐家居 editors@cityzine.cn



法国作家蒙田说，管理家庭几乎和管理王国一样麻烦。而这一麻烦事在当代社会被分解开来，财务有理财顾问，家务育儿有保姆、育婴师，婚姻问题有心理咨询师……近年，针对家里「乱」的新职业整理师在大城市流行起来，他们深入中国城市家庭内部，窥见了城市中产的幸福与辛苦，累与难。我们采访了一位从业8年的职业整理师，请她讲述她所见到的城市家庭。



都市家庭战“乱”记 ——职业整理师的人类学观察

采访 席郁兰 口述 杰子 图 受访者提供 插画 Eve-3L



职业整理师杰子自述：

人很忙、家很乱、不是懒

我的第一个客户由朋友介绍认识，当时她因为家里太乱发朋友圈求助。她家原本有阿姨，但阿姨每天帮她找东西要找很久，好不容易找出某件衣服，还得要熨一下才能穿。她是一位高级白领，工作节奏快，性格也非常急，她希望她的衣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被找到，但现实却是一家4口的衣服都堆积在主卧衣橱，其它三个房间的衣橱也堆得满满的，我们2个人用了3天才整理完。

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客户大多都是如此——职场女性或者创业者、全职妈妈。工作很忙，生活很忙（请不要以为全职妈妈就不忙，她们要接送孩子、为孩子报班、为家庭采买、照顾家人起居……），衣服等物品很多，以及对生活品质有要求——希望自己的家能像样一些。

这些家中的乱分两种，一种是所有东西都在表面，孩子的玩具、书籍、学习用品堆满整个客厅；一种是进门看到整个家还算整洁，但是你不能打开柜子，因为柜子里满是物品，且收纳毫无章法。

比如我服务过一对夫妻，他们俩是医生，非常忙，每天早上7:30就出门，晚上9:30才到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家好像是“借住一晚”的地方，他们家就是所有的物品都在表面，因为想要很方便就拿到，但这也导致同一类东西比如药品有很多套，分布在不同房间不同地方。

其实，都市人的这种乱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不会，不知道方法。在我们接受的教育里，从来没有一种教育告诉我们如何整理大量庞杂的物品和大空间，父母只希望我们成绩好就行，导致我们长大后对整理的认识只是看到哪里乱，就收拾一下，或者买所谓的收纳神器整理，无法成系统。

所以我们最核心也是体现专业性的工作是系统性的空间规划，比如衣橱改造，许多人家里的衣橱是一个个格子，衣服叠起来放进格子很容易乱，我们可能会拆掉层板，改成悬挂式衣橱；比如鞋柜，高跟鞋和平底鞋高度不一样，我们需要将鞋柜改造成可灵活调整高度的活动层板，以达到更好的空间利用率……

当我们整理完交接给他们，告诉他们每一类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如何放之后，人们是有动手能力可以维持好的，这在我们回访结果中也得到了证实。所以不是懒的问题。

难以收敛的买买买

我大概有70%的客户是买买买爱好者，30%的客户是坚持极简主义的。

我们最近刚服务完的一个客户，她有一个独立衣帽间，但这个衣帽间连当季的衣服都放不下，因为她当季衣服就有400多件。

有一位有4个孩子的家庭，仅一个孩子的当季衣服就有300多件，日常有3个阿姨在家中帮手，叠得很整齐，但是找衣服还是费劲。

而我听说的最夸张的是一位重庆的客户，女主人是一位超级爱买买买的时尚购物达人，拥有专属的4个衣帽间，总计200平方米，衣物量高达1万5千件，而且都是香奈儿这样的大品牌，我的同事们8个人用了14天才整理出来，整理后的衣帽间就像一个服装店，衣服按照品牌分类陈列着。

从社会角度看，我们刚从物质匮乏的年代到物质充裕的年代，这种不断买买买的消费欲望是很难收敛的。我的一个朋友前几天在家看李佳琦、薇娅的直播，边看边买，但这些东西其实不买也够用。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生活很丰富、对物品很念旧的人。

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会通过空间来控制物品数量，用物品数量去控制人的欲望。比如我服务过一位深圳龙华的客户，她家有一个10平方米的储物间，里面囤积了满满的物品，包括体育用品、日用品洗衣液、洗衣粉等，她自己都说多到可以开小卖部了。我整理完后只规划了两个储物架，并且告诉她这是未来3~5年日用品储物空间，如果放满了，就必须扔掉一件再买新的。同样的原理也用在衣橱等其它储物空间规划上。我自己现在也是，淘汰一件旧衣服才能买一件新衣服。

AFTER ▶



独立衣帽间整理案例，衣帽间、厨房、儿童房是最常需要整理的空间。

◀ BEFORE



杰子

职业整理师、资深空间规划师，留存道深圳分院副院长，从业三年，整理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



为深圳一位女士进行全屋整理，除前期诊断时间，此次整理由7位整理师用5天时间完成。



当然也有客户是真的实行极简主义。曾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客户请我们去帮她打包搬家，进入她要搬离的家，发现她家几乎没有多余的杂物，所有物品都是当下要用的，冰箱没有囤积冻肉，药品只有最常用的。与此同时，她事业也非常成功。

女主人的焦虑，男主人的缺位

“乱”给人带来最大的问题是心理焦虑。我常常能从客户的描述中听到他们的焦虑，面对一个杂乱的家无从下手。最近有一个新妈妈刚出月子就打来电话，因为她回到家中，发现总是找不到东西。找不到东西这件小事常常会引发家庭矛盾，因为急着用，而且人们常常会不自觉怀疑是不是其他人动了我的东西。

整理过程中，我们会重新梳理一遍一家人的物品，有时候会发现同款衬衣买了四五件。还会找到遗失的物品，比如我们曾找到一块丢失的价值20万元的手表。

每个家庭、每代人看重的物品是不同的。

我服务过一位80后夫妻，她的先生喜欢收藏可乐瓶，一平方米的打包箱装了满满3个箱子，甚至还有1988年的可乐瓶，他们的孩子也叫可乐和七喜；一位90后客户喜欢收藏鞋子，满满一面墙100多双，我们还买了专门的透明盒陈列它们；在有00后孩子的家庭里我们发现很多动漫手办……

但几乎所有找到我们的客户都是女性（甚至有一位00后、还在读高中的小女孩，找到我们为她的妹妹整理一个学习的空间），从业三年里，我只接到过一位男性客户的单。他找到我们的时候说，家里已经乱到他不想回家了，每天下班回

家都需要在车里坐一会儿，收拾一下心情再上楼。

我们打交道最多的也是家里的女主人。有的家庭我们甚至都没有见过男主人一面，因为有些女主人会选择在男主人出差的时候做整理服务，一部分是想给先生一个惊喜，另一部分是会怕先生不同意，所以“先斩后奏”。但其实没有人不喜欢自己的家整洁，不同意的点是有没有必要花钱请人来整理。我有一位客户在凌晨3点给我发信息，说她老公下班回来之后在家里转了好几圈然后说：“这真的是我们家吗？这么大这么干净？”其实无论男性女性都是认同一个整洁的家的。

不过，当代女性在家庭里承担的角色更多，既承担了赚钱养家的角色（在这方面我们的女性客户都很优秀），又承担了家庭管理者的角色，管理家人的衣食住行、孩子的教育、双方家庭关系的打理，而男性只是偶尔参与孩子的教育。在我们整理的过程中，男性大多只会参与选择自己物品的去留。

正如我的搭档小米说的，这其实是我们教育的问题，从小我们的家里，就是妈妈一个人在厨房做饭，妈妈收拾家里，妈妈辅导我们学习……希望到了我们这一代，有新的改变。



这是一个即将迎接新成员的家庭，整理师通过改造餐边柜内部格局为其扩容。

整理师这个职业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成立了整理师行业协会。国内开始熟悉“整理”主要是从日本的书籍与节目里，比如山下英子的《断舍离》，近藤麻理惠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等。这个行业发展速度非常快，据58同城数据，2018年相比2017年，提供整理服务的商户量与用户搜索“收纳整理”关键词的搜索量增幅分别是100%、125%，预测2020年国内收纳市场规模将达到1012亿元。收纳作为消费升级领域的新项目，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

家，作为最日常、最放松的生活空间，总是存在美学与功能性的矛盾，整理师的进驻，或许有助于两者的动态平衡。更重要的是，可以预见，这个行业的普及，将解放出女性更多可能性。📍



整理师职业小百科

整理师工作流程

- 01 上门诊断（调研客户和家人的生活习惯和动线、整理需求和家庭储物空间情况，测量储物柜尺寸）
- 02 前期准备（如果储物柜不够，我们需要帮忙采购添置，如果柜子内部格局不合理，需要准备工具现场进行调整，以及需要提前采购好需要用到的收纳用品）
- 03 上门服务（空间改造、物品清空分类、用最合适的收纳用品收纳到最合适的位置、美学陈列、贴示标签）
- 04 收尾交接（向客户介绍家里现在全新的收纳系统，之后只要做到东西从哪里拿的再放回原处就好，即便习惯不好延迟收纳也不至于乱放；以及教授小件衣物的折叠方法）

整理师学习课程

- 01 空间规划
- 02 空间改造（含电钻电锯使用）
- 03 收纳技能
- 04 色彩搭配（加分项，有时候我们需要按照色系整理衣橱）
- 05 服装面料与洗护（加分项，按照面料整理，并且教给客户正确的洗护方法）
- 06 奢侈品认知（加分项，了解品牌历史，品牌系列，可以更快整理出同系列物品）

一般收费

专业收纳整理服务机构是按照家里储物柜的长度延米数来收费的，也有部分机构按照平米数、整理师单位劳动时间收费。通常，一线城市80平方米左右全屋整理收费 2,000-15,000元左右。

常见偏见

将整理师等同于家政服务人员。

正解：整理师是帮助客户合理规划空间、物品、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拿取方便好归位，打造一个有爱有仪式感的家。家政服务人员清洁房间卫生解决的是脏的问题，整理师解决的是家里乱、东西放不下、找不到的问题。

整理师就是体力活，拆柜子、装柜子，收拾东西。

正解：整理收纳首先是一个脑力活，要知道缺陷空间应该怎么改，物品应该怎么收纳才能够动手行动，这非常考验整理师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生活经验和审美能力。

这个职业是为有钱的人服务的

正解：几年前的确主要服务于大平层、别墅，近年尤其疫情后越来越多七八十平方米的普通家庭找到我们，逐渐变成刚需。就像保姆月嫂一样，在逐渐普及。

参考杰子访谈及资料《整理师，正在崛起的“钻石职业”》商界杂志。



Max Pinckers作品《红墨水》005

环形闪光灯和后真相

图 Max Pinckers 文 傅尔得



Max Pinckers作品《红墨水》099

对大多数人来讲，朝鲜就像中世纪前的罗马一样遥远。在观看纪实摄影师Max Pinckers所拍的朝鲜时，他那无处不在的闪光灯，时时会将我们从对朝鲜这个封闭世界的窥探中逼退出来。

在朝鲜首都平壤的四天拍摄中，展现在Max Pinckers面前的所有一切，似乎都经过了精心的安排：无论是整齐地别在学生、成年人胸口的红色徽章；还是在孤儿学校的教室里上课的学生，乘坐公共交通、进行户外野餐的民众，穿着高跟鞋和短裙走在街上的女性；抑或是像外科手术室般干净、安静的餐厅，如积木般一栋栋排列开来的缺少生活痕迹的空旷寂寥的住宅区，等等。Max Pinckers用闪光灯将眼前的一切变成了剧场，表演的内容或许不是真实的，但表演是真实的。

相对于追求过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传统纪实摄影，出生于1988年的Max Pinckers，正以其多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成为彰显纪实摄影新观点的中坚代表。事实的真相不再是重心，Max Pinckers更关心要以怎样的结构和叙事，来架构一个故事，表达一个观点。

我们可以看看Max Pinckers做过的一些纪实摄影项目：《荷花》系列，以人为的在场拍摄和对照片档案式的处理，区别了传统意义上被纪实摄影所青睐的泰国变性人这一流行题材的拍摄。《第四面墙》系列，以纪实摄影加上表演式的操纵，将虚构的世界渗透进现实中，探讨了宝莱坞对印度社会的广泛影响。《他们会像雨滴一样歌唱或留下我一人口渴》系列，是讲那些从印度种姓制度、包办婚姻中逃离出来的追求自由爱情的男女的故事，但Max Pinckers没有强调纪实元素，而是通过档案、报纸、表演等现虚实之间的交织碰撞，隐喻出那些置于危险中的男女命运的处境。拍摄于日本的《两种记忆

和记忆本身》系列，以对画面的控制和放任之间的平衡，表达了外界对日本的刻板印象，探讨了西方对日本文化和观念的脱节。《多余的边缘》系列，则以采访、新闻报道、档案镜头和摆拍等形式，架构了曾发生在美国且引起过媒体轰动的六个人物的故事，传达出媒体和更客观的纪实摄影无法传达的主观现实。

由此，我们一再感知到，Max Pinckers并不在乎一张照片在现场、当下的决定性瞬间或真假，而是倾注精力于照片何以让人感到真实及其背后的原因。他让我们一再思考如何在摄影中感知现实，以及观点如何通过摄影被铺陈和推演。

时代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纪实摄影无法再仅以价值中立和事实原则，来说服人们沿袭过去对饥荒、艾滋、战争、环保等一系列题材的认识和判断了。在技术、权力深度介入的大数据时代，支撑真相的原先基础正在逐渐崩溃，真相变得面目可疑，无论从美国大选还是从英国脱欧，都一再表明了当下的现实：人们对事情事实的判断，已从真相优先于立场，转变为立场优先于真相。

2016年，“后真相”一词被《牛津英语词典》选为年度词汇，它被如此定义：“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由此，真相成了一个相对性的词汇，比事实更深刻影响人们的，是人们已有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哲学观念、权利意识，以及其对自身及这个世界的重新认识。

真相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它不能继续像过去那样被简单、直接地呈现。因此，基于真相的纪实摄影，也无法继续拥抱世界表面所呈现给我们的一切。正是如此，Max Pinckers才运用的不同方法，如同针线般穿梭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编织出他对事实的感知和观点。正如后真相时代所彰显的，相信与否，观点所在，才是决定某个事实被采用、以及如何被采用的关键。

Max Pinckers的实践，为我们理解纪实摄影在后真相时代的角色提供了丰富的样本。而对绝对真相的消解，并非在近几年从天而降。已故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早在几十年前，便经由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与研究，构建了“去物质化”和“去真实”等理论。特别是其于1981年出版的《拟像与拟仿》一书，提出了世界仅仅由没有真实根据、仅仅自我指涉的“拟像”所构成的“超真实”概念。自那之后，“超真实”的概念便影响世界至深，可见，鲍德里亚等人的多年耕耘，为由真相到后真相时代的过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Max Pinckers在其纪实摄影项目中所呈现的，是其以批判性的眼光，将事实、观点等经过一定手段的架构和处理之后，被再现的真相。无论纪实摄影发生着怎么样的转变，经由Max Pinckers，我们也知道，对纪实摄影的理解需要重新定义。



Max Pinckers作品《红墨水》091



Max Pinckers作品《红墨水》036



Max Pinckers作品《红墨水》078



Max Pinckers作品《红墨水》093



Max Pinckers作品《红墨水》107



Max Pinckers作品《红墨水》103



Max Pinckers

1988年出生于比利时，纪实摄影师，大学本科、研究生均以摄影专业毕业于比利时根特皇家美术学院，目前为该校的在读博士研究生及讲师。2015年到2017年，他是马格南图片社的提名成员。其作品曾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如2015年的卢森堡爱德华·史泰钦奖和2018年的莱卡·奥斯卡·巴纳克奖。2015年，他创办了独立出版社Lyre Press。



城市画报：1948年出版的《俄国纪行》一书，是由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行走苏联的共同见证记录。在那之后约70年，你和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受媒体之邀，前往朝鲜采访。这两趟行程来看像是历史的某种巧合，当下的纪实摄影跟卡帕时代的相比，已大不相同。你怎么定义纪实摄影？你的作品又是如何从传统纪实摄影发展演进而来的？

Max Pinckers：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明确区分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纪录片”一词第一次出现在英语中（因为它最初来自法语）是由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提出的，他试图将纪录片定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这与在早期先驱者之后的纪录片发展方式有着惊人的不同。所以你可以说，一开始，纪实作品是非常实验性、主观且诗意的，但这概念仍然非常模糊。这只是处理现实的一种方式，也即将其转换成一种主观的形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录片在概念上成了新闻摄影的同义词。而新闻摄影不同于纪录片，因为在涉及到表现现实时，新闻摄影没有自我反省或批判媒体局限性的空间，新闻摄影也常常是由公司或机构委托拍摄的，而纪录片项目则大多出于个人动机或由独立资金支持。因此，摄影记者及其所创造的图像，本质上是利用图像是生产和传播的形象经济的性质，不能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反思自己的权力结构。而纪实型的人则专注于批判性地地质疑这些权力结构，并将其运用到作品中。斯坦贝克和卡帕当初在苏联旅行时，新闻摄影还没有到达黄金时代，进入黄金时代是在那之后十几年的事，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记录社会现实的新方法。在那个时代，新闻摄影提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现实视角，它仍然具有说服人们改变现状的力量和影响力。在我看来，19世纪赋予摄影的功能到现在已经过时了。“红墨水”系列在我的所有作品中是很特别的。我通常从事的是长期独立的纪实摄影项目，我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编排和处理，我总是在事物的真实和虚构之间，或者它们的重叠处，寻找一个灰色地带，我会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干预，比如当场搭建一些实物等。但在“红墨水”系列中，情况则完全相反，我只是个参观者，只能拍下我所看到的一切。对于朝鲜，人们已经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我的拍摄方式，使用的是与广告或宣传相关的美学，一切都好到令人难以置信，灯光很好，看起来还有点像时尚片。我不需要在任何情况下进行干预，因为“建构性”的概念已经存在。

城市画报：你为什么将这个系列取名为“红墨水”？

Max Pinckers：这个系列的标题，其实是参考了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一本书《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一打开书，就会看到第一段写着：“在先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流传着一个老笑话。它说的是，一个德国劳工在西伯利亚觅得一份工作。他知道，从那里写信回国，必定无法绕过审查官的法眼，于是与朋友约定，

我们建立一套密码：如果我写给你的信是用普通蓝墨水写的，那我信上说的一些都是真的；如果是用红墨水写的，那就是假的’。一个月后，朋友收到了他的第一封来信。信是用蓝墨水写的，’这里的一切都奇妙无比：商品琳琅满目，食品极其丰富，公寓不仅宽敞，暖气也很充足，电影院里放映的全是西方大片，还有很多漂亮女孩，可与她们眉来眼去。只有一样不好——红墨水缺货’。因为要拍摄“真实的朝鲜”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以确保这些照片中包含了他们的人为因素（就像德国劳工提到的缺乏红墨水一样）。

城市画报：如你的同行者欧逸文在朝鲜之旅结束后所说的，“在朝鲜，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那么，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

Max Pinckers：在那里，永远有种不确定的感觉，因为我们一到那里，护照就被收走了，也没有电话，没有网络，联络不上任何人。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该如何顺应他们的礼仪，也不知道要如何表现、应对。在精神上来讲，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局面。我会说，在那样的条件下工作，是这个项目中最困难的部分。

城市画报：为什么将闪光灯作为你朝鲜项目中最重要元素？你是一开始就打算要用闪光灯吗？在为期四天的拍摄中，基于电池被没收的情况，你做了哪些拍摄上的调整呢？

Max Pinckers：我一直使用人造光源和闪光灯，但总会随着主题和故事的不同而稍作调整。在这项工作中，我打算用之前没使用过的环形闪光灯，这是出于现实考虑，因为一切都必须快速进行，我既没有时间打光，也无法控制现场的情况，而环形闪光灯给了我能够非常快速、高效地照亮一切的自由。另外，环形闪光灯的光线很匀称，照片最后可以呈现出一致

性。我的主闪光灯的电池确实被没收了，但这让我“发明”了一个临时制作的闪光系统：一个用两个便携式小闪光灯组成的环形闪光灯，我用胶带、电线和支架把它们连接到我的相机上，这种解决方案产生了一种刚好环形闪光灯可以呈现的光，虽然有些不同，但我觉得效果更好。

城市画报：你如何看待事实和虚构？在你看来，当代纪实摄影的核心要素是什么？而你如何看待当前的“后真相”时代？

Max Pinckers：对于我来说，纪实摄影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它的不确定性。纪实摄影目前处境艰难，尤其是在当今“后真相”和“假新闻”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超个人主义和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与现实的关系变得更加流动、虚拟和脱节，纪实摄影不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它只是一种介于事实和虚构之间，或介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模式，它时常受与之相伴随的格式化知识、实用主义和工具性的建构的损害。它不只关于创作过程或成品，也包括很多方面，如形式、美学和信息的呈现构造，以及它所支持的结构等。纪实摄影有将反身性与伦理立场结合的倾向，在这里，责任的问题被扩展到许多不同的层面，其中的主要关键点不仅是作者的立场，而且还包括真理的一般概念、来源和参考的有效性、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和表现方式、美学政治因素、当代视觉景观的变化、过度格式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新闻媒体，等等。纪实摄影立即融到了一个更大的语境框架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成为某种机制的一部分，意在为独立于作品之外的东西做出贡献和影响。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越是试图找出纪实摄影的真正本质，就越无法理解它，这就是为什么保持批判性和自我反思，并接受纪实摄影所固有的怀疑和不确定性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城市画报：回顾你的纪实摄影之路，在发展自己独特表达方式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Max Pinckers：电影制片人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认为，作为纪录片制作人，我们的任务是对现实如何被描绘的共识和公认的观念持批判态度，并不断发现新的现实主义形式。每个时代都有一种向大众报告现实的方法，就像绘画曾出现在中世纪一样。这不是关于现实是否存在，而是关于观众是否同意你的观点，你向他们展示的是代表现实的诚实尝试，还是反思这种尝试的尴尬。我们今天所谓的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诞生于一个政治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相信政治不仅能够理解世界，而且能够改变它，纪录片就是从这种政治理想中诞生的。在当今世界，这种公认的现实主义框架已经恶化到对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构的、半真实的，或一些观点等，都已经没有普遍共识的程度。我们的工作，是在分析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地质疑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并试图定义一个我们都能认同的新的现实主义框架。

城市画报：我了解到你是在亚洲长大的，而你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在亚洲的不同国家完成的，尤其是在印度。你的童年、家庭、教育和成长情况如何？是什么促使你走上了纪实摄影这条路？

Max Pinckers：我生长在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是一名摄影师，母亲是一名记者，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直到18岁前，我都在亚洲，不过在那之前，我也搬到不同的地方住过。但是，当搬回到我出生的比利时后，我想和那里的朋友们重新建立联系，当时他们大都在艺术学院，如在根特艺术学院的美术皇家学

院上学，他们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电影制作、新媒体、绘画和动画等，我决定加入他们，便去学了摄影，而这背后也没有什么浪漫的故事。我的第一批实验是Lomo摄影和其他模拟实验，比如，我会拍完一个胶卷后，再把它寄到世界的另一边，让别人继续在上面拍，那很有趣。在学院的几年里，我很快就开始思考和研究纪实摄影，直到今天，我还在同一所学校攻读艺术博士学位。我反对人们普遍接受的纪实摄影所代表的信念，它通常是客观事实、真理主张以及权力和权威的立场。我不会说我要试图破坏它，但我确实试图质疑它，批判性地看待它。例如，在《荷花》系列中，我着重思考了将美学应用于纪实摄影的原因，为什么一幅画总是要很漂亮或者构图很好？为什么它必须光线充足，或者看起来像一幅画，而实际上你只是想表达一些关于题材的东西？

城市画报：什么样的参考或影响塑造了你在不同时期对摄影的理解？是有一本具体的书或者是有哪些激发过你灵感的艺术家吗？

Max Pinckers：多年来，我受到了许多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和理论家的影响，其中一些真正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是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约翰·格里蒙普莱(Johan Grimonprez)、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杰夫·沃尔(Jeff Wall)、菲利普-洛尔卡·迪科尔西亚(Philip-Lorca diCorcia)、T.J.德莫斯(T.J. Demos)、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ys)、伦佐·马滕斯(Renzo Martens)、佩德罗·科斯塔(Pedro Costa)、詹姆斯·特瑞尔(James Turrell)、郑曦然(Ian Cheng)、阿瑞拉·阿祖雷(Ariella Azoulay)、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希朵·史戴尔(Hito Steyerl)、艾伦·塞库拉(Alan Sekula)、迈克尔·海泽(Michael Heizer)、泰伦·西蒙(Taryn Simon)、德克·布雷克曼(Dirk Braeckman)、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沃尔夫冈·蒂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亚当·布鲁姆伯格与奥利弗·沙纳兰(Adam Broomberg & Oliver Chanarin)、阿尔弗雷多·贾尔(Alfredo Jaar)、托马斯·迪曼德(Thomas Demand)、鲍里斯·米哈伊洛夫(Boris Mikhailov)、Burial(音乐人William Emmanuel Bevan)、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等等。📍

唐映枫： 赛博时代词人

文 席郁兰 邹露 图 受访者提供

唐映枫

1991年出生于四川德阳，内地青年作词人，2014年与刘昊霖一同在北京创立了枯鱼肆音乐工作室，代表作有陈鸿宇的《理想三旬》，刘昊霖的《儿时》以及易烱千玺的《你说》等。

最近，词人唐映枫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词文集《六日改》，“一首词，初三稿，改六日”，六年一百首歌词——对于一个深嵌互联网的填词人来说，确实算不上高产。与上一代词人相比，唐映枫的成长路径、表达风格，都深受所处这个赛博时代的影响，作品很少叙事，具象主题如爱情都被消解在用词汇搭建的一个个想象的意境中，关键是，这届听众能够收到这样的表达。



“原吧的骄傲”

2015年《理想三旬》在网易云音乐大火，评论高达28万，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第一次看见他的词大约是七年前，在原创歌词贴吧……我告诉他，你是原吧的骄傲。”那时，唐映枫不过二十出头，已离开家乡（四川德阳）北漂三年。

从原创歌词吧到网易云音乐，唐映枫无疑是赛博时代的青年创作者，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其在音乐上的机会，表达的内容都与互联网有着伴生关系。

唐映枫曾早熟、厌学、叛逆，但喜欢歌词，喜欢林夕、方文山，喜欢港台音乐，初中时他每个周末都带着七八张写满歌词的草稿纸，到学校附近的网吧，在烟雾缭绕的潮湿环境里，将歌词逐字敲进电脑，发布在当时的填词爱好者聚集地——“原创歌词吧”。贴吧里的朋友来自天南海北、年纪相仿，热情也高，每周五会商讨主题，周末就写出来相互点评。因高频率的发帖和分裂多变的歌词风格，他被赐外号“唐魔”。多年之后，唐映枫在书里写道：“我很怀念那段狂热的写词时光”。

辍学之后，为了谋生，他给人卖过衣服，当过服务生……直到接到当时刚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音乐人刘昊霖的电话，才决定北上追求音乐。他在通州租了一个小工作室，接着来自美容院的商业制作单，拿着稿费紧巴度日，“对将要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在最艰难的时期里，他循环播放Acron/Family的《Don't Be Afraid, You're Already Dead》，依靠它度过了这段时光，当时的他依旧觉得自己距离音乐很远，“再过个一两年，我也许就该回老家找个正经工作了”。

2014年底，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他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歌词征集推送，决定当个练笔写写，便是后来的《理想三旬》，其中一句“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火遍国内民谣圈。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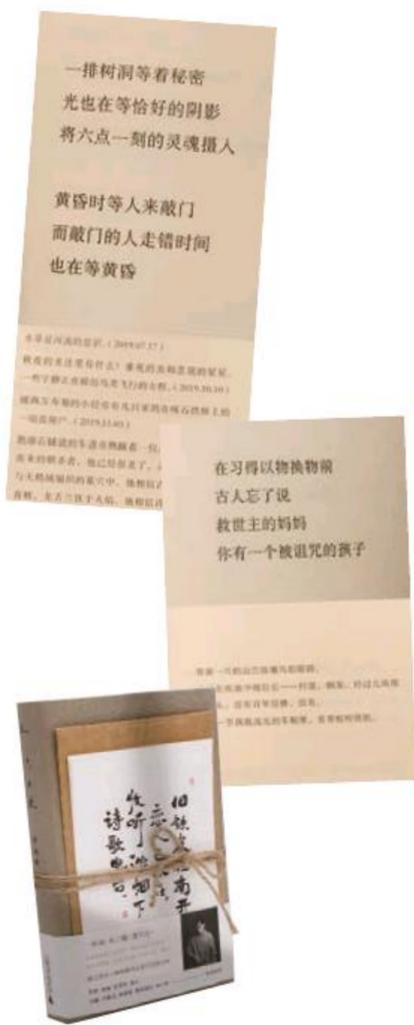
间里，他为陈鸿宇写下《浓烟下的诗歌电台》，并与刘昊霖合作了《鱼干铺里》，作为“作词人”的唐映枫开始与独立民谣的标签捆绑在一起。此时正值城市新民谣最为火热的时期，网易云音乐吃到了这口红利，不断推进独立民谣在互联网上发酵——音乐内容生产者与听众在线上直接建立联系，互联网去中心化的传播结构给独立音乐带来更多的机会——而唐映枫正好赶上了这趟列车。

在一个极易发生误解的信息时代，他并不讳于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自我呈现，反而将在微博的日常表达作品化，并最终体现在他的书中。在知乎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如何评价唐映枫？”其本人在底下的回答获得了最高赞同：“谢邀。自幼习武。咬肌发达。喜欢吃土豆。虚荣且振作。不是文人。”

“乐高”式创作

2018年4月，唐映枫的个人专辑《鸟的世相》发行。作为一个创作者，他感到周遭变动带来的不安全感，开始变得虚无，并称这是对自己的一次肃清、瓦解和重塑。在专辑第一首《我纷扬的世间》里，他唱到：“你说这世间离奇/纷纷扬扬却无意义”。在他的词作中，听众总能追寻到创作者对于生活本身的意义探寻，也时常能感受到他的怀疑、虚无，甚至是犬儒的情绪。

在他六年将近一百首词作中，“孤独”“虚无”“幻灭”等概念是他绕不开的创作母题，然而他却将它们视为“玩具”。在《钨丝灯》中，孤独是向外渗出的；在《夏的短篇》中，马达声是孤独的；就连“刺猬”在他的书写下，也总是孤独的。“玩具你在玩的过程当中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就像乐高一样。这么普遍日常性的东西，又不是稀缺用品，不太需要主动寻求的。”在对诸如孤独等概念的处理上，他更多基于一种诗性语言的考量，而对他来说，构成民谣根基的，正是一种由质朴地方语言和时代性表达构成的被诗化的语言。



关于身份：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填词人。”

城市画报：作为一个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个互联网原住民，你认为这十几年间听众的品味发生了怎样的流变？

唐映枫：更轻浮浅薄了，各种层面意义上的。作为一个创作者或是作为其中的一员都能感受到。因为审美是一件很私人的事，它本来就是偏见。这种轻浮来自一个人私人空间被打扰所做出的主观回应，浅薄是这种回应的整体呈现。

城市画报：随着大厂牌和唱片公司的衰落，现在专业的填词人已经越来越不被需要了，集作词作曲于一身的音乐人更受到资本的青睐。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唐映枫：我认同。专业作词人的优势是在一个产业化的音乐市场里更容易发挥，这样的产业会对产品进行更精准的定位和把控，做出结合各家所长的商业精品。而唱作人往往容易困于自我表达。我们的市场并不成熟，过于的市场化，过于的自我表达，都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好的行业要平衡也要丰富。而现在各大厂牌、很多上市公司签的这些所谓的创作人，合作模式是一个垮掉的模式。

城市画报：怎么垮掉的呢？

唐映枫：因为缺少真正制作人，能像一个产品经理一样从整个思路上去把控作品。现在的制作人更像是编曲老师，只能对音乐本身的品质做一个把控，跟整个听众市场是隔绝的。

城市画报：90后这一代音乐创作人，在音乐创作的表达上是否过于个人化了？

唐映枫：我觉得有这个倾向，起码大部分是。我接触过很多音乐人，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说的都是“最近因为我怎么样，我想要写一首什么样子的歌”。

城市画报：你如何看待当下填词人的地位？

唐映枫：我觉得填词人必须是在一个相对成熟、稳定、健全的音乐产业体系里面才会出现的一个职位。我们现在好像不存在这个环境，所以填词人只能作为一个爱好标签、一个身份，而不是一个职业。所以当大家介绍我的时候，我更愿意让别人说：我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对于歌词创作，我也从这个角度去入手、理解并创作的。

城市画报：你会在内心里面刻意去低估自己？

唐映枫：我好像有倾向，就不会把自己悬置在一个文人或者说一个创作人那么高的地位。我最近去出版社，主编老师批评我这一点，他说你写的那些就是诗歌，你不要把诗歌看得太高。我说不是这样的，歌词跟诗歌创作的韵律感其实是不一样的，完全不是同一个写法。既然这本书里面是以歌词为主的话，我想就不要去强调诗的部分。





关于创作：“孤独是一种玩具。”

城市画报：你的作品中，你会不会有意地抹去价值观的痕迹？

唐映枫：会的。我的歌好像几乎都不会反映价值观的东西，甚至连一些情绪的表达，也会被我刻意抹去。我的很多歌都只是在做一个环境或者一种情绪的呈现。想要在我的作品里听一个“结果”的人会落空，无论是抒情的结果还是个人对某事判断的结果——我的作品里没有这些。

城市画报：你的作品也比较少提及爱情，爱情在你的表达里没那么重要吗？

唐映枫：不是，我觉得非常重要。我的所有创作都在表达爱情。关于故乡的创作，其实也是对爱情的一种侧写。因为爱情它太重要了，我没有办法通过一首歌去完全表达。只是在我的作品中，没有像一些特别俗的音乐直接将情爱之事摆在歌词中，并大肆渲染它，我从来就不太喜欢那样的作品。假如我有了一个创作思路，我首先会把自己的情绪先藏起来，然后再把个人经验也藏起来，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喜欢听“结果”的听众，在我的歌里边，就会不知道在说什么。

城市画报：“孤独”这个词你使用频率很高，它是否是你的创作母题？

唐映枫：对，孤独本身就是个玩具，玩具在玩的过程当中自然是具有创造性的，就像乐高一样。但我也不崇尚它，它是日常普遍存在，不需要主动寻求的。

城市画报：在你看来歌词创作有没有高级和低级的分别？

唐映枫：有，它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创作的真诚程度，究竟是为了讨好，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共鸣，还是只是非常自我的表达。其次就是对文字本身的审美，但是这一块几乎可以被抛开，因为如果要在歌词里面看文学性，真的不如去看书。

城市画报：你之前提到不想成为好歌手和音乐人就不是好作词人，这是你对作词人的一个标准吗？

唐映枫：它不是一个普遍的标准。只是对于我来说，仅作为填词人的创作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常常会使创作者处于一种失控的边缘，我只有把这些东西全都拿到自己手里的时候，作品的整个叙事才可能是连贯和可持续发展的，仅此而已。

城市画报：你合作的音乐人有做民谣的，也有凤凰传奇这样偏流行的，合作时你是否会尽量契合歌手的音乐风格？这是一种妥协吗？

唐映枫：不是妥协，我对写词最原始的认知就是应该驾驭各种类型的音乐形式，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影响个人的内容。况且在大多情况下，他们就是要我这个风格才来找我的，我根本不用做任何变化。

城市画报：最近有没有比较想合作的音乐人？

唐映枫：黄楚桐（唐映枫妻子）。👤

萨莉·鲁尼： 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自己

文 drunkdoggy 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受访者提供

最近萨莉·鲁尼被誉为“千禧年第一位伟大的小说家” (First Great Millennial Author)，她用极具风格的写作呈现了千禧一代的细腻的心理图景。她的写作根植于爱尔兰丰厚的文学传统，同时也具备革命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她试图呈现阶层作为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我们和我们的亲密生活。萨莉·鲁尼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正常人》 (Normal People) 中文版于7月发行，此前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BBC获得了极大的关注。



电视剧《正常人》剧照



萨莉·鲁尼 1991年生于爱尔兰西部的梅奥郡，她在攻读美国文学硕士学位期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聊天记录》，被美国《巴黎评论》评为2017年度最佳小说。2018年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正常人》已被翻译成46种文字，成为全球畅销书。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于2020年春季由英国BBC、美国Hulu联合推出，风靡全球。

《正常人》是一个反套路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是一对灵魂伴侣，他们始终爱着彼此，却从未以男女朋友相称。虽然没能拥有一段所谓正常的恋爱关系，但两人的相遇却是他们年轻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改变了彼此，让彼此成长为更好的人。

年轻人谈恋爱这事，一度是严肃的作家不愿去写的。正如一位美国作家斯蒂芬妮·丹勒所言：“在今天，年轻人的爱情是一个备受嘲讽的主题，但鲁尼明白，我们的青春对我们后来所成为的人会产生怎样灾难性影响。她不仅还原了爱的尊严，也还原了爱的意义。”

千禧一代的亲密关系

萨莉·鲁尼的两本书《聊天记录》和《正常人》都是写千禧一代的亲密关系。千禧一代有着与上一辈迥异的关系模式：人与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通过互联网来联结，现实与虚拟现实的界限是混沌的。

鲁尼笔下的主人公智力优越，阅读广泛，热衷谈论知识与思想，并因为对知识的占有和所秉持的左翼政治立场而获得权力感和优越感；但与此同时，这些作品所呈现出的现实却相当狭窄封闭：这是一种完全基于亲密关系的、心理意义上的现实，人物的大部分世界都被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阴影所占据，人物充满痛苦的自我认知过程也由亲密关系所驱使，人物对世界的认识也由亲密关系所生成。

比如《正常人》中，男主角康奈尔在解决了经济难题，并拥有了一段与“正常人”的恋情后，开始四处旅行。这里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有段时间，康奈尔四处旅行，每到一个城市，他都要找一个网吧，雷打不动地做三件事：跟“正常人”女友海伦视频聊天，给老妈发一条短信，然后给女主人公玛丽安写一封邮件。这三种不同的通讯方式，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真相：尽管康奈尔那时候与玛丽安以好朋友相称，但他显然和玛丽安最为亲密。他俩的“亲密”是灵魂深处的亲密。在这些电子邮件的书写过程中，两人都获得了成长：康奈尔发现了自己写小说的才能，玛丽安在与自己的施虐者、摄影师男朋友的危险游戏中感受康奈尔的邮件对自己施加的精神影响，进而彻底切断了她与摄影师男友的假亲密关系。

在当代，很少有严肃作家会像萨莉·鲁尼这样专注于写年轻人的亲密关系，这个主题总是会让人觉得太轻、太肤浅。也很少有人能写好这个主题。但事实上，文学历史上曾经有人完美驾驭过这个主题，并赢得了世人的尊重，那就是古典作家，尤其18-19世纪的女性作家，比如《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丁，《丹尼尔·德龙达》的作者乔治·艾略特。

《正常人》大大方方向乔治·艾略特的《丹尼尔·德龙达》致敬。这本书的扉页即引用了《丹尼尔·德龙达》中这样一段话：

“精神状态的变化是一个秘密，人们将它恰当地命名为‘皈依’，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无论天或地都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启示，直到某种个性同他

们的相碰，带来一种不同寻常的影响，并迫使他们接受它。”

这段话出自《丹尼尔·德龙达》的女主角的内心独白。这本书以双主线的手法交叉讲述了男女主相识相知的故事。他们彼此吸引，互相支持，最后却未能在一起。小说接近尾声，男主角向女主角告知自己的婚讯，而女主角在悲伤之余，发现自己因为与男主角相识，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正常人》在结构、人物关系、叙事和故事上都与《丹尼尔·德龙达》相似。这本书也是双主人公，双线叙事，隔章切换视角，讲的也是一个后知后觉的真爱故事：由于他们各自有尚待解决的问题，因而一直爱得困难波折，不曾真正在一起。而当他们终于在相互的影响和帮助下解决了各自的问题，成为了更好的人，可以好好谈恋爱的时候，两人又要面临分别。在小说结尾，男主角收到了纽约某大学创意写作硕士的录取通知，而女主角意识到他们对彼此的意义已经完成，因此她选择放手，坦然面对未知。

引文中用“皈依”去框定亲密关系，看上去有些夸张，但其实恰如其分。表面上看，千禧一代的成长环境似乎让他们轻松与世界相联，但实际上却让他们彼此孤绝，发生一段真实的深刻的亲密关系的机会反而变少了，因此，深刻的亲密关系变得罕见，并无比可贵，甚至具有宗教般的价值。

在《正常人》中，男女主人公被他们生活的环境所裹挟，亲密关系是他们唯一获得拯救的机会。男主角被平民阶层所定义的“正常人”的社会标准所裹挟，他会压抑自己的个性，强迫自己加入“正常人”的行列，假装自己是他们的一员；女主角被精神空虚的上流社会所裹挟，不断在关系中寻求伤害，走向自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残缺的，如果没有遇到彼此，他们都会毁灭自己，然而这份亲密关系却扭转了他们的命运线。他们先是互相吸引，然后互相搭救，直到完全被对方改变，活成了自己不曾想象的样子，说这是精神上的“皈依”并不为过。

《正常人》对亲密关系的书写就是这样生成的：21世纪的人类生活方式与困境，19世纪的文学

营养，再加上萨莉·鲁尼所受到严格的写作训练和打磨。这让它成为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小切口作品，经得起反复阅读和推敲。

何为“正常”

《正常人》表面上讲的是19世纪女作家喜欢讲的那种有显著阶级差异的青年男女恋爱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心理治疗、共同成长和主体性生成的故事。它探讨的是爱本身和爱背后的东西：社会压力、阶级差异，心理问题。最终，它拓宽了我们对爱和亲密的定义，拷问着正常的边界。所有这些，都让它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当代性。

很多读者都会觉得小说中的事曾真实发生在作者身上。但鲁尼一直在极力否认这一点。之所以会给人这样的感受，是因为这些故事和人物非常符合真实的逻辑：符合心理学逻辑、社会学逻辑、情感逻辑和人性的逻辑。

可以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逻辑出发，梳理一下这个故事。

玛丽安和康奈尔原本是没有交集的。他们都在爱尔兰一个小镇中学读高三。玛丽安是校园边缘人，虽然成绩优异，但没有朋友。相反，康奈尔是校园明星，一个太阳神阿波罗般的人物。但离开校园，他们的身份是扭转的：康奈尔是私生子，妈妈做家政为生，其中一个雇主就是玛丽安家，那是一栋豪宅。他俩虽然境遇不同，但他们又有相似之处：都很聪明。他们就像镜子内外的一对镜像，形象相似，方向相反。

有一天，玛丽安打破了这面镜子。她对康奈尔说，我喜欢你。他们开始交谈，也发生了性关系。他们灵肉合一，仿佛天生为对方定制的弧线，这让他们在精神上形成了一个旁人无法介入的私密空间。这种亲密让康奈尔意识到自己不同于“正常人”的独特性，但他害怕失去自己的社交地位，于是选择不公开与玛丽安的关系。毕业舞会是矛盾爆发的节点。这一天，康奈尔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蕾切尔做女伴，这一举动击垮了玛丽安，她精神崩溃，休学了。

让康奈尔做出如此选择的，是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这是一种经常发生在青少年群体中的社会现象，人会迫于自己生活圈子的压力而做出“随大流”的选择。他没有坚定的自我，太在意他人的目光，他的自我被他人的目光所定义。玛丽安就成了康奈尔同侪压力的受害者。

半年后两人在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的派对中重逢，此时的玛丽安和康奈尔的社交地位发生了彻底的逆转。玛丽安成了社交名媛，而康奈尔则成了乡下来的不入流的土老帽。玛丽安还是喜欢康奈尔，而且很容易就原谅了康奈尔带给自己的伤害，并很快睡在了一起，就像高中时那样，但相互没有以男女朋友相称。

精神和肉体上的紧密联结让他们忽略了很多现实问题：社会阶层的巨大差异，各自在心理上的黑洞。玛丽安没有金钱概念，而贫穷是康奈尔生活中要面对的重要内容。玛丽安不了解康奈尔的贫穷，那她就不能真正地理解康奈尔。两人的差异在戏剧性的一幕中爆发出来。康奈尔因为经济问题无法支付房租和生活费，想要跟玛丽安同居，但无法直接开口，他含糊其辞的说法引起了玛丽安的误解，就这样，几句对话下来，同居变成了分手。这是契诃夫在《樱桃园》中经典的戏剧性的一幕，被鲁尼巧妙地化用了。

鲁尼的叙事非常克制简省，有很多留白。这一幕中，人物对话背后隐藏着丰富的信息，需要读者自行品味挖掘。康奈尔自卑源于阶层，觉得自己配不上玛丽

安所属的权贵阶层。玛丽安也自卑，她生活在一个家暴家庭，她有情感障碍，成年后一直在亲密关系中寻求伤害，这是对原生家庭模式的强迫性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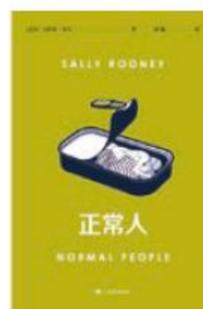
幸运的是，康奈尔是个太温柔的人。当玛丽安把“任由处置”的权力交给自己时，他果断拒绝了。康奈尔与母亲的关系就像朋友，这让他习得了与女性平等相处的能力。也正是这种能力吸引着玛丽安，让她结束了自己在关系上的危险尝试。最终，康奈尔为玛丽安做了一件好事。他冲进玛丽安家，教训了她的哥哥，把玛丽安带回自己家过圣诞节。从那时起，玛丽安的黑暗自我被击碎了，她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他俩“如同一盆土中的两株植物，环绕彼此生长”。因为玛丽安，康奈尔终于明白自己本来就不是“正常人”的一员，他走向了另一种人生，成为了他自己。而玛丽安因为康奈尔的守护，战胜了心理黑洞，终于相信自己值得被爱，变得“正常”了。原本处于两个极端的人，彼此搭救，最终都向彼此走近了一步，成了更好的人。

马克思主义者的写作

“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尝试观察阶层作为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我们的个人和亲密生活。”萨莉·鲁尼在一个文学节上表示。

萨莉·鲁尼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照下，年轻爱情故事增加了厚度，也能明了鲁尼所认定的真正亲密关系的特质：跨越社会阶层、性别差异的平等和真诚；也能看到她笔下那种普遍存在的“正常人”的关系特质：它们模仿着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互相伤害，互相掠夺，充满虚伪和虚无。从这个意义上看，鲁尼对亲密关系的洞察是具有革命性的。



正常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

著者：[爱尔兰]萨莉·鲁尼

译：钟娜

出版日期 2020年7月



萨莉·鲁尼的写作 植根于爱尔兰丰厚的文学传统

采访 Panli



彭伦，萨莉·鲁尼作品中方出版人。群岛图书创始人。出版科尔姆·托宾等作家的作品，译有A.司各特·伯格《天才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贝内特·瑟夫《我与兰登书屋》等书。

城市画报：能否谈谈引入萨莉·鲁尼两本小说的背景。

彭伦：我是在2016年12月听说萨莉·鲁尼的。当时我刚创业，恰好负责爱尔兰文学海外推广的半官方机构Literature Ireland（爱尔兰文学基金会）的代理主任丽塔·麦凯恩（Rita McCann）来上海约我见面。我以前出版过许多爱尔兰作家，也获得过他们的不少翻译出版基金的支持。丽塔让我一定要关注萨莉·鲁尼这个爱尔兰青年作家，她即将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Conversations with Friends（即《聊天记录》）。这本小说有七家英国出版社争夺版权，最后是英国最好的独立出版社费伯出版社（Faber & Faber）胜出，出版以后很有可能成为畅销书。她读过《工资男》和《聊天记录》书稿，觉得鲁尼写出了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和心声。我马上给鲁尼的经纪人特蕾西·博安写信，要来《聊天记录》的书稿。但因为小说主要讲的是年轻女孩的情感故事，所以我找了两位女性译者朋友来读，但两个人意见相反。我又从国外的书探朋友那里获得些意见，还是决定买下版权。一来，新人新作的版权价格还不高，国内出版社几乎没有人知道萨莉·鲁尼是谁。即便将来书出版失败，代价也不高。二来，我出版的作家名单中，已经有了詹姆斯·鲍德温、科尔姆·托宾这样的现当代著名作家，还需要年轻作家。2017年6月《聊天记录》在英国出版后，一炮而红，该书被美国《巴黎评论》评为年度最佳小说，鲁尼也获得《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青年作家奖（2017）。到2018年2月，特蕾西·博安给我发来了萨莉·鲁尼的新书《正常人》的书稿，我挺意外，也挺犹豫，因为《聊天记录》中文版还没有出，成功与否实在没有把握。而且我想先读了《聊天记录》的译文再说。一直到7月，博安发来邮件兴奋地说《正常人》入围布克奖。我赶紧下手。当然版权费比第一本高不少。

城市画报：国内读者先看到电视剧再看小说，这是否会影响对小说的阅读？

彭伦：《正常人》的电视剧改编非常成功。作者鲁尼也参与了前六集的编剧。电视剧还可以为了镜头需要，加一些情节。比如康奈尔和玛丽安在意大利的里雅特斯乡村骑车的浪漫情节。电视剧还做了一些改动，比如将玛丽安的瑞典男友改成非裔，康奈尔的女朋友改成亚裔等等。

但小说也有电视剧无法充分表达的优势，比如人物的心理描写。很多人看电视剧时有时会不理解康奈尔和玛丽安的行为动机，不理解两个人的恋爱为什么“作”，读过小说以后才恍然大悟。所以就《正常人》而言，电视剧与小说可以说是相辅相成。

城市画报：《正常人》《那不勒斯四部曲》《使女的故事》这些作品近年的大热，是否表征女性主义作品成为主流？这是否会成为你挑选作品的依据？

彭伦：不仅是这几年，女性主义题材的文艺作品受欢迎已经好几年了。我是男性，对女性主义视角作品的感知和判断并不那么敏锐，所以会多听女性编辑、译者的意见。前些年“那不勒斯四部曲”引进时，我还在99读书人公司工作。当

时公司版权部的外国同事提醒编辑们，这套书在国外越来越火。我就写信让女编辑们看看资料。我把第一本《我的天才女友》英文版书稿请我太太看。她说这本书对女性心理的描写把握得很准。之后我们终于以较低的价格签下了前三部的版权（当时第四部还没有出版），并且找到跟四川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的陈英老师翻译整套书。我觉得这套书由女性来编辑、推广可能更好。正好我的同事索马里是非常合适的编辑人选。她阅读面广，对女性主义写作也很有心得。

这些年全世界范围内“Me-too”运动而激发的性别议题讨论非常深入，反映女性心声的作品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作为出版人应该关注社会思潮动态，不仅仅是女性文学，还有种族问题、社会平等、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等等，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

城市画报：鲁尼极简风格的文本是爱尔兰传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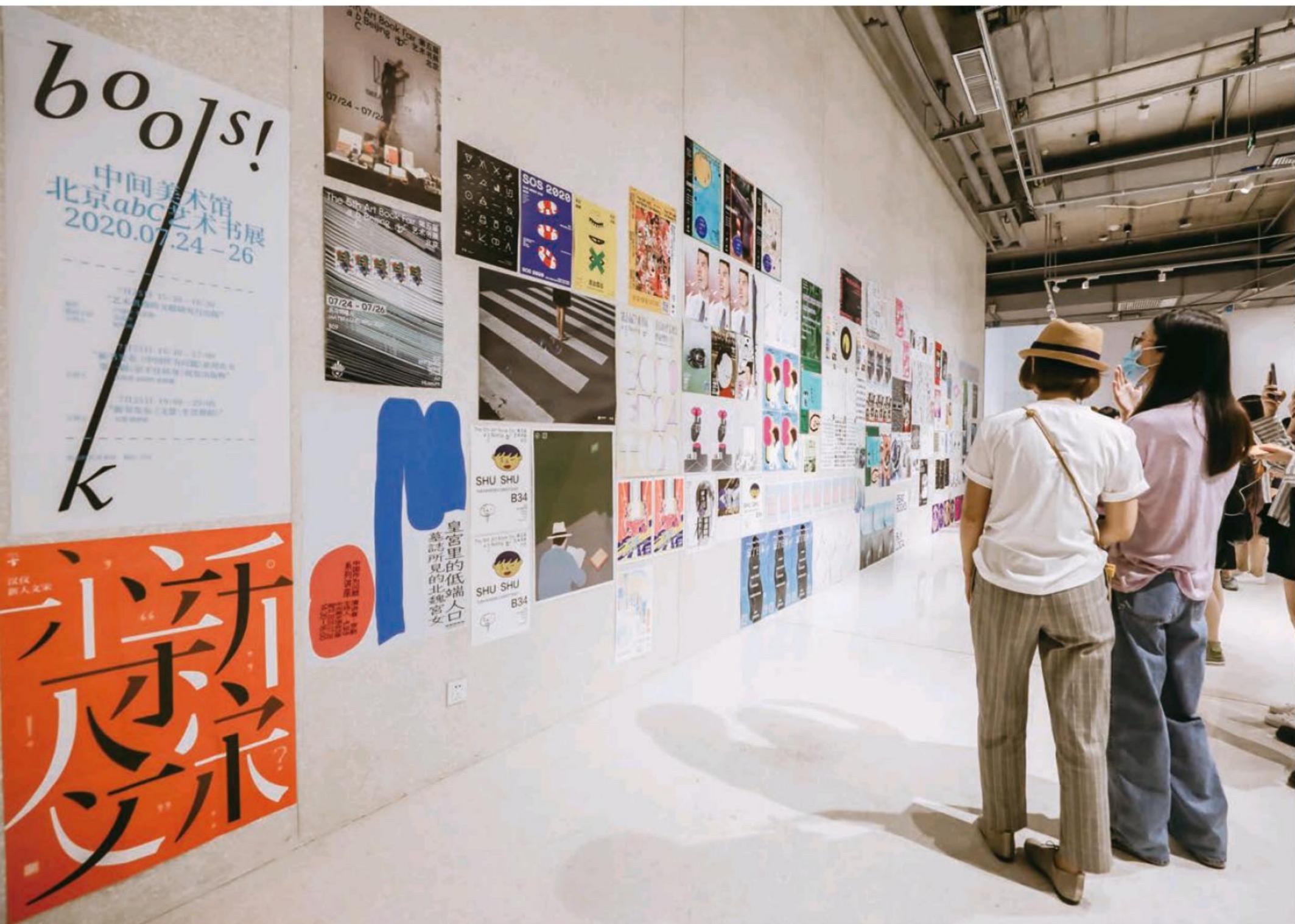
彭伦：中国的网络化进程基本上与世界同步，因此，中国的这一代人似乎跟全世界的同龄人有着比上几代人更多的共性。所以萨莉·鲁尼被英美媒体称为“千禧一代第一个伟大作家”，简直是她视为当代二三十岁年轻人的文学代言人了。

鲁尼的写作用词简单准确，节奏明快，情节推进很快，毫不拖泥带水。她用一两句非常生动而准确的话就能表现人物的情绪、心理状态。但我觉得，她的写作应该也是植根于爱尔兰丰厚的文学传统之中的，也深受英国经典文学的影响。爱尔兰虽是小国，在文学上却是大国。如果说二十世纪的詹姆斯·乔伊斯、塞缪尔·贝克特这些作家代表了爱尔兰文学中先锋性、探索性的那一面，那么像约翰·麦加恩、威廉·特雷弗等作家可以说是代表了注重叙事、探索人物性格和小说结构的另一面，再追溯到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内核。鲁尼的《聊天记录》中，曾经四次提到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正常人》小说扉页的题词，则出自艾略特小说《丹尼尔·德龙达》。📖

“新阅读”派对

文 暖大人 图 受访者提供

作为专业的艺术书展，abC (art book in China) 致力于推广中国本土艺术家书和自主出版物的发展，希望以此联结艺术与阅读，在中国制造出一种新的展览形式和可能，并试图打破“书”这一传统媒介的规则与界定，推出更多的当代“新阅读”。



abC (art book in China) 艺术书展

始于2015年，始终致力于推广中国本土艺术家书和自主出版物，并积极引入全球优秀的出版人和机构建立深度对话，是国内最具专业性的艺术家书展览与国际性的自主出版博览会。2020年的abC艺术书展共有86位本土参展方，邀请了17家来自10个国家的海外艺术出版社以委托展出的形式，将世界各地的新书连同他们的影像视频送至现场。abC艺术书展2020·上海将于9月4日-6日，在OCAT上海馆举办。

是青年文化的狂欢，也是创作者的

2020年7月26日，小桃在北京时代美术馆斩获了战利品：一本漫画书。漫画作者把职场生活那些鸡零狗碎、微信屏蔽组之类的用又丧又幽默的方式展现出来，让这位新晋的职场社畜心有戚戚焉。战利品来自abC艺术书展，这里汇聚着来自各地的创作者——他们的创作以印刷品、出版物的方式呈现。

小桃很早在网上预约了门票，“去年看朋友发了现场图，觉得很热闹，各种好玩的东西，现场也都是时髦好看的人”。这次在现场，她参加了明信片的工作坊，看了独立动画，还翻了很多杂志，“我并不是一个文艺青年，但那些照片还是打动了我，画面中那些人真实的气息，”她指着一本瑞士艺术家做的摄影书《随着时间的推移1982年 1988年 1997年 2014年》说，书里呈现着12对年轻人在这几个时间段的样子。她在展架前翻阅这些书，在她身后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上面写着“全世界的书，联合起来”。不少人跑去镜子前，咔咔自拍。

像一场狂欢，年轻的荷尔蒙在此释放。“大家还是需要线下的活动啊。”活动主办方的人说，此前因为担心疫情的影响，他们办了一场线上书展，“但线上代替不了线下，人还是需要真实的、面对面的交流场景。”

abC艺术书展每年一届在北京、上海两地巡回展出，成了城市青年倾巢而动的盛会。我们看到书展专业性的一面，比如“全世界的书，联合起来”单元，是瑞士、德国等欧洲四国的专业摄影书呈现；而书展也未囿于出版、艺术的小圈子，现场不仅吸引了艺术青年、文艺青年，也吸引了像小桃这样的普通青年。这确实是一场青年的狂欢。

“艺术书展”是一个舶来品，来源于美国。2004年9月，元老级的“艺术家书”（Artists' Book）机构Printed Matter在纽约举办艺术书展（NY Art Book Fair），此后成为固定项目。这类作为展会的艺术书展，是专门为艺术家、艺术创作者、插画师、作家、出版社、发行商、专业印刷商及读者之间，进行展示、销售和建立联系而举办的艺术展会，通常集中在3-4天。从参展商的多样性、交易环节等层面考察，与艺术博览会（Art Fair）十分接近。

作为中国的第一个艺术书展，abC沿袭了艺术书展的这些特质。如同一个巨大的容器，它将散落在中国四处的各类创作者、机构网络聚在一处，以更具青年文化气质的市集形态呈现。

如何做一个独特的市集

近年来各类主题的市集在全国兴起，成为城市文化一景。市集似乎也很难有行业壁垒：参展商是可流动的，市集模式、架构也易习得，品牌设计、物料、门票之类很容易被模仿抄袭。

“平台的气质取决于创始人”，伍德吃托克的创始人边怵说。伍德吃托克也是做市集的，主要做吃的，定位是“复合场景体验品牌服务商”，商业上十分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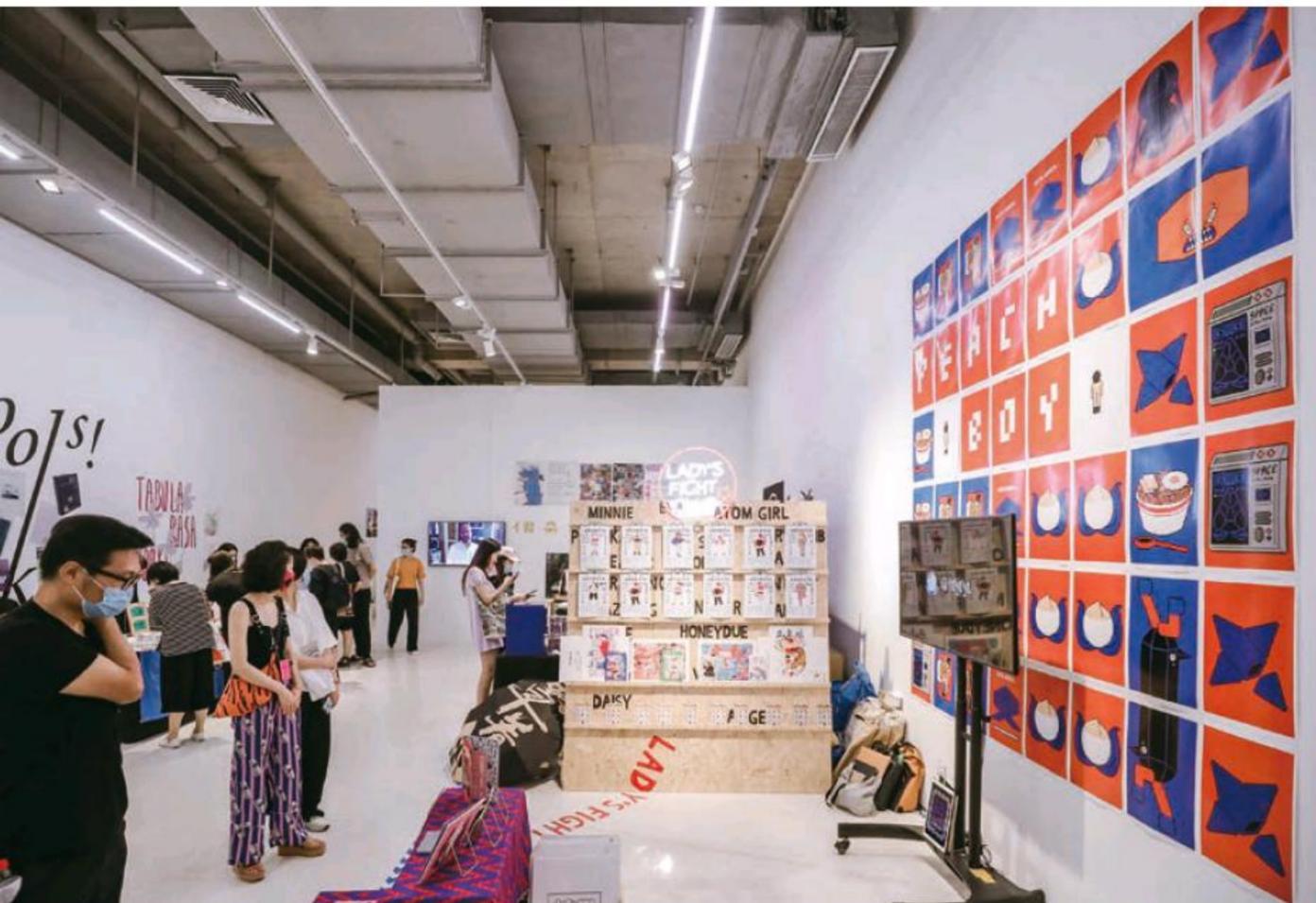
abC艺术书展的核心团队成员均来自艺术界，有着艺术策展及出版的经验。这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团队，她们的生活趣味涉及独立乐队、潮流文化、小说诗歌等。

主创周玥还在读高中时就做了电子杂志DREAMER，并在进入中国美术学院后开始了艺术出版的实践，读研时（2015年）在杭州做了一个小型的艺术书展，这是abC艺术书展的雏形。合伙人赵梦莎于2018年加入，此前她在知名的全球青年文化平台VICE中国负责市场，她也曾在中国顶级的国际艺博会和艺术媒体任职。赵小萌于2020年加入，除了有在知名时尚集团、国际顶级画廊的从业经历外，她关注泛文化领域，是文化类播客的常客。

位于北京798办公室的地图定位命名是“abC客厅·梦办”，“梦办”来自DREAMER，这个最开始的“梦”。与有着清晰商业路径的市集类平台不同，abC更具公益性，目的是鼓励更多的人为创作行动起来，该平台更像是一个服务者：除了展会，abC还会协助参展艺术家（机构）做线下展

1.与“疫期”相关的生活经验也被用到阅读休息区的设计中。疫情后常在银行、车站等公共空间所使用“警戒线”贴在地面。2.一人一位的方形桌椅，遵循安全社交距离的规则摆放。3.本届特别策划“全世界的书，联合起来”单元，以四个主题展出各国在艺术与设计图书及独立出版领域的不同实践。在欧洲摄影书展区，一面大的镜子，又满足了人们的打卡拍照的需求，响亮的slogan入镜后在网络上反复传播。





01 | 02
03

1.2020 abC艺术书展·北京：机构展区，包括美术馆、画廊等在内的艺术机构参与展出，带来自己的相关作品。2.进入“abC每日一苹果”展区，仿佛进入了胡同的居民区，画作以布的形式挂在晾衣杆上。隔离期间收获的“abC每日一苹果”在展场中以晒被子的形式展出，摊开来“消毒杀菌/分享交流”，也寄托着艺术家对天气好转的向往。3.纸巾盒装置，吸引大家“动手”——展区地图以纸巾的形式“藏”身其中。廉价金属闪亮外观的纸巾盒取材于日常，透着平民设计的幽默。



2.2020abC艺术书展·北京，明信片工作坊现场。2.女孩们拿着abC艺术书展的周边拍照。据统计，abC艺术书展受众为年轻人（18-35岁），其中以女性为主体。

览，联系正规出版等；今年还设置“abC艺术书奖”，拿真金白银扶持艺术家书、手工书、非正式出版物的创作。

无论是官网还是线下展陈，abC都具有强烈的辨识度，活泛的青春、强劲的创造力扑面而来。网站设计师北鸥，也是舞蹈和肢体表演艺术家；展陈设计团队A Day Studio的设计有着完整的叙事体系，擅长利用日常材料，透着“贫穷艺术”的机智俏皮和平易近人的气质。2020abC艺术书展的现场，使用晾衣杆、不锈钢纸巾盒、塑料水码这些平民材料，将展区地图藏身于纸巾盒、将画作以布的形式晾晒于衣杆……让人仿佛置身于阳光普照的胡同。

团队还做了一档播客节目：abecedari an初学者电台。2020年2月末，居家隔离的时光让她们产生了用播客连接大家的想法。从这个电台，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团队成员的兴趣点和朋友圈：第一期节目请音乐人张守望（Carsick Cars乐队吉他手兼主唱）聊种植；妇女节请了作家淡豹谈女性主义。除了关注与艺术书展相关的独立书店、手作书等业内话题，电台也关注更广泛领域的创造力，从字体设计到精酿啤酒。

与abC一样，“初学者”也鼓励更多人进行个人创作。如果说书、印刷物是一种最平易近人的创作载体，那声音平台则是创作另一维度的补充。播客像个容器，也为abC艺术书展积淀、开拓更多的创作者和受众。

今年2月，abC的自媒体平台发起了“abC每日一苹果”线上创作接力项目，动员身边的创作者一起用绘画记录下这段特殊时期的记忆。参与人有艺术家烟囱、插画师龙荻、顶楼的马戏团乐队的陆晨等40多位。这些作品，在2020年abC艺术书展上做了线下展出，他们的画作以布匹的形式“晾晒”着，呼应着疫情“消毒”的生活场景。



赵梦莎 | abC艺术书展负责人

城市画报: 你们对参展商有何要求?

赵梦莎: 既然是艺术书展,那么先谈“艺术”,然后才是内容与书这个媒介的应用形式,我们的考量从编辑构思再到设计制作,以及整体的呈现。入选的参展作品都是策展团队针对创作内容和形式综合评定。艺术书展不是比赛,我们会警惕中心化、标准化的“好”。我们看重的并不是作品的成熟或者精巧,更在意的是作者让我们看到的创新与可能性。我希望abC能秉承开放多元的视野,在筛选时涵盖到不同的创作类型与风格。我们也鼓励更具实验性和冷门的创作者——艺术书不只是“好看”的书。

城市画报: abC从2018年将独立音乐厂牌纳入书展内容,是出于什么考虑?

赵梦莎: 音像制品也是出版物的一种。其实,我们在去年就与豆瓣音乐合作策展了“耳目热——近5年来的中国独立音乐出版”特别单元,每年会保持一定比例的独立厂牌参展。影像内容今年多了专门的放映单元,是由费那奇北京独立动画周为abC策划的世界独立动画短片精选。

城市画报: 一些非出版物的展商,艺术家衍生品和艺术家项目,比如胡尹萍卖的帽子(胡尹萍“收藏母亲时间”系列艺术项目的衍生品,由家乡妇女编织。)这是否已经超出了艺术书展的范畴?

赵梦莎: abC同时也在国内介绍艺术家多版限量艺术品(Multiples)的概念。我们了解艺术家书(Artists' Books)历史时常会看到另一个相伴出现的词汇“Artists' Multiples”。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类别,发生在艺术家书之后,同样流行于60、70年代的西方当代艺术中。然而针对它的定义与说法在中文传播中却很少看到,我们暂且将其翻译成“多版限量艺术品”。所以“多版限量艺术品”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自20世纪初许多艺术家就在实践和完善它,abC引入这个门类也是注意到在国内开始有越来越多尝试这样创作的案例,但也希望把这些“待定义”的作品呈现出来,让大众也接触到实验性的、“买得起”的艺术。

参展商

王欢 | 《假杂志》“小径”文集《赤贫得只剩语言》系列丛书主编

城市画报: 你觉得,这类形态的展会对独立出版的意义在哪里?或者收获了什么?

王欢: 书展的形态其实就是艺术书博览会,只不过来这里的“藏家”更加广博,用远低于艺术品的价格收藏自己的爱好和品味。对独立出版的意义也是一种让书流通的方式,有太多不错又有趣的书因为缺乏流通而仿佛从未存在过,就像直播之于网红,《乐队的夏天2》之于五条人,希望有更多平台集中展示和流通小众出版物,有更多人还能抽出一点点时间关心艺术。收获就是卖掉了更多书,有更多人读到和看到了我们做的与推崇的书,与对艺术的态度。

胡尹萍 | 艺术家

城市画报: 参加艺术书展、做售卖,对“小芳”项目的意义在哪里?

胡尹萍: 我希望看看“真人客户”是什么样,他们需求特点是什么,之前主要是美术馆销售和品牌类合作居多,没有太多机会直接面对“客群”。对项目而言是多了一个面向大众的方式和契机。

黄诗云 | Illustrate Right创始人

城市画报: 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

黄诗云: 去年第一次参加。那次体验拓宽我的认知:一来艺术在这里也变得非常开阔,名为艺术书展的展会,其实是泛出版领域的参与者的集结(而这一点,是国内目前同类型的其他展会未必能做到的);二来abC的观众也非常多元,艺术与非艺术领域的观众,寻求精美印刷品的和精彩故事的,甚至寻求合作商机的,这种多元混杂的现场,正是我们呈现自己的很好机会。📍

福禄寿

FLORUIT
SHOW

文 赖琳琳 图 受访者提供

赛博朋克在逃电子菩萨



当福禄寿乐队三人穿着一袭白衣从《乐队的夏天2》的舞台上款款而来，底下有乐手说像天使，她们的《玉珍》唱哭了刺猬乐队的鼓手石璐；第二次登场，她们化身“叛逆少女”，把网红歌曲《少年》改编成了爆发力极强的版本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们不是被世俗定义的少年”，张亚东说她们就是“光芒万丈”。《超度我》《没咯》金属质感的编曲，佛堂里的打击乐器，北欧科幻的想象……迷幻的音乐包裹着现代青年的复杂情绪，表达了她们的人生哲学，穿破了心里那个冷淡科幻里的废墟世界。

我们乐队最大的
优势就是终生
不会解散。



福禄寿

世界音乐公司“北河三”旗下唱作组合，诞生于北京冰雪之晨的三胞胎姐妹。代表作《我用什么把你留住》《玉珍》《马》等。今年7月，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2》成功晋级10强。

玉珍

福禄寿乐队第一次登上《乐队的夏天2》舞台时，主唱豆豆很紧张。当屏幕徐徐拉开，负责演奏竖琴的捏捏和担任打击乐的咪咪开始触碰《玉珍》的第一个音符，豆豆闭眼感受，仿佛回到了小学五年级放学时，那天的阳光特别好，外婆早早等在门口，一脸慈祥地看着跑得满身汗的三姐妹。三人坐在沙发上，电视正播放着动画片《名侦探柯南》，桌上摆着外婆做的绿豆汤……心跳渐渐慢下来，她又回到舞台，“我们幻想外婆在那片世界里有一个花园，一些小动物陪伴着她，我们时常梦见她，她应该也会看见我们现在给她唱的这首歌。”

福禄寿的三姐妹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穿一样的衣服，梳同样的发型，有时连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认不出她们谁是谁。孪生三姐妹的生活，让她们无时无刻都在一起，很多相同的爱好，她们喜欢游泳，每年暑假一起去游乐园坐刺激的过山车。更重要的是，她们都喜欢音乐。

会拉二胡的外公爱好古典音乐，在家经常放莫扎特、肖邦的曲子，悠扬的音乐一天天滋养着三姐妹，“让人感觉身边的一切都很尊严，在理性中感觉到温柔，很沉静的感觉。”外婆在三姐妹四岁生日时买了一架钢琴作为礼物，“DO、RE、MI”她们弹下的三个音符就成了乐队里的名字，老大“豆豆”，老二“捏捏”，老三“咪咪”。

外婆在三姐妹心中是一位公正谦和的长者，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外婆一露面，事情就能平息。外婆每天都会设计不同的菜谱。如果有人生病了，外婆会做一碗茉莉花茶泡饭，“非常清甜，让人感到非常幸福。”咪咪到现在都很难忘。

有天傍晚，三姐妹偶然遇到一对老夫妻坐在长椅上纳凉，忽然一阵微风拂过，老人家的头发被风吹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她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去世多年的外婆，身边的空气凝住了，旋即而生的是对外婆思念的气息。她们回到家里，开始商量记录下此时的心境，捏捏用竖琴随手弹着什么，豆豆和咪咪哼着各自不同的旋律，一小节，一段，越来越连贯，旋律与讨论的歌词应和得上，《玉珍》这首以外婆名字命名的歌就跟随着流露的情绪油然而生。

当她们把这首歌的DEMO给妈妈听，妈妈的眼泪就收不住了，甚至不敢听第二次。许久才慢慢打开心扉，平静地欣赏这首歌，妈妈说，“旋律还挺好听的，那歌词仿佛就是我对母亲的内心感受。”

在三姐妹眼里妈妈一直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她从没在家人面前诉过苦。但三姐妹都知道妈妈和外婆一样承担了很多压力和痛苦，长大后她们也慢慢开始分担这些压力，“感觉这是一个轮回，生命很奇妙的地方。”于是她们写下歌词：“直到她的苦衷变成了我的，她的仁慈也变成我的了。”感动了很多人。有人在音乐平台下评论这首歌说，听完这首歌就去门外抱了抱外婆，还有人买了周末的车票去看外婆，咪咪看了也很感动，“我觉得这首歌把他们的爱意牵扯出来了，做出了实际行动，让这首歌变得不只是属于我们三个人的意义。感觉我们的歌有很强大的能量场，用音乐就能把完全没关系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件事很珍贵。”

没咯

福禄寿创作的歌曲里像《玉珍》这样直抒情感的并不多，还有许多是很难定义的风格，有网友评价福禄寿乐队是“赛博朋克在逃电子菩萨”，捏捏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她们的歌有种在科幻世界里化作菩萨超度人的感觉。在捏捏看来，福禄寿乐队的歌分为“出世”和“入世”两种风格，像《兰若度母》《没咯》等属于“出世”的风格，它们融合了电子、古典等元素。《没咯》歌名就像一句古老的咒语，讲述了生命某一刻猛烈地破碎、重组、升华，这也是三人追求的状态，表达了她们的人生哲学。她们迷恋歌曲里充满仪式感的念唱形式，“声音一出来就有咏唱的感觉溢出来。就像听到诵经，我们也不在乎念的是什么，但每当唱起全身都会起鸡皮疙瘩，我们自己都觉得很震撼，很着迷，有点神秘，祈祷的意味在里面。我们希望把这样具有东方元素的东西融进歌里。”

《春暖花开去见你》《玉珍》比较直白表达感情的属于“入世”的歌曲，福禄寿把这类歌叫做“奇幻民谣”。它们常常会讲述一段故事或情感，有着娓娓道来的歌词，顺畅的旋律，但是编曲比较复杂，烘托出一种气氛，透着质朴又梦幻的感觉。《马》这首歌是捏捏送给一位离开的朋友的祝福。

福禄寿常常会在创作的歌曲中融入多样的风格，同时也希望歌词能够贴合编曲，她们经常会找



01 | 02 | 03
 1.福祿壽樂隊在網易雲硬地live上演奏，她們每場演出都會帶上一些“奇怪”的樂器，比如手搖鈴鐺、可以模擬雷聲的雷管，以及源自非洲的打擊樂器。2.福祿壽三姐妹在錄音室裡創作，捏捏曾經在交響樂團工作，收入在三個人裡最多，在樂隊裡屬於管錢的“老板”。捏捏在大學時曾拿過專業第一，有時歌詞的最終決策權也在她手上。3.福祿壽在2019昆明超贊草莓音樂節之後的簽售環節和樂迷合影。

相关电影、书籍触碰灵感。在写《没咯》这首歌时，配乐已经做得很磅礴，她们找了克苏鲁神话系列，故事的核心是人类对看不见的东西未知的恐惧。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巨大的建筑物和生物，科技感和破败感同时存在。“我们很喜欢这样美丽又诡异的世界，创作歌曲时，我们会把自己的想象带入故事里，感觉自己好像穿越了一样，整段时间都沉浸在这个世界里，歌词灵感就自然地出来了。”

对东方元素和科技感的迷恋，来源于三姐妹小时候看的赛博朋克风格电影，和西蒙·斯塔伦海格的科幻绘本。那时三姐妹特别喜欢看日本动画片《攻壳机动队》《阿基拉》，里面东方元素与科技感的融合，让她们大开眼界。创作时她们会在音乐中加入来自东方不同民族的乐器，像南亚的塔布拉鼓、中国的月琴、日本的三味线等乐器音色，“加入了来自多民族地域的声音，为故事提升了色彩，富于古典美感。”

妈妈带来世界各国的绘本，激发了三姐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她们希望歌曲的封面也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歌曲《兰若度母》的封面是一个在好莱坞实习的视觉艺术家田思聪(Curry Tian)的作品。当时她们在微博看到了艺术家的视觉作品觉得和这首歌风格很搭，“有东方元素又带有科技感。”联系上作者后，三姐妹发歌给她，她听完也特别喜欢，便提供了几个作品免费给福祿壽使用，还发了作品的原型视频给她们，愿意给《兰若度母》做MV。

马

表情银行乐队邀请了两位完全不了解中国乐队的德国乐迷来猜《乐队的夏天2》的排名，其中一位于理安从《玉珍》中听出了福祿壽是经过科班训练的结果。

福祿壽三姐妹从小在音乐附中读书，后来三人顺利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豆豆和咪咪选了作曲专业，捏捏选了管弦乐，学了最喜欢的竖琴。小时候妈妈带她

们去听音乐会，捏捏看上了竖琴，“竖琴本来的样子就很美了，声音也有清澈、晶莹剔透的美感，坐在旁边演奏者感觉很享受弹琴的状态。”在捏捏看来，竖琴古老而有灵气，“在乐队里，竖琴就像一个导语，讲故事前会有一个旁白，它能引导你的情绪进入这个故事，这部分讲完了，它又会引导你去下一个篇章。”

三姐妹读本科时，就曾以“冰雪飞”为组合名参加过一档《声动亚洲》的歌唱节目，还被当时的导师高晓松所赏识，但最终还是遗憾淘汰。后来她们还去央视参加过《星光大道》和《黄金一百秒》节目。因为之前这些活动经历，福祿壽乐队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她们参加过很多综艺节目，也出过专辑，并不是没经验的“小白”。

而福祿壽乐队成立于2018年，当时三人都分开工作了好几年，处于人生的迷茫期。大学毕业后，豆豆在一所音乐学院当乐理老师；捏捏考上了学校的交响乐团，经常要去外地演出；咪咪去韩国学习音乐剧监制，回来后在音乐剧剧组做音乐助理到处排练演出。那时她们很少聚在一起，失去了最亲密的陪伴，大家都很难过，她们希望能做一件让三个人聚在一起做的事情。她们能凑在一起时就开空想大会，“虽然当时看起来没有意义，但对我们仨来说这个过程在精神上是非常充裕的。”

有次咪咪提出想办个展览，构思的画面都有了：想象自己是一个迟暮的人走进博物馆。最后一层像火车厢，车窗上的屏幕放着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所有瞬间，像流逝的电影，让坐在车里的人一点点回想，告诉他（她）这一生都经历过什么。“其实我们想表达的是，这些让你痛苦的，或开心的事情，都是一瞬而过的感觉，但是一份礼物，在这个博物馆里你可以再次回顾自己一生，让人珍惜现在的生活。”做展览会很费钱，于是她们调动多年来的音乐储备，创作出了歌曲《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并以福祿壽的名义在音乐平台上发布，“福祿壽这个名字挺喜庆的，我们也不想给人感觉这就是一个女生组成的乐队。”

创作音乐对三个女孩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大学时，她们为参加音乐节创作了竖琴曲，那是一种集装置艺术与先锋派音乐合二为一的后现代主义风格作品，捏捏形容风格“有点像祭祀，敬畏大自然的感觉。”她们跑遍了京城各家乐器店，买来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打击乐器，像钵、铃铛、大小薄厚不一的鼓，寻求到了想要的自然之音。

当她们想在音乐中营造一种画面时就会用到这些乐器，“我们想让听众一下子就进去某种我们塑造的画面里，沉浸在他自己想象的空间里。”《马》里的马蹄声就是晃动果壳铃发出的声音。这些乐器也成为了她们每场演出必带的装备。

三个神仙

福祿壽组队不到两年，但对三姐妹来说是她们人生中做过最重要的决定。豆豆担起了主唱重任，没组乐队前她一度想过放弃创作。她自嘲爱吃，是有“福”气的象征；捏捏对应着“禄”，掌管乐队财务，当豆豆和咪咪在创作上产生分歧时，会交由捏捏决定；咪咪是三人中最瘦的，也应了“寿”（谐音），她对爱好有长久坚持，即使加入乐队，也没有放弃画画的习惯，保持想象力一直给她带来音乐灵感。福祿壽一直有着清晰的目标——保证作品质量。现阶段她们希望好好打磨积压的作品，尽快出第一张专辑。

每年除夕夜，南方天空会出现三颗发着蓝色光芒的星星，它们在猎户星座的腰部连成直线，民间将这三颗星视为福星、禄星、寿星三个神仙，象征着吉祥如意。福祿壽的音乐就像天上的这三颗星星，神秘悠远。三姐妹希望以“福祿壽”之名，借“FloruitShow”（福祿壽英文名，意为“全盛时代的演出”）把美好的祝福带给世人。

城市画报：看似乖巧的你们有做过什么比较“叛逆”的事情？

豆豆：我喜欢在KTV里唱广场舞歌曲，比如经常唱凤凰传奇、韩磊的歌曲。

捏捏：我们仨去年在不告诉妈妈的情况下，突然有一天把头发全都染成白色。妈妈看见我们非常惊恐。

咪咪：学习压力大时，我们经常会听北欧的金属摇滚、黑嗓，跟我们学的东西完全不搭边的音乐，这种嘶吼的声音能帮我们释放出一些心里的压力。

城市画报：你们有什么不能忍受的事情？

豆豆：我不能忍受咪咪在早上起来无缘无故对我们两个人发火。

捏捏：和完全陌生的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这种尴尬的时间段特别不能忍受。

咪咪：长时间待着的环境下播放的背景音乐，过于地让人接受不了，想走的那种。

城市画报：你们有因为长时间学音乐而养成什么习惯吗？

豆豆：必须一直把指甲剪短，不能留长指甲。

捏捏：不管你平时听见什么音乐，可能都会去想它具体是什么音高，会去想它的节奏，会下意识地记这些节奏，这个并没有什么意义，可能就是一直学习养成了习惯。

咪咪：我在思维上跟捏捏差不多，追求别的事情时比较严谨，追求它的逻辑，有点追求完美主义。📍

（实习生林可依对本文亦有贡献）

福祿壽演出必带的打击乐器



1. 卡塔卡铃 (Kathka, 常见于印度舞蹈中舞者佩戴于脚踝处随舞发声), 声音清脆, 穿透力强, 发出“刷拉拉”连绵不绝的声音。2. 电竖琴的体积连接效果器可以赋予它不同音色。在乐队里, 电竖琴也可以作为打击乐器敲打出声音。3. 小锣, 在戏曲里用的比较广泛。4. 大铜铃, 发出悠扬空灵的“叮当”声。5. 果壳铃, 来自非洲的打击乐, 由一种风干果壳制成, 能模仿自然的声音, 多用在节奏欢快的乐曲中。



Psycho 中文翻唱
(原曲Red Velvet)
田木子

中文翻唱 总有一种欺瞒是对自己说
坚持会很难堪
但若放弃让人更难过
我如何抉择

中文翻唱 想对镜子中每个孤独的我
别妄想奢求同类 (tell you now)
看你在拥抱着谁 (黑暗中聊以自慰)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psycho psycho

中文翻唱 灵魂在我身体失重失控
那些破碎的记忆在翻涌
宣告着有恃无恐
当快乐加重 再刺破伤口

韩国女团Red Velvet的《psycho》原曲及Muz的填词。“psycho”原意为精神病患者，原MV传递出暗黑、病态与克制，木子想起小时候常看的欧美恐怖片中涉及的“精神分裂”情节，于是填了这首中文词。

填词cover：新时代创作式应援

文 席郁兰 林可依

这届年轻人有三件要事：吃饭、睡觉、追星。光是追星，打榜、控评、美工、视频、养娃等就有各种形式、五花八门。近来，又一种创作式追星方式饭圈流行起来——填词cover，粉丝通过填词，用中文来演绎偶像的歌曲，实现个性化应援。

小粉丝变大神

填词 cover 不分语言，任何语言的歌曲都可以用中文进行重新的填词与翻唱。周深翻唱的《亲爱的旅人啊》就是对日本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主题曲的一次填词 cover。在缺少打歌舞台的中国，B 站上数不胜数的填词 cover 是一道特有的风景线。

B 站 up 主“幸运的 Muz”从 2017 年底开始发布自己填词 cover 的视频，至今已有十几万粉丝、累计播放量超 750 万，在 B 站搜索填词 cover，第一页就有她的视频。Muz 原是韩国女团 mamamoo 的狂热粉丝，大学时期她就拉着几位姐妹们一块儿看 mamamoo 的视频，在 mamamoo 发行了《Egotistic》之后，她对这首歌曲有了强烈的画面感，便开始提笔去完成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填词。

初试的效果不错，后来又有了《已经 12 时》《Snapping》……涉及的音乐也越来越广泛，从音源女王 IU 到大势新女团 ITZY，从意义非凡的少女时代出道成名曲《再次重逢的世界》到 6 月 1 日 TWICE 刚刚发行的《MORE & MORE》，Muz 都做了自己的诠释。

弹幕上，网友们称呼她是“宝藏 up 主”，评价她的填词是“百万填词”。但其实她只会一点点韩语，她并不依靠直译填词，而是根据歌曲给自己的画面感、或歌手背景重新构建。“我还是希望歌词也能传达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她说。比如她填的这首 TWICE《Feel Special》，就结合了 TWICE 遭受非议的背景。

“你让我变得与众不同 / 就算这世界想把我击溃 / 就算用残忍痛苦的话将我刺痛 / 因为你的存在 / 我能再次露出笑容 / 这便是你为我做的一切”（原歌词直译）

“you make me feel special / 你是这夜里一颗星的坠落 / 用光芒将这无边黑夜划破 / 你是喜悦 / 是温暖的歌 / that's what you do”（中文填词）

Muz 创作的灵感通常是生活所见与自己想象力的结合。疫情期间，她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喜欢在家玩“线上狼人杀”，就以此作为灵感创作出了狼人杀主题的填词 cover《Dun Dun》，一句“这夜是平安夜，蔓延的喜悦被浇灭，掩饰，别让察觉”，瞬间点燃狼人杀游戏迷的兴趣。

二度创作也有约束

目前，Muz 的填词 cover 作品《Psycho》的播放量已经突破 200 万，成为她的代表作。但 Muz 坦言，《Psycho》填词 cover 能够出圈，还是因为原曲足够优秀。“我只是恰好蹭上了热度，不是每一首都这样。创作需要时间，足够的时间才能带来好的作品。”她觉得，好的旋律好的编曲对于歌曲而言非常重要，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确实能为一首好歌锦上添花。

填词终究是一种二度创作，其中的种种约束与限制也给木子造成了一些困扰。比如有些原作的粉丝会因为木子所填的词不够符合原曲的概念而生气，比如有的作品本身更适合唱跳。她喜欢的很多 Kpop（Korean Pop Music 韩国流行歌曲）都是需要放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那些比较洗脑的副歌、短句



幸运的 Muz，本名田木子，音乐人、填词人，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代表作《Psycho》填词翻唱（播放量超过 200 万）。

Rap，都需要搭配舞台效果、不同演唱人员和声等。

因此，做好一首填词 cover，Muz 要考虑每一句歌词、韵脚、歌曲整体的概念与逻辑、唱起来的咬合感等多种因素。也正是因为坚持自己所理解的填词 cover，她的作品打破了大部分网友认为中文不适合唱 Kpop 歌曲的想法。

听原曲也追填词 COVER

Muz 的粉丝阿离第一次看木子的视频，是她填词 cover 的《Lion》。她认为无论是歌词改编、视频制作、与原曲相匹配的仿妆，还是视频整体所传递出来的主题和意境，Muz 都让她感觉到很惊艳。

“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在诠释原曲的感觉之上，又赋予了自己的灵魂。”

哆哆也是混 Kpop 的女生，她喜欢女团成员在舞台上元气甜美与帅气干练兼具的感觉。“我一想到这些人美心善的妹妹们，经历了多少没日没夜的苦练，承担了多少难以想象的压力，才能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我就觉得我所认为的困难其实都没什么的。”当她了解到填词 cover，就很快关注了这一类型翻唱。“以前是听不懂，我就自动忽略掉歌词的意思，只看妹妹们跳舞，现在能在 Kpop 里听到这么美的中文，给我的追星又添了一条路。现在哪个女团一回归，我就想看看木子什么时候要出 cover。”

创作式应援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受到欢迎，搞笑直译的也有，方言翻唱的也有，像 Muz 这样重构填词的也有。和其他的应援方式相比，填词 cover 不仅是在帮助偶像传播作品，同时也是在表达自己。好的二度创作，还能帮助他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同好。👍

在最坏的时代， “还房贷”是爱情的障碍吗？



庄小哥专栏

小庄，果壳联合创始人，“科学艺术中心”主编，著有《爱与性的实验报告》等科普著作。

近年来，男性对伴侣经济能力的要求一直在攀升。2009年，爱荷华大学的两位学者克里斯汀·惠兰(Christine Whelan)和克里斯蒂·博克瑟(Christie Boxer)研究了从1930年代(差不多是盖茨比生活的年代)以来，两性在择偶观念上的变化。发现在勾选自己认为重要的交往条件时，男性选择“对方具有良好的财务前景”比例明显上升。而我更关心的，还是困难群众的爱情，会在这样的时代风浪面前遭受什么样的冲击。

我们中没有人会真的愿意相信，已经过去的2019可能是接下来N年里最好的年份，只不过股市上动不动就出现的深V，以及朋友圈里越来越多的卖保险，似乎的确在暗示着一点什么，是时候进入紧衣缩食模式了。换句话说，那传说中的经济危机可能出门不小心就碰上。但人类这种智慧型小强，几千年的风雨闭着眼睛都能过来，本不用担心什么。我唯一最关心的，还是困难群众的爱情，会在这样的时代风浪面前遭受什么样的冲击。

没有钱就没有爱，至少没有个像样的爱，这一点，不用流行的网剧来内涵我们，最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早已深刻地反复阐明。你看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么起劲儿去从事违法的私酒贩卖营生，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里面的男主角不顾一切抛弃出身要做个上等人，都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女神的芳心以及身体。不要以为进入新世纪了，人类的行为就会有什么大的改变。2015年，来自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康罗伊-比恩(Daniel Conroy-Beam)等人做的一个万人以上的关于择偶条件的样本调查，涉及33个国家地区和37种文化，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男性最看重女性的外形条件，而女性最看重男性的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

真正重要的变化却是，男性对伴侣经济能力的要求这些年来一直在攀升。2009年，爱荷华大学的两位学者克里斯汀·惠兰(Christine Whelan)和克里斯蒂·博克瑟(Christie Boxer)研究了从1930年代(差不多是盖茨比生活的年代)以来，两性在择偶观念上的变化。发现在勾选自己认为重要的交往条件时，男性选择“对方具有良好的财务前景”比例明显上升。更新的研究数据还没查到，但我有个强烈的直觉是，时隔十年之后再来做这个调查，这一条的排名还会升高。而在中国国内，考虑到还房贷是很多人每天醒来的第一件大事，那么“对

方是不是有一定分担能力”也必须成为先决之一，根本不会在乎性别差异。

最要命的事情还有，房价依然在涨，契税又上调了一轮，倘若接下去这些年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直上浮……算了不用想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找个穷人结婚的。可能有人会跳出来喊，你忘了还有有趣的灵魂啊……不，我没忘，但其实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并不懂有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来自2020年6月《实验社会心理学期刊》上的研究告诉我们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杰汉·斯帕克斯(Jehan Sparks)和保罗·伊斯特威克(Paul Eastwick)发现，每个人声称我爱“有趣、迷人和好奇”的人，在真实当中都是跟着别人拷贝不走样而来，这就像电影《当哈利遇到莎莉》中，邻座的老太太也要对餐厅侍者说，请给我来一份她点的菜。

总之，2020之后，我们高杠杆的爱情看起来越发不太美妙。不过，鉴于我是一个一定要让悲伤在日出前结束的人，是不会允许人生出现如此悲观的前景的，就又挣扎了半宿，翻找能够推翻以上结论的证据。在相关的所有分析中，我最喜欢的两则分别刊登于《家庭与经济问题期刊》和《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简报》，都是新鲜出炉的强心针。一篇名为《财务压力源作为关系增长的催化剂》，一篇名为《用金钱衡量自我价值的后果》。翻译成大白话，前者讲的是，在困难时期，低收入情侣之间关系反倒有可能更为加固；后者讲的是，如果你把有钱当作人生金标准，那可能会很惨，它既无法给你买到快乐，也无法给你买到爱和友情。

我重点来说一下低收入情侣的研究。它其实是2018年一个研究的后续，亚利桑那大学的博士生阿什利·勒巴隆(Ashley LeBaron)，两年前还是杨百翰大学的研究生，当时针对2008经济危机导致的财务压力对已婚夫妇关系的影响做了个回归分析，而在两年后，她又在5102对未婚情侣中做了类似的调查，最后得到的有效样本是1396对。都发表在同一刊物上。

被阿什利认为满足遭受财务压力的情侣，其中至少有一名经历了以下三种状况：无力支付全部租金或抵押贷款；无力支付生活水电等基本费用；被房东或银行赶出住所。而调查重点考察的是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当事人伴侣对ta的态度和支持，比如是否依然尊重ta，会对ta表示喜欢和爱，同时也询问了当事人本身对这段关系的期待，比如是不是仍然想继续在一起，仍然认为两个人的关系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而研究得到的结果是非常正向的，简直有点正向到感人——尽管财务压力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对于低收入情侣来说，也许这种危机会使得陷于困境中的他们更专注于建立彼此的关系。看到这里我真是长出一口气，中国古话那句“患难见真情”，诚不我欺也。



宜家上海静安城市店盛大开业

近日，全球领先的家具及家居用品零售商宜家在中国市场的首家城市店——宜家上海静安城市店正式开门迎客。宜家上海静安城市店从便捷、设计、精选、专业、可持续这五大维度出发，配合数字化解决方案，打造集购物、休闲、社交为一体的家居零售新体验。



歌帝梵牵手可可朋友推出限定冰品系列

比利时皇室御用巧克力品牌 GODIVA 歌帝梵牵手韩国国民萌宠天团可可朋友 (KAKAO FRIENDS) 推出季节限定联名冰品系列。经典口味软冰淇淋与冰莹变换新装，萌力加持。全新白桃茉莉味冰品“桃”气登场，果味层层叠进搭配清幽花香，为夏日带来怦然心动的惊喜。



酿酒师联盟家酿邀请赛开放报名

首届“雅基玛酒花杯”酿酒师联盟家酿啤酒邀请赛已开放报名，此次比赛是评分制度的创新，除了酿造技术评分，还增加了市场价值评分。国内精酿市场发展快速，从酿造技能比赛切入市场，打造明星酿酒师的做法，是未来精酿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意大利餐厅 Mercato 推出七夕情人节系列

位于广州 K11 的意大利餐厅 Mercato 由米其林星级大厨与外滩三号共同打造，餐厅延续了“农场时尚”的设计精神与“从农场至餐桌”的菜品概念，为食客呈献饱含海岸风情的意式美味。近日，其推出的“七夕情人节”系列，让甜蜜多巴胺一触即发。



社交零售精品店“Burberry 空·间”开幕

近日，位于深圳的 Burberry 首家社交零售精品店“Burberry 空·间”正式开幕，该店以“畅享当下，走进未来”为理念，融合线上线下平台，带来数字化的沉浸式零售体验，还拥有全球第二家 Thomas Cafe。同时，TB 夏季专属标识系列限时精品店也与大众惊喜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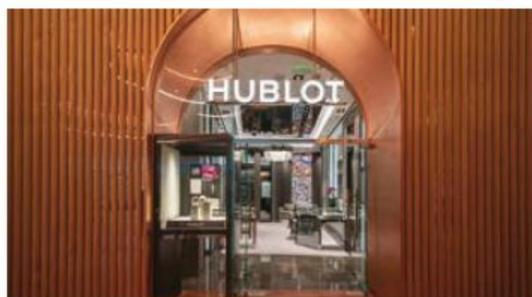
Whittard 推出中秋限定茶礼盒

英国国民茶饮品牌 Whittard 推出三款全新中秋限定礼盒——黑巧月兔礼盒、马卡龙月兔礼盒与中秋茶礼盒，为你的中秋传递温暖与祝福。三款礼盒分别由清爽甘甜的月兔茶、醇香浓厚的黑巧克力茶与甜美柔和的马卡龙茶搭配组成，是中秋送礼、自用的上佳选择。



迪奥 DIORAMOUR 限时精品店登陆深圳

近日，迪奥于深圳举办 DIORAMOUR 限时精品店开幕酒会。迪奥女装创意总监 MARIA GRAZIA CHIURI 创作全新 DIORAMOUR 限定系列，献礼七夕情人节。将“我爱你”以多种语言呈现，如同即兴涂鸦般点缀于经典 LADY D-LITE 和 BOOK TOTE 手袋。



HUBLOT 宇舶表广州太古汇专卖店揭幕

近日，瑞士知名制表品牌 HUBLOT 宇舶表广州专卖店于太古汇揭幕。宇舶表全系列腕表于专卖店内悉数呈现，全方位展示宇舶表的高级制表工艺与“融合的艺术”理念。宇舶表 Big Bang 灵魂陀飞轮高级珠宝腕表也首次亮相广州。



广州四季酒店月饼礼盒开售

近日，广州四季酒店推出三款雅致尊贵的月饼礼盒。祥云追月礼盒搭配象征明月与祥云相守的图案，别具诗意；月满倾心礼盒含多款传统月饼经典口味；明月辉耀礼盒设计灵感来自于“月光宝盒”，包含鲍鱼伍仁蓉等五种丰富口味的月饼，是送礼的诚意之选。



2020 广州互联网 + 新经济峰会举行

近日，广州互联网协会在四季酒店举办2020 广州互联网 + 新经济峰会暨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论坛。本届大会邀请政策制定者、企业高管等，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搭建一个开放、合作、共享的平台，共同探讨未来发展方向和新机遇，加快释放数字经济潜力。



璞富腾酒店推出 I Prefer 会员计划

近日，全球知名独立酒店品牌璞富腾酒店及度假村推出一系列 I Prefer 会员计划新举措。从最新的灵活会员价格优惠、精英白金会员特惠推广到全球超过 25 家新 I Prefer 会员酒店，再次表明了璞富腾为 I Prefer 会员居家之后的旅行打造一流独立酒店入住体验的决心。



2020 中国设计展“设计之春”开幕

近日，“设计之春”当代中国家具设计展在广州开幕。以倡导艺术、设计、生活三位一体的“设计之春”打破常规，将中国 40 多个一线家具设计师品牌、200 多个一线艺术家、设计师融合在一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中，展开了一场犹如交响音乐会般美妙的展览。



土耳其航空复飞伊斯坦布尔至广州航班

土耳其航空于 7 月 21 日复飞首个飞往中国大陆的航班。飞机于伊斯坦布尔机场起飞，并于第二日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伊斯坦布尔往返广州的定期航班，每周执飞一班。乘客需准备 120 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纸质版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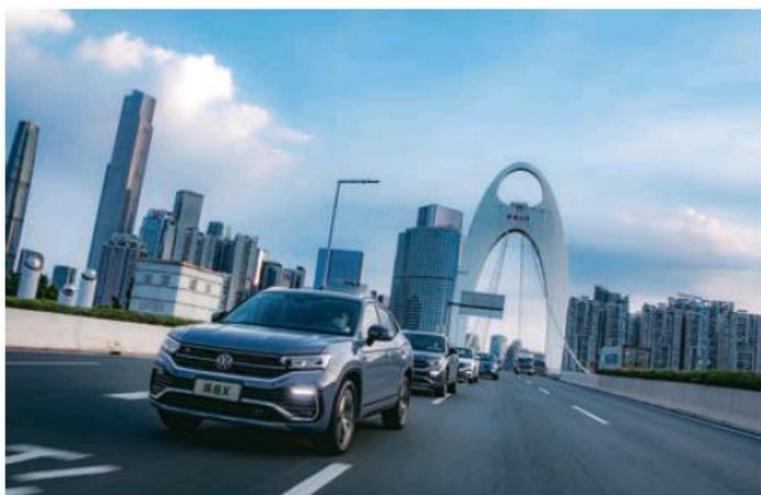
小米生态链企业 Pinlo 发布旗舰料理机

近日，小米生态链企业 Pinlo（品罗）在深圳发布两款年度旗舰料理机新品。定价 2199 元的 Pinlo 破壁料理机 Pro，是一款号称“对标顶尖国际品牌”的旗舰产品；定价 199 元的 Pinlo 无线果汁杯 Pro，可随心切换“果汁键”与“碎冰键”，300ml 的大小可随身携带。



vivo S7 正式发布 前置 4400 万像素双摄

近日，以“照亮你的美”为主题的 vivo 新品发布会于线上召开，新一代轻薄自拍旗舰手机 vivo S7 正式发布。vivo S7 在极限超薄机身内安置了 4400 万像素前置双摄，且支持 PDAF 自动对焦。vivo S7 将不惧距离与光线的限制，刷新 5G 时代的自拍旗舰手机标准。



颜值遇见实力——一汽 - 大众探岳 X 携家族全明星阵容燃擎华南

近日，颜值遇见实力——一汽 - 大众华南区探岳家族试驾活动正式举办，一汽 - 大众品牌首款 Coupe SUV——探岳 X，携探岳 GTE、探岳智联版、探岳 R-Line 等家族车型共同亮相本次试驾活动，由广州到珠海，一路燃擎高歌。探岳 X 是探岳家族的“新旗舰”SUV，采用 Coupe 先锋造型设计，承担“探”家族运动化设计“领军者”的使命。融入全黑流线型 Coupe 车顶、立体双尾翼、全 LED 流水尾灯等元素，彰显出探岳 X 的灵动之美。探岳 X 全系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23.58 万元 - 29.58 万元，搭载第三代 EA888 2.0T 发动机，匹配 DSG 变速箱，提供 2.0T 高 / 低功率两种动力版本。同时，探岳 X 融入 DCC 动态底盘系统，高功率版本搭配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这些均令其拥有傲视同级的综合动态表现。



2021 届校园联合招聘跨界公益

金秋9月开学季，高校应届毕业生总数再创874万的历史新高。疫情之下，各行各业皆为命运共同体。加强人才工作是促进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社会各界都在创造更多给年轻人的机会。

基于此，全域雇主品牌服务专家GOBRAND与青年媒体聚合平台《城市画报》，携手知名企业主、品牌方、校方等，聚合多元营销联袂校园招聘，借力8-9月开学&求职季，共同打造国内首场校园跨界公益营销创举，以《大学想做的30件事》为事件蓝本，助力大学生就业与生活品质双提升。

人才市场和消费市场面临品效合一的效率提升压力，把雇主品牌与品牌营销进行紧密联系且跨界出圈，打通双流量链路，既是行业首创，也是雇主品牌领域的大胆尝试。

2021届校园联合招聘跨界公益事件创造性地链接人资部门与品牌部门，通过人资提供求职机会，品牌付出开学福利的形式，将雇主品牌与品牌的吸引点融合，借助精准的青年媒体和高校渠道，盘活带动了整个雇主品牌与品牌面。这种跨越人资品牌化与品牌校园营销的公域流量输送，人力资源部门借了品牌的号召力，品牌也搭了人力资源的顺风车，创造性地全维度一体化运转雇主品牌和品牌，将会带来市场效率的整合提升。

8月18日，创意公益H5正式上线。此活动面向高校大学生群体，不论应届或在读大学生，均可参与。据了解，此活动不仅为大学生提供逾2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就业岗位与500强名企实习机会，还有近50家品牌提供的开学锦鲤礼包，助力高校学子解锁更多可能，更快寻得一方沃土，迎风成长。

跨界，迈向更大的世界。雇主品牌与品牌营销牵手出圈，创造更大的势能。2021届校园联合招聘跨界公益将为年轻人开学带来美好的助益开始，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 在自己的领域乘风破浪



● 21天夜跑打卡



● 美美地参加一次 PARTY



● 给爷爷奶奶过生日



扫码完成
大学愿望清单

活动时间 2020年8月18日-9月19日